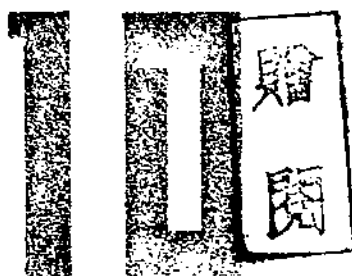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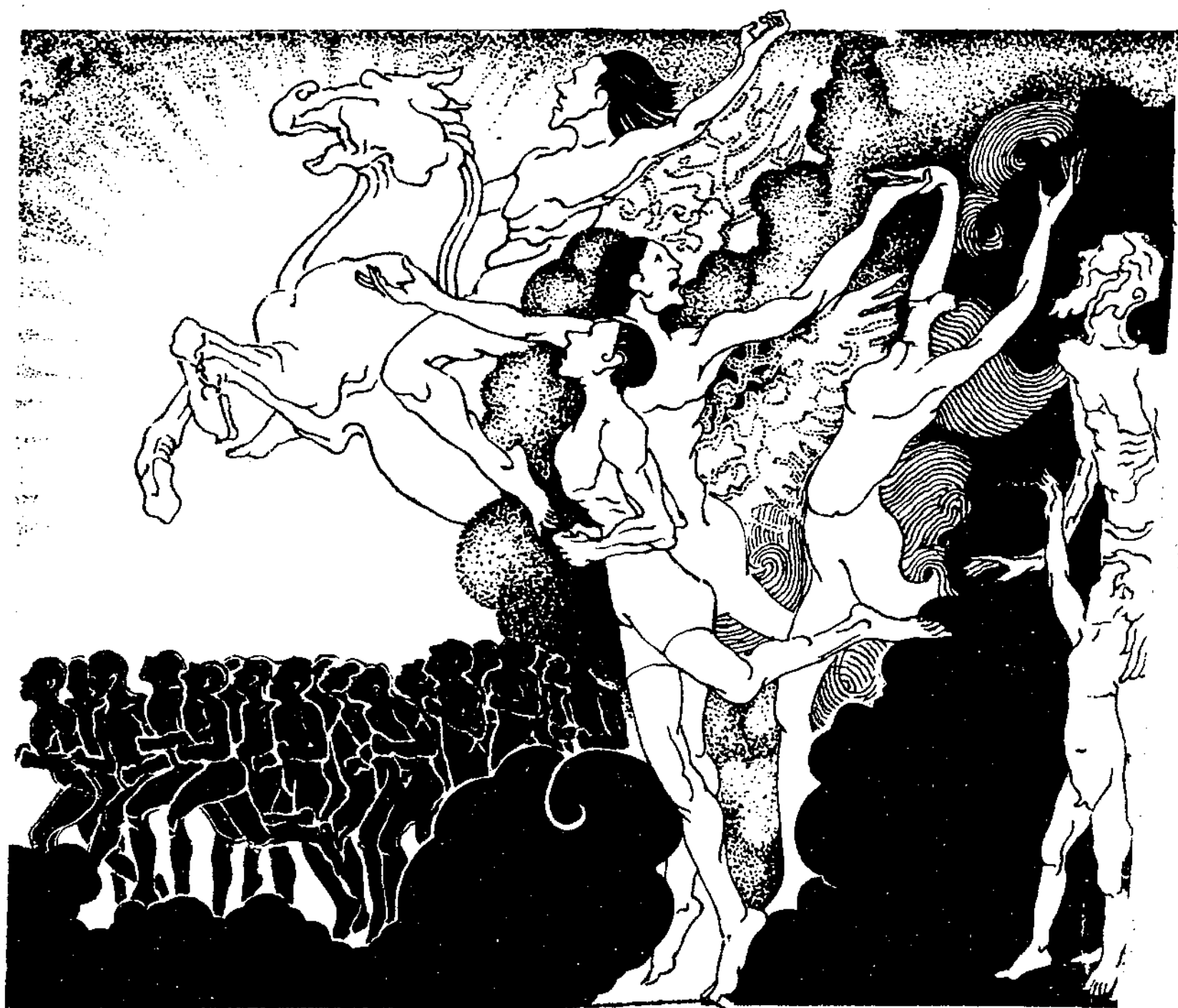
8-JUN-1940

中國文藝

第四期



第二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版出日一月六年九廿國民

敬告仕女們!!!

旅行夏日間

服裝研究最為先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

請到

設計完美，花樣新奇

為社會服務家

福羅洋行
呢絨進口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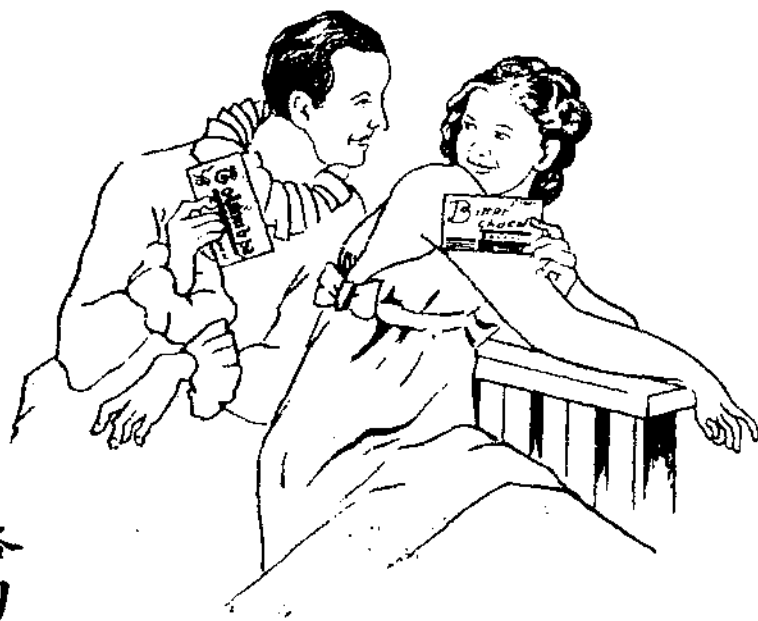
地址：北京東城北池子南口
電話：東局六三三三



COLUMBIA CANDY & CO

要用魁昌糖菓

餽贈親朋良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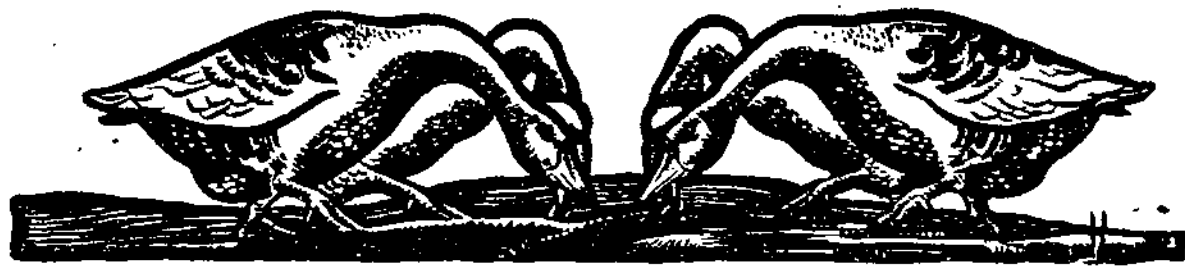


是貴族的禮品
平民化的價錢

各食品店均有代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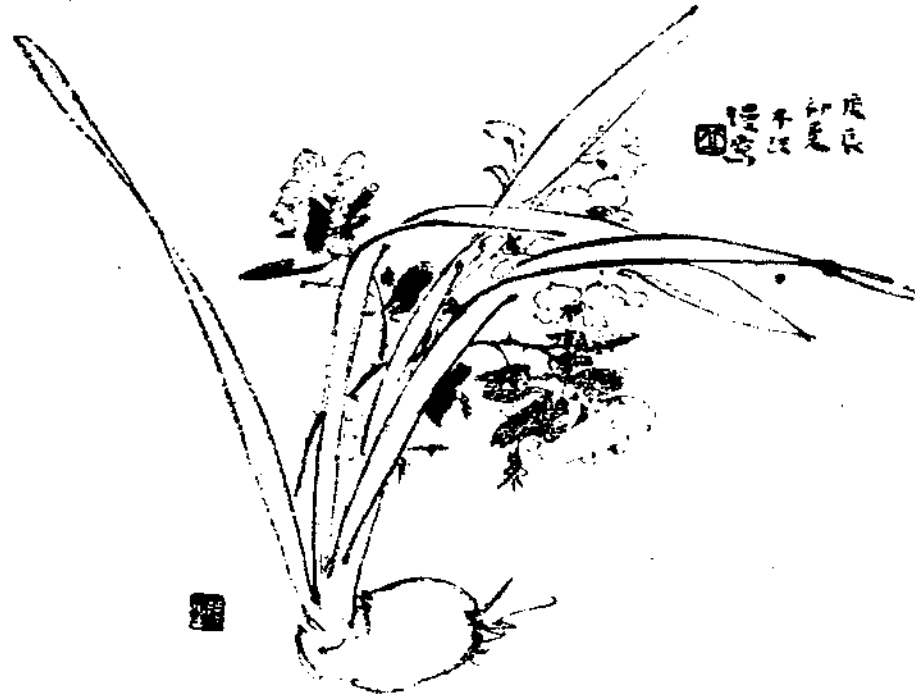


魁昌製糖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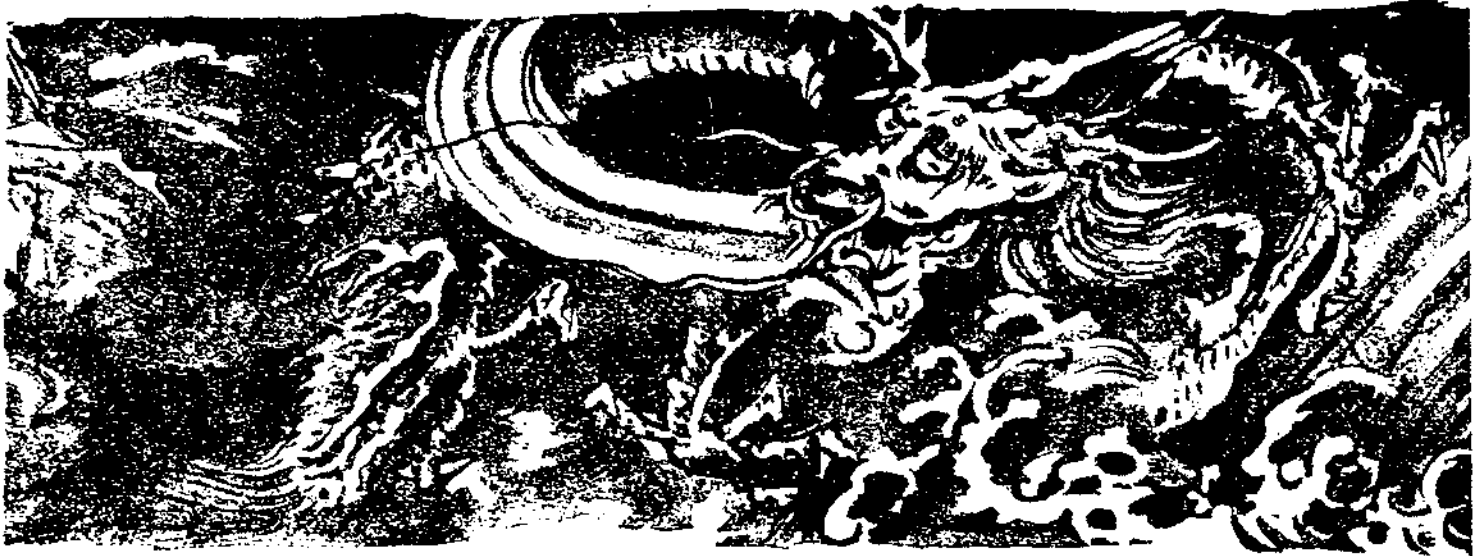
中國文藝

六
月
號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中國文藝社發行



刊月 中國文藝

第二卷·第四期(六月號)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隨筆·散文

買洋書.....知堂(一)

辦髮茶話.....芸蘇(三)

從日本回來.....陳綿(五)

古物識微(二).....瀾滄子(七)

讀西山品.....傅芸子(九)

貌侵解.....蕪者(二)

偶得怪書讀詩管見記.....老鐵(四)

閑話「傷感文學」.....田坤(六)

詞中對於「月」的描寫.....劉緜扈(七)

春.....滙光(三)

廢言廢語.....者也(三)

散言碎語.....之乎(三)

遊頤和園.....木活(四)

論衡中的文學觀.....王岑(二六)

中國文藝與民族性.....陳一平(三五)

創造與選材.....靳極蒼(三六)

文藝在天津.....吳如倫(四)

我國前一世紀底大眾戲劇作家兼實踐者.....張鳴琦(四)



戲劇的起源.....孟 玖 (四)

「雷雨」的年齡問題.....秦伏塞 (四)

無絃琴.....畢基初 (四)

——→ 詞 詩 ←——	
詩	譚紹雲 (四)
無	許可 (四)
海	林子規 (五)
鄉	劉郎 (五)
落	硯叔 (五)
花	趾翔 (五)
夜行人握有的心	笏山散人 (五)
草	觚宦 (五)
雲	梅君 (五)
星	
雨	
錄	

漫 畫
畫 報.....諦聽輯 (四頁)
.....朋弟等 (三頁)

批 評
介 紹.....司徒珂 (六)
.....張金壽 (四)

創 作
血 淚 書.....羅 漢 (六)

生 物.....唐 楷 (七)

張瞎子與王絕戶.....靳 五 (七)

追 求.....楊潤華 (八)

春 夏 秋 冬.....朱麗葉 (八)

韓愈的籍貫問題.....孫百急 (八)

長篇連載
咆哮山莊.....林栖譯 (八九)

編 後 記..... (九)

買 洋 書

知 書

近來差不多有兩三年沒有買外國書了。爲什麼緣故呢？對於西洋文化沒有什麼興趣了麼，那也未必然。無論我們是怎樣地東方的，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吃飯用筷子，寫字用毛筆直行，到了現在總不能和西方文明沒交涉，整天價聽着汽車飛機的聲響，就是閉了眼睛也是徒然，還是應當知道的吧。最近看見日本詩人萩原朔太郎在雜誌上說，中學以及大學出身的人其忠勇每不及農民或只受小學教育者，因爲平常教育鼓吹國粹主義，而事實上文事武備悉趨於西洋化，受過中學教育以上便如許敬宗說的解思量了，對照一看，看出教訓的虛假，思想就動搖了。別國的事情且慢管他，應用到本國來，道理反正是一樣，我們第一不要說謊，犯了五戒還不打緊，恐怕誤了後生，好的後來幻滅，歸於消極，不好的學得訣竅，依樣去說假活欺人。我想我們要緊是率直的表明，西洋文明裏的什麼

是現今所必需，自己所最缺乏，所以應當借用的，什麼是異同可資比較，短長可供採擇的，什麼是自己儘可適用，不必多事改作的，這樣分頭做去，多借用不算什麼羞恥，借用得少也不必是光榮，總之是要誠實，要切實，以民族生存爲目標，一般市井之見都暫且擱下。單就學外國語來說，這也是必要之一，如學英文，談話通信，學習理工各科，固是有裨實用，或藉以窺知希臘羅馬古文化，通達科學文明之本源，即讀小品散文，得挹取亞迪生蘭姆一流的精華，加在中國文學潮流中，亦是大好事也。這樣說來，我對於買外國書讀這一件事，本是極其贊成的，近來之所以不買，自然並不因爲忽然厭倦，却有別的幾種理由。這裡邊最重要的一個理由，說出來平淡無奇，但是極正當，便是因爲書價太貴。我們過去買洋書的經驗，大抵先令馬克值五角，美金值兩元，普通六先令的新刊小說只要花三

塊錢也可買到了。有一個時候北京的中交票不值錢，但最低只有幾天，那時一元才抵得十便士而已。可是近時金價大漲，一兩至值五百六七十元，在從前的十倍以上，外幣的價格隨之上升，那麼六先令的書恐怕也非三十元不可了吧。這個年頭兒，買洋書談何容易，於是以不買了之，倒似乎是最簡便之一法了。

話雖如此，不買也並不是絕對的，不過買得非常之少總是實情，即如去年裡一本都沒有買，然而在前年却也會買過幾本。其中最值得記憶的是湯姆普生 (D'Arcy W. Thompson) 的希臘鳥名彙 (Glossary of Greek Birds)。一九三六年重訂本，價十二先令半。此書係一八九五年初版，一直沒有重印，而平常講到古典文學中的鳥獸總是非參考他不可，在四十多年之後，又是遠隔重洋，想要覓求這本偏僻的書，深怕有點近於妄念吧。姑且託東京的丸善書店去一調查，居然在四十年後初次出了增訂版，這真是想不到的運氣，這本書現在站在我的書厨裡，雖然與別的书排在一起，實在要算我洋書中珍本之一了。今年在最近一個月裡却又得到了兩本好書。第一點是價錢不貴，原價共計美金七元餘，放在北京飯店怕不要一百五十元之譜麼，我從丸善買來，連郵費只化了三十元，可謂廉矣。第二，這兩部書都是藹理斯 (Havelock Ellis) 所做的。藹理

斯在去年以八十高齡去世，聽說有自叙傳，由波士頓的好頓密弗林書店出版，這回弄到手，即是六百五十葉的大冊我的生涯 (My Life) 看了很是高興，却還沒有工夫細讀。此外一冊是他講法國的論文集，名曰從盧梭到普魯斯忒 (From Rousseau to Proust)，還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書。往常聽說普魯斯忒難懂，一時不想找評論來讀，但是後來覺得缺這一冊也不好，終於把他買了來。書中共收論文十七篇，有六篇是涉及盧梭的，此外關於果爾蒙、魏爾倫等四五文人，多據自己直接見聞有所論述，也自別有見地。但是我所最佩服的乃是另外幾篇，是談論人類學家邵可侶，自傳作者特帖黎伯爵，尼可拉先生的著者勒帖夫 (Resist de La Bretonne) 諸人的。這末了的一位，所謂「陰溝裡的蘆梭」。雖然文學史家不大願意多說他，那尼可拉先生總是十八世紀的一部大作，尤為性學者所珍重，我在這裡能夠見到詳細的評論，(云即是英譯六冊本的導言，) 焉得而不驚喜，這如在斷言 (Affirmations) 中的論加沙諾伐，論聖芳濟及其他，都不是在別人的書中所能見到的文章，每翻閱時不禁感謝作者，亦併自慶幸英文之未為自學也。我雖少買洋書，唯如在三年中得到三冊滿意的書，則亦足以自豪矣。

廿九年四月十三日。

辨髮茶話

芸 蘇

五月號的摩登日本雜誌中，有下村海南氏寫的一篇題名辨髮茶話的隨筆，談到東京帝大的和田文學博士講演「清朝的漢民族統治」的集會中，有和田博士的一段插話。他說：清朝一面雖有文字獄這一類的事情，但另一面，則在制度和習慣上，多因襲明朝，登用漢人，輕減賦課，頗用意於異民族的統治。可是漢民族最受不了的，却是那一條辮髮。無論怎樣慣於接受異民族的統治的漢民族，要在他身上栽下一根豚尾，着實是不能忍耐的事情。所以當初辮髮令下來的時候，不平反抗的聲浪很高，不到半年，遂不能不取消；過了半年，江南平定，辮髮令乃又再強制施行。地道的漢民族，却也深為憤慨，很有寧死不從的人，據說到處跳井的，井為之滿，跳池的，池為之涸。清朝所以非強行辮髮不可的心情，恰像日本德川時代強要切支丹信者「踏繪」一樣（踏繪是將聖母瑪利亞以及基督釘十字架這類的板像，令信者用脚踏踏，以表明其脫離宗徒的關係）是強要漢民族借辮髮以表明其對於清朝的恭順。因為口頭的恭順，是不能置信的，如果有了辮髮，則必為景仰明朝的人所明認為是現時所說的漢奸，就不能再行反正，勢不獲已，只好順心塌地恭順清朝了。

下村氏複述了和田博士這些話之後，接續就敘述他於民國五六年間，巡視臺東巴蘭社番社時，該社頭目不管辮髮的老舖清朝已亡未亡，還是穿着以金絲繡着龍虎的補掛，垂着斑白的辮髮，得意揚揚來迎接他；又追憶到四十年前義和團圍北京的時候，他有一個中國小聽差，頗幫他忙，極得他的歡心，所以事平之後，他想起他帶

到日本去留學，只因需要剪髮，以致不肯從行，來證明習以成性，改革舊慣的困難。最後他對於施行辮髮的時候，死人如山，到了廢止辮髮時，却沒有出過一個死者，似乎頗生寂寞之感。

我的那一條辮髮，是在二十五年前斷送在下村海南氏的手中的，「警人見面，分外眼明」，所以他這篇文章，特別惹我注意，我既和他有這一段關係，聽到他講到辮髮，觸着舊傷痕，自然是要沉不住氣，不能不出來狗尾續貂，添補幾句的。在二十五年前，他當我們那裏的民政長官，少年得志，勇於作爲，第一步就要使他屬下的人民，有所表示，於是就下令勸誘剪辮放足，標榜同化，下級警吏，聽到屁聲，便覺得大似雷響，雷厲風行，攔途剪人辮髮，入圍逼人放足，頗為騷擾，我的辮髮就是那時被警吏在路上給剪掉的。「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下村雖不剪我辮髮，我的辮髮却是由下村而失的。當時我父有一首七律詠他這個舉動說：「是何世界任摧殘，警吏施威六月寒。削足妄思求適履，髡頭謬說慶彈冠。時無美鬢人人鬻，家有金蓮步步難。癸女丁男顛倒甚，此間奚事不心酸。」

我那時正打算到東京去留學，一條豚尾，正嫌累贅，所以樂得順水推舟，借他杯酒，澆我壘塊，幾根毫髮，任他去拔，彼既可以感到勝利者的愉快，而我却也由此減去了開拓前途的一個障礙，可以說是彼此稱心，兩遂目的。可是在我父親的立場看來，情形却又不同，他在他自己的詩中說是：「垂之亦自嫌刻刻，斷之夫豈能彬彬，一條髮，原也無足輕重，只因牠在那時是最好的頭民標

誌，所以我父想『且留尺寸來反唇』。任他警吏幾次催迫，總是置之不理的，稍爲上級的官吏，對他的爲人，對他的心情，較有了解，原想放任，不爲已甚，可是少壯派的下級警察，終不放鬆，我父因此頗覺自危，所以有感詠一律云：『塵生久懼楚人箝，藏尾藏頭二紀淹。髮短忽驚城且酷，令輕猶比路灰嚴。山中夏馥絨髮去，世外淳于努目瞻。匿跡時將形影問，余頗何術葆靈鬚』。我父當時因要避他們的兇勢，閉門不出者數月，但是這班胥吏，因面子所關，非得我父而甘心不可，終於由某警部率領三四個部屬，闖進我家，將我父那條碩果僅存的辨髮強力剪去，因此又給我父添上一段詩料說：『長歎無天可避秦，中華遠海總蒙塵。本爲海島埋頭客，更變伊川披髮人。愧與伍間僧父輩，錯成甘載寓公身。江湖滿地供樛散，不數樵中蟻蝨臣』。

我父性頗倔強，當時雖處於暴力之下，無法抵抗，任他剪去，其後却並不推剪，仍留其半，而作細辨科頭，爲不今不古不中不外的編髮，警吏看這怪頭，雖甚切齒，終也無奈他何，只好不再過問了。我父於是又作一首番髮詩述此光景說：『不歐不亞亦不倭，我髮雖短未媿媿，我頭不與人同科，可屈可伸奈我何？垂垂漸覺成盤螺，有如玉山長嘉禾，不似童山空峩峩。隨俗不隨鄉人儼，老子頭顱聊自摩，任人訕笑語言訛，閉門縮頸甘藏窩，道逢警吏掩而過，抱壁相如避廉頗。自笑楊朱拔一毛，有慚膚撓與日逃。幾根髮髮奚堅牢，如斯時勢須鋪糟，但余未能從時髮，耄矣老父愛囉囉』。我父幾首關於剪髮的詩，很能描寫出執着於辨髮者中的一派人的心情，是將來辨髮文獻中很好的資料，所以我乘着下村海南氏的逗引，抄下幾首，叙明本事，以供後世的辨髮歷史研究者的徵引。後世如再有像江紹原先生那樣的人，對於髮鬚爪特感興趣，要用辨髮作題，去寫一篇博士論文，這幾首詩如能於他有點用處，則他一面固須感謝我父，另一面也該感謝下村博士。蓋沒有下村博士先那一道命令，是不會迫出我父的那幾首詩來的；沒有下村博士後來這一篇隨筆，也是不會引我特標題目，加入註釋，把牠送到中國文藝讀者的眼前來的。

下村氏恐怕也是個江紹原宗的信徒吧？他對於頭髮似乎頗感興趣，所以年少時就做了一個很勇敢的辨髮的創子手，而今老了，提到辨髮，仍是津津樂道。不過他對於同是改革舊習，留辨時死了那些人，剪辨時竟找不出一個殉節者，頗致怪異，那就未免不思之甚了。只是單純的改革，不一定感到甚麼痛苦，改革而含有政治色彩，纔會令人感到痛苦。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胡騎，未聞人民有何反抗，因爲他的動機單純耳。至若留辨，情形却是兩樣。因爲辨子是漢人屈服於滿人的標誌，而且既不雅觀，又不方便，除起另有見解或食古不化的人以外，誰能對牠發生留戀之情呢？不雅不便，所關猶小，牠所象徵的那亡國奴的標幟，實在令人難堪，只要是可能，誰都願意把牠扔掉。烏龜儘管當烏龜，如果你非迫他戴上一頂綠頭巾不可，無論他是怎樣地天生的王八脾氣，也是要感覺不舒服的。昔年南京某市長下令妓女須佩桃花章，釣魚巷一帶的勺勺羣雌，因而歇業者不在少數，影響市府收入很大，迫得那位市長趕緊取消前令，這一幕喜劇，也是這種心理的一個表現。

昔時的開國皇帝，每要拿前朝的降王來開玩笑，封他爲什麼「安樂公」「歸命侯」一類的銜頭，表示其安心馴伏；或者言語之間，略諷開心，都在情理之中，只要適可而止，也就罷了。世說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否？』」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云：「昔與爾爲鄰，今與汝爲臣，上爾一杯酒，願汝壽萬春」，帝頗悔之。晉武這樣對付降人，還存幾分忠厚之氣，令人佩服，到了後來，却就一蟹不如一蟹了。譬如劉聰使晉懷帝爲他行酒，加以侮辱，也還罷了，而必使他着青衣爲奴婢之裝，那就未免欺人太甚，難怪他不能得到好的結果。清朝如果不勵行辨髮之令，我總覺得他們的國祚，或者可以多延長些年，也未可知；蓋人與人之間，多了一道痕跡，就要多生一層隔膜，多生一層隔膜，就要多惹一番衝突，所以莫說區區辨髮，關係淺鮮也。

從日本歸來

陳

綿

去年十一月間，我接受了日本鐵道省國際觀光局的邀請隨着幾位名流之後到日本遊歷了一個月的工夫，今天算來已經過了六個月了，時光是真快呀。歸來時本就想寫一篇紀念的文字，但俗事紛紜延遲至今很是抱歉。最近帝國大學的辛島教授來北京家橋川時雄先生請在一起吃飯席間問到我的日本紀遊的文章為何還未發表我說牛羊駱駝胆小嘴饞當牠們見到豐美的青草時總是忙亂的快吃一頓趕緊跑回安全的地方再慢々地咀嚼是謂反芻我在東土以極短的時間見到了若干優美的事物真是目不暇接忙亂地看了一陣但是因為太好了看的太多了就如同吃的太多了的一樣一時未能消化得開現在幾經咀嚼味道越來越香而香亦彌永想牛羊駱駝的反芻或也有着這樣的意境下面寫出來的就是這個反芻的文章。人家的日子久了就不覺得自己的家有什麼可愛但是一離開便思念的不得中國諺語說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並不只是說各種物質上的不便連心情的難過也含在裏面僑民對於愛國的情緒常時比本土的人民深重大概也是這個道理我由法國回到祖國十年了未出國門一步這次到日本旅行上有着種々の便利同優待同行者又都是高人雅士按說不應當有什麼對於家園的想念但是在由下關到東京的路上我坐在贖望車裏看着三面的美景本是極樂的事然而我拿着我隨身的小冊子寫了下面一首語體的東西是不是詩那另是一個問題。

我的家園

我的家園是我的家園
 它曾見我童年的淘氣
 它曾見我中年的混亂

它曾歡迎過我的愛人
 在它的懷裏長眠了我們椿萱
 如今應我的兒女又正在它那裏遊玩
 別人家的景緻再好

也抵不過我房後面的那花草一片
 我想哭了

因為我越走離它越遠
 我的家園是我的家園

爲什麼我有了這番感慨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也許是看見了人家的錦繡河山（這是我們這觀察團團長舒壯懷氏對於友邦的考證）不由地發生了愛慕之心但是潛藏在我們血管裏的祖宗的靈魂好像發生了嫉妬所以支使着我們的腦筋回想到祖宗用國的可愛使我們更加重了我們對它的留戀。法蘭西的古諺說“Patrie cest mourir”——“遠行如同死亡了一點”這就是說死亡是離開人生，永不回轉而遠行也是離開了我們平日生活的園地能回轉不能那是說不定的所以說遠行是死亡了一點這話很有一種憤慨的道理，但是現今青年的法蘭西說“遠行就是生活”[Patrie cest vivre] 這個與上面矛盾的話也有着他的道理，死亡也許是到別處再生。遠行是拋棄了舊的，平風的生活，出尋找新的特異的生活遠行可不就是生活麼

這些思想在我腦子裏亂轉但是到了東京證實了青年法蘭西的說法，遠行的確是生活。

遠行，尤其是遠行到了文物齊盛的日本東京，如果你還不感覺到生活的猛力，那你一定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了。東京！你是

東方的城麼？東京！你是西洋式的都市麼？不，你不全是東方的，但你不全像西洋，你真是一個世界的一個真人類都城！東京寬廣，車輛多，但是秩序井然的街道叫人想到了巴黎尤其是地下鐵道中的香氣，是的，的確是香氣，二十世紀科學化的香氣，電氣着鐵的香氣，我又進入與我相交過十年的巴黎。Metro。（法都的地下鐵之俗稱）我閉了眼睛遠遠地聽見電車要進站了我的心跳了起來，我是要赴約到拉丁區去看我的未婚妻麼？還是夾着書包到巴黎大學中國學院去講支那的戲劇麼？不，我是在東京做着友邦鐵道省國際觀光局的上賓在這裏遊玩。啊，有趣的感動這一刻的工夫使我東西數萬里前後十幾年地神馳了一番，東京我感謝你，我感謝你使我濃厚地喜愛人生。

東京不但是一個西洋文化合理運用的新城，也是東方舊文化合理保守的一個堅壘，我在那裏參拜過湯島的孔子廟，廟全體是銅鑄成的整齊嚴肅，但又樸實可親，象徵着聖人忠恕的大道，真是一個極美而又偉大的建築。我們蒙守廟人的招待在水池淨手嗽口後到大殿前行禮，他們又發給我們說明書，上面有孔子頌德的歌。下平末藏作歌中田章作曲

(一) 泰山萬古雲に立ち 泗川千歳水あせず
孔子の偉業聖徳は 山河と共に盡きせじな

(二) 孝悌忠信百行を 貫く道は一つにて
修身齊家萬民を 導く本は仁にあり

(三) 傳へし道は敷島の 大和心をうるほして
色香も妙に咲き出でし 御國のはなさうるはしき

(四) 湯島の岡にそびえたつ 大成殿の中よりぞ
ひとの幸福世の中の 平和の光輝かん
個歌即便我這們不懂得日文也可以到作者熱感覺誠的同孔子

大道感人之深遠也。

我在日本三十天現在一件一件的感想都湧到心頭，只是時間與篇幅的關係只好以後再講給讀者們。現在我把我的好友做的一首詩寫給讀者作為這次的結束。

日本鄉間遍地是松，松枝也就是鄉下人用的燃料。鐵道旁的松樹也都曲伸有緻，這使我想起了王冠巷兒的詩，不過同原詩或有出入，只好請原諒了。

松

你伸着

長臂

好似向

人索詩

樵夫不

知

把你的

長臂砍碎

但你不

惱

依然保

了你頭上的

翠

這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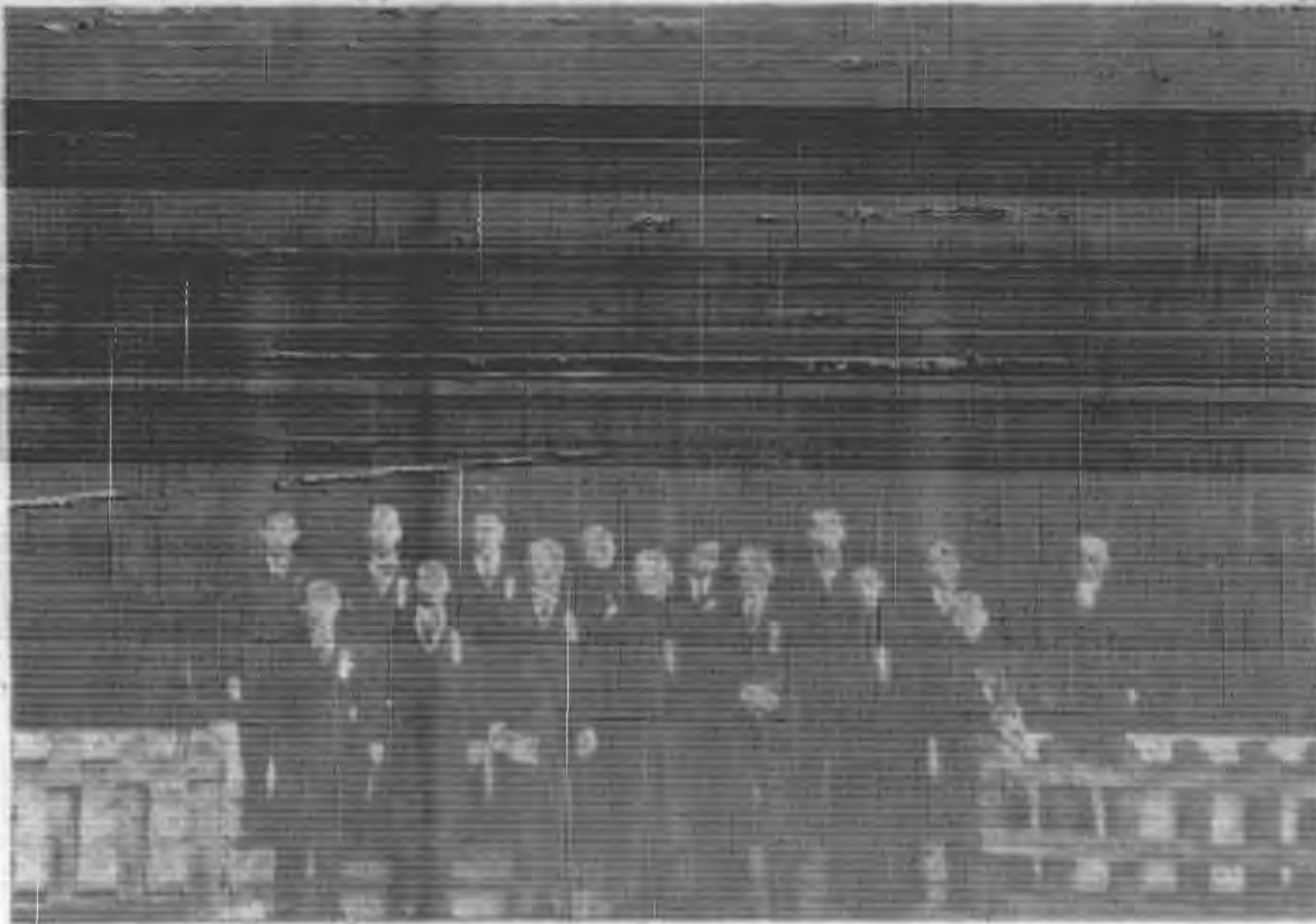
不只是松的

描畫我說它

也可做日本

人精神的寫

照。



古物識微(二)

瀾·滄·子·

清袁瑛着色山水扇面

題云道光丙戌夏六月擬黃鶴山樵筆意

摹亭先生雅正二峯袁瑛時年八十有二。按畫史謂袁瑛山水蒼古，得大癡法，花卉寫意有骨力，不同流俗。此圖仿黃鶴山樵，筆力蒼老，然樹木稍差，殊不相稱。人物房屋最佳，山水次之。

黃鶴山樵畫山皴法獨異，蓋從北苑脫胎而形狀則取自郭河陽之雲頭山。嘗觀羅振玉氏所編南宗衣鉢，以爲北苑畫山不外披麻皴而細分之則又得二種。一爲用筆直刷如披麻，一爲用筆蟠曲如纒繩。後者實爲黃鶴山樵之淵源。

此圖皴法細密如牛毛，甚爲奇偉瑰麗，然彫鏤過甚而失自然之趣。其抽象的，概念的組織力有足多者而頗雜紛紜，不免矜燥之氣，頗似德國大畫家 Dier 作風，其弊也煩瑣。

余所見黃鶴山樵畫當以南宗衣鉢之天香深處爲傑作。皴法細密如故而天然無斧鑿痕，真乃鬼斧神工，其偉大的鏗鏘陶冶之力非普通一般文人畫家所能夢見。元代四大家中大癡蓋學北苑之直刷披麻皴，以簡淨爽直勝而黃鶴山樵則發揚北苑之第二種畫風，以奇奧幽香曲折變化驚人。清初二石寫西南山水多採叔明之法，以抒其淋漓痛快之情

趣。與四五之瓣香一峯老人，恰恰針鋒相對。

雪堂畫淡彩三羊開泰圖

雪堂不知何許人。此種畫不登大雅

之堂，然亦並不俗，不但如此而且很樸素質實，可作風俗畫看，可作鄉土藝術看，可作大眾藝術看。線條板刻簡勁，頗有古風，渲染亦不甚分濃淡。蓋從版畫脫胎，富於象徵性，可作挿畫。

挿畫之所以必須富於象徵性者，以文字比較繪畫更爲象徵的也。求實用則挿圖宜用寫實畫，求美觀，求其與文字調和則象徵畫最爲適宜。嘗觀宋馬和之唐風圖(?)筆墨亦近於版畫，素雅高古。後世作家如明代沈石田翁亦喜用版畫風之筆墨，抒其含真抱朴，端毅木訥之精神。版畫盛於明，其影響波及日本而促成浮世繪之發達。嘗於廠甸見一淡彩雪景風俗畫，寫二女子持傘過橋，酷似日本鈴木春信等作風，末署周文矩三字，雖屬贗品而關於唐代畫風有所啓示。今印刷術昌明而木版畫之古朴素味日見衰微，然從純正的藝術的見地觀之則木版畫將有從新復興之日。

淡彩水墨花鳥扇面

題云乾隆癸亥閏四月華嶺學畫。瓦雀微

物也。畫之者少。然瓦雀於人最爲親近，乃一絕好的題材。此圖畫兩

雀立兩石上，旖旎對語，羽毛蓬鬆，意態閑適嫩散。右方石間有野薔薇，數枝扶疏欹側，花朵綻紅。

墨色與彩色之參雜，最富於象徵性。彩色愈少，彌覺珍貴。如在黎明薄暗時候瞥見紅花閃爍於熒微之中也。墨色掌明暗之關鍵。歐洲文藝復興三大傑之一達文西論明暗之理最為深遠，惜已忘其文矣。

清代文化至乾隆而隆盛達於極點，自乾隆而漸趨於衰微。論精緻，言圓融，乾隆尚矣。若夫氣象之崇高清明則首推康熙，真乃天骨開張，堂堂皇皇開國氣象也。雍正之精神則在渾在宏而乾隆則精鍊明確，結實圓滿端正深穩，嘉慶以降，此文化之有機體遂漸鬆散而日趨於微弱。

陳孚恩行書金地扇面

文云東坡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竟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仿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北海，至於筆圓而意勝，挾以文章妙天下之氣，海內善書推第一。竊謂東坡書乃峨嵋岷江靈秀之氣之表現。岷江兩岸多鐵壁，公之書如奔猊渴驥乃受其暗示耳。草書以黃州寒食詩為第一。行書則天際鳥雲帖最為雄渾蒼老。小楷有懷素自叙，提籠磅礪。若養生論亦渾渾噩噩，蒼蒼莽莽。春帖子詞，治平帖皆所謂學蘭亭者，乃翰林字。嘉定對岸某寺墨揚種橋文(?)草書則似柳誠懸。康南海所見古人墨蹟當多於坡翁，故謂後之學者苟能發憤研鑽，則蘇書不足畏，然實際尚無超越坡翁者，即南海書亦遠不如蘇。古人固未可

輕視也。

沈全春洲獨釣圖團扇面

題云光緒上章執徐夏四月芒種前七日雨窓作壁如沈全。清代畫史補錄引籍養齋筆記云沈全吳縣人，供奉內廷，工寫照人物。此圖油畫氣味甚為濃重。全幅僅有綠赭藍三色。尤以綠為主調。蓋芒種時光景也。油畫法終嫌過於實在，殊少空靈之氣。以中國筆墨運用西方畫法亦不大適宜。筆端既光則長於以線條表現物之動向而線條本身又可造成一種韻調。東西畫家俱以人物之傳神為極致而其所緣則異，其附屬的目的亦不同。我欲表現人物之意向，或運動方向，故注重線條。彼欲表現人物之實體，故用種種之筆觸，其工具為毛刷，亦適合其目的。

偽塞岡淡彩山水扇面

傅彩渾濁，筆力亦弱而構圖甚奇。所寫為北方風景，似荆關一派。山容削削，空氣乾燥。房屋無飛甍，堅牢卓立，曝露於大自然中，與風日雨雪抵抗。形多直線，勢多孤立，散見於山嶺岩脇。左角背景有山岡屹立，磴道盤旋其上，一鄉間人登至磴道盡處，俯身拄杖而立，去天只一握耳。置人物於此，且為短裝之鄉間人，故光景頗覺離奇，然仔細思之則其實不過一種平凡之景物而已。正惟其平凡得好，故反覺出人意料之外而其所表現者又儼然頗撲不破。寫實之偉大即在於此。法國寫實大家 Courbet 之畫亦有此種境界，所寫不過路旁修路之人，或野景一角，靜物數事而已，而能於平凡景物中，顯示造化真理，揭發其底力故可貴也。



讀西山作品

傅芸子

西山紀遊的文字，以清人作品為最多，即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所收「西山遊記」便有八九篇之多，以外散見各家文集裡的亦復不少。明代文人，西山遊覽的興趣，也更濃厚。專門記載西山各廟宇建置沿革，敘述山水景物的有燕都遊覽志，帝京景物略，長安客話，長安可遊記諸書。文集如：王嘉謨的薊丘集，公安三袁的鸞碧堂集，袁中郎集，珂雪齋集等，也都有遊覽的文字。但這些多半是部分的記述，短篇的散文。若完全寫一個西山的遊覽，成為長篇的遊記，這是罕見的作品。最近我又在日本內閣文庫，獲讀明刻本西山品一書，洋洋數千言，實為明清兩代向所未見的一個長篇的西山遊記！

西山品明秀水汪何玉撰，外附西山飄履音（遊西山的詩集），合為薄薄一冊，天啓刊本。前有天啓五年李日華，項子京諸人的序文，後有題跋，均係寫刻的。按汪何玉精於畫理，工鑒賞，又富收藏，所有唐宋元名蹟甚多。著有珊瑚網一書，分畫繼，畫據二篇，一論畫理，一評古畫，均有卓見，為論畫的名作。惟西山品一書，未見傳本。即朱彝尊的日下舊聞，于敏中的日下舊聞考兩書，掛拾明人載記向稱博洽的，可是也沒見徵引此書。在清初恐已罕見了，此次我幸在海外得觀此書，真為幸事！況且他所寫的地方，多半是我往年舊遊之地，今在國外讀了此篇，所以更覺親切有味，令人神往。以精於畫理工於鑒賞的文人去描寫西山的水光山色，這樣作品的成就就是如何的優美動人，固不待言。但我覺他這篇文章的特色，不在此點：乃在他能將富有傳說性的名勝，不惜筆墨，一一將這傳說或故事，夾敘在文裡。如基督的降生，皇姑寺名的由來，宋徽宗北虜在渾河投壘，戒臺附近瀟湘的遺

跡，這都是向來文人不願寫在文章裡的，而汪何玉却一再寫來，使這篇文章看來不顯單調，較之徒寫山水景物的，反覺逸趣橫生。這是他這一篇的特色。實則此文寫景的地方，不過十分之三四，多半都是敘事的。

汪何玉的思想，我看了此篇，也覺他異乎明代一般的文人。篇中天主宮一段，敘述耶穌的事蹟甚詳，他以儒家的立場，歸結他說：「究之耶穌釋迦，各聖其地，要不可軒此而軒彼。」可見他對宗教的態度，不奴隸於當時儒家的一偏之見，尤為難得。

汪氏此遊係在天啓五年三月，他的遊踪是出阜成門稍北而西，經過宮人斜（即靜樂堂，明代薛宮女之處。）天主宮，利馬竇墓，至正覺寺（即五塔寺），萬壽寺，度廣源闌至洪慈宮（即今之西頂廟），經玉泉寺至香山，功德寺，壽安寺（即臥佛寺），永安寺，妙高堂，紫芝崖，上莽盤嶺等處。又到石景山登山頂，自此下山，又山行至戒臺，潭柘，最後東過石廠，經八里莊而歸。行程大概如此，途中所遊寺廟甚多，有些今已殘毀無考。

篇中描寫西山景物，水光山色，瑰奇幽雅，各臻畫境，妙在多以唐宋名畫形容之，令人想像不盡。雖為長文，若割裂一小段，都可成一精美的小品文。如自洪慈宮西行云：

「……繚是更西，柳浪斜交麥浪，山光遠接水光。芳樹無人，閒花自落，白鷗點點，裂帛湖新麥小透波面，若綴以琴絲釣竹，堪作趙大年荷香清夏圖。……」

至石景山登東峯軒云：

「……茶鑪支石唇，探紫非香，入沸澗漱之，橫眼翠微山，響盤纒繞，河流出其下若裙帶。又念了晴句：『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有風烟披薄，觸目情。……」

繼登石景山巖云：

「……更出北天門，攀石景之巔，築石室樹幢，白色浮浮，鐸聲飛霄上，舉手可撥雲衣，環室寶坊崇苑，依泉抱石，足寫成一幅黃子久縹緲仙居。……」

又寫戒臺道中及戒臺古松云：

「……鳥道紆曲，石磴盤旋，榆檜參雲狎嶂，更濕翠作滑，崎嶇過青林紅樹間是永慶。復捫蘿約數里，始進萬壽化城，撫衣向大聖寶殿，怪松偃蓋兩蟬約數畝，或作青虬拿雲而摩空，或化蒼蠅吸霞以鬥石，桓桓落落，受受騷騷，可集九仙，可棲五鳳，即使黃鶴山樵染墨成雙松，亦恐圖之不盡。……」

西山之松，以戒臺的為最奇古，十年前我曾往一遊，頗喜其地的幽靜。汪氏此段寫松，雖不免有泛語，然「使黃鶴山樵圖之不盡」二語，却道着妙處。又登千佛閣云：

「……俯瞰閣前兩松，翠色橫飛，清漪下振，第奇古稍亞前殿，更四顧千峯攢疊，萬落參差，可入蘇句：『亂翠曉如播』，儼李成蕭寺晴巒也。……」

戒臺松的奇古，惟於宋人畫中見之。此段寫遠眺的景色，譬之李成的蕭寺晴巒，確切不移，至為超妙。又自戒臺行二十里云：

「……忽濃綠嶂中，紅桃千樹，白燕一群，掠花隔亭子，絕似關全青山浴閣亭子。……」

又東過石廠云：

「……東過石廠，草香風暖，有女隊綠樹杪，勾嫩盈筐，往來如翠鳥。石片作茅覆，農人共瓦盆醉綠楊影裡，可想李公麟幽風圖也。……」

以上兩段，寫鳥的動態，人的動態，均躍然紙上，各極其妙，後一段更稱美動人。最後歸途云：

「……推枕無眠，五更起視殘月遙掛煙樹間，曉翠露微，回首西山爽氣，故還撲杖履，歷歷可詩可畫，何啻一卷王摩詰粉本；較視白李僑客，徒資殘縑敗素，不啻然一笑乎？……」

寫凌晨曉色的西山，尤令人讀之低回不忍釋卷。

我在此篇內，無意中發見一個中日佛教史的重要資料，即明初日僧無初禪伯修葺龍泉寺（即潭柘寺）一事。按此寺創立於唐代，燬於元末。據汪氏所記：

「……明興有無初禪伯，日本人也。得全寶勅公指受，飛錫金臺。永樂初，主茲法席，刻意修葺，以蜀獻王賜金，塑三世佛，功未就而圓寂。宣宗命其徒無相繼之，宗風丕振。……」

中日佛教，自來關係甚深，日僧來華開基的，前有五代梁貞明二年，僧慧鑄在普陀山立「不肯去觀音庵」，為普陀開山的第一代宗師。而北方有日僧來此駐錫，弘揚佛法的，向未之前聞。潭柘寺乃北方的一个大叢林，唐宋以來，代有名僧尊宿。惟關於無初禪伯修葺龍泉寺一事，自孫國教燕都遊覽志起各書，均無記載。劉同人帝京景物略，所記潭柘歷代名僧較詳，在永樂間只記有姚少師道衍而已。不意今日始發見此資料！關於無初禪伯的事蹟，我會詢問西京精於佛教史的某學者，據說：未之前聞也未見記錄。這是很可惜的事！但我頗有志考稽他的事蹟，現在先略述此事於此，以待將來。

西山臘屐音，乃是汪柯玉遊西山後所作，為詩共四十四首，古近體均有，內中還有詞一闕，都是紀遊之作，可以同西山品，相為表裡的。汪柯玉的詩，自具清新幽峭之趣，也有他的特殊風格，和他的散文一樣。現在將這集裡，寫景抒情最為超妙的，選錄四首，附載如下：

海棠風軟散香魂，悔不題紅老夢痕。露濕荒邱楊柳葉，看來猶似泣長門。

放屐尋詩滿山，香移鶯語雜潺湲。雲扶筇影菰蒲際；烟貯鐘聲薛荔間。懶散看來還我故；蕭疎欲去似僧閒。雙柑斗酒相携處，掬玉清泉繞翠鬟。

濕雲悶悶澹松煙；鳥磴千盤上翠巔。洞洞可通三摩地；亭亭欲出四禪天。河流不盡金微夢；黛色遙看靈瑣連。幾片石經搜古蹟，盃茶消受趙州煎。

肯教香骨軟香風，極意飛情靚壑中。泉立石根凝冷綠；鳥翻花底墮殘紅。峯高梵語月邊近；林遠樵聲雲外通。幽莫名區斯最古，堪憐南宋路憐憐。

潭柘道中

貌 侵 解

—— 蕪齋札記之四 ——

蕪 者

予性鄙瑣：讀書素喜推敲文字，於字義之含糊不清，舊注之有未妥者，輒札記之，或搜羅旁證，作比較之研究；或證以方言，求雅俗之貫通。一篇之成，或經旬月，或歷寒暑，三改五易，而後稿定，遇有異同，隨時增訂。茲當刊布，爰述其趣。學識兩陋，謬誤難免，達者是正，企予望之。民國二十九年四月，蕪者附記於蕪齋。

讀史記武安侯傳，覺「貌侵」（他書有作寢者）之侵字，於形音義三方面，俱有研究之價值，茲不避煩累，分別述之。

一 字義方面

史記云：

武安者，貌侵。（史記卷一百七武安侯傳）

集解引章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确也。」

漢書云：

（前漢書卷五十二田蚡傳）

蚡為人貌侵。服虔曰：「侵，短小也。」

王先謙補註：「集解章昭曰：「侵音寢，短小也。」

又云：「醜惡也。」先謙案：「通志田蚡傳注：侵，上聲，短小也。」

魏志云：

表以繁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之。（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

裴松之注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

段成式云：

今人謂醜爲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足也。」（酉陽雜俎續集卷四）

據上所列，則貌侵已有五解：

- (1) 短小也，
- (2) 醜惡也，
- (3) 刻确也，
- (4) 貌負其實也，
- (5) 貌不足也，

五說之中，以第四說爲最奇特，裴氏謂貌寢爲負其實，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姑置不論。段氏不足之說，爲今本魏志注所無，然既明言爲注文，自必有所本。杭世駿亦主是說，訂譌類編續補會引其文。以侵訓不足，證以穀梁傳之「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襄二十四年）似尙可通。惟不足之義甚含糊。不審爲高大之不足，抑是豐腴之不足。若爲豐腴之不足，則與醜惡之義近；若爲高大之不足，則與短小之義合矣。刻确之義，亦欠明瞭，由字而觀之，當是枯瘦之意，則醜惡亦可以包之。如此，五說之中祇餘其二，

則短小與醜惡是也。

案魏志王粲傳及唐書敬羽傳視之，似甚合理。王粲傳云：

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

敬羽傳云：

羽貌寢，而性便僻。善候人意。……鄭國公李迥，為宗子通事舍人，李若冰告其贓私，詔羽按之。羽延迥各危坐於小牀，羽小瘦，蓬豐碩，頃間，問卽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囚，羽延禮坐，何得慢耶！」（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酷吏傳）

竊以為此若非巧合，即是承襲史漢注文而誤。至梁書（卷三十三）南史（卷二十二）載王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以寢小連文，其為誤襲史漢注文甚。考史記及漢書祇謂武安侯「貌俊」，並未言其短小，韋昭於「俊」字而有三訓，蓋亦知俊訓短小之不甚妥也。晉書文苑傳稱左思「貌寢口訥」，世說新語容止篇亦祇云「左太冲絕醜」，劉孝標注引續文章志亦曰「思貌醜頽」，均不言其短小。唐才子傳稱羅隱狀貌「迂寢」，而舊五代史本傳稱其「貌古而陋」，五代史補亦止稱其「貌陋」，亦均不言其短小。舊唐書稱歐陽詢「貌甚寢陋」，新唐書稱其「貌寢悅」，而本事詩載長孫無忌嘲之瘦如獼猴，則似又與短小之義相混，然東坡集云：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人，勁峻刻

厲，正稱其貌耳。（東坡集卷二十三書唐氏六家書後）如寢訓短小，則「寒短」二字不詞矣。蓋短小固亦寢態，而寢不專訓短小也。戴侗錢大昕俱訓俊為醜陋，戴云：

醜陋者亦曰寢，又作俊。（六書故第二十）

錢云：俊，醜也。史記田蚡列傳貌俊，集解引韋昭云：「俊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聲類卷一）則俊訓短小之不妥也，戴錢二氏固已知之矣。

二 字形方面

黃朝英云：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俊。」韋昭注云：「俊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本傳云：「蚡為人貌俊。」服虔注云：「俊，短小也。」韋昭則以俊為寢，服虔止讀止如本字，皆有短小之義。而顏師古並無註釋。余謂當以俊為正，案西陽雜俎云：「今人謂醜為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俊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之。』」云：「貌寢而體弱。」註云：「俊，貌不足也。」又云：「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悅者，簡易也。」俊，他活切，玉篇云：「輕也。」晉書載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唐書載歐陽詢「貌寢悅」，敬羽「貌寢甚」，又南史云：「王筠狀貌寢小」，北史邢遜傳：「祖劭貌寢有風尚」，倦遊錄載慎思「風貌寢陋」皆以俊為寢，蓋術製之誤也。或云，俊當作寢。（靖康雜錄卷一，據寶齋堂秘笈本。）

黃氏引據頗詳洽，惜既云「當以俊為正」，又曰「或云俊當作寢」，終未能斷定何者為正也。王念孫云：

詰訓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

其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詰鑿爲病矣。（見王引之經義述聞自序）

歷來注家訓倭之不得其解者，蓋皆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者也。考諸說文，倭訓漸進，寢訓臥，則二字之本訓，俱與醜陋無關，自是假借字無疑。吳越春秋云：

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滂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蠶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箒之用。（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徐受之注曰：「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寢，（案今本陋作痛）又醜醜。」或作倭，史魏其傳：「武安貌倭短小」（案今本史記，短小二字見注中，正文無。）謂醜惡也，」

韻會小補亦云：寢，七稔切，體陋也。廣韻：「寢，陋，又醜醜。」或作倭，史魏其傳：「武安者，貌倭短小」。謂醜惡也。通作寢，貌不揚曰寢。（上舉二十七寢）

則倭與寢皆寢之假借也。此外與寢聲近形異之字尚多，於下節字音中述之，茲不贅。

三字音方面

凡人物事體之不漂亮，不清潔，不體面，不雄偉者，冀豫俗語（北涼亦然）均謂之「寒嶺」，（俗作寒嶺文作寒嶺）或曰「爾嶺」，（俗作爾嶺）或單名之曰「嶺」。集韻：「嶺，士稔切，醜貌」。俗讀嶺如岑，以語音考之，竊以爲寢即是嶺。章太炎於新方言序中，爲轉語訂有六例，其二曰：

一語二字，聲近相亂。謂去曰竭，竭去雙聲，故言竭者猶書去。謂吃曰啜，啜吃查韻，故言啜者猶書吃是也。

寢之與嶺，猶吃之與啜也。寢，集韻謂又作頰，則頰嶺二字之偏旁亦相同矣。嶺，玉篇音「七錦切」，集韻音「士稔切」。依玉篇

言，則寢頰同音；依集韻言，則寢嶺查韻，聲近通轉。嶺字玉篇音「七錦切」，而集韻則音，「士稔切」，其證一也；親字加衣爲襪，加木爲櫛，而襪櫛俱讀如趁，其證二也；東坡集稱歐陽率更貌寒寢，寒寢即寒嶺，其證三也。故寢即嶺也，嶺即寢也。由寢字音，寢乞雙聲，故寢或作乞，宋書云：

上常宮內大集，而風婦人觀之，以爲僮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宋書卷四十一王皇后傳）

寒乞即寒寢也。由嶺（士稔切）字音，嶺聲雙聲，故嶺或作屏，史記云：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增禮。高祖箕，促嘗，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王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屏王也。」（史記卷八十九陳餘傳）

集解引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屏。」屏王即嶺王也。孟康謂冀州人謂懦弱爲屏，是矣，然屏（即嶺）之爲訓，不僅限於懦弱也。再由嶺言，嶺聲雙聲，故嶺又或作僞，世說新語云：

陳士衡入洛，擬作三都賦，問左太冲作之，士衡撫掌大笑，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僞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世說新語卷五文學中）

僞父即嶺父也。章太炎訓僞爲壯，（見新方言釋言）失之遠矣。由古韻言，寢單對轉，故嶺或作領，毛西河云：

餘姚人替物之醜者曰堪，或詢之，曰：「堪者，不堪也，反詞。」今觀陪韻，知爲嶺字，音堪，物醜貌。（西河合集越語音義錄）

領即嶺也。所謂倭也，寢也，寢也，乞也，嶺也，屏也，僞也，領也，乃一語而數字也。貌倭即貌嶺，謂醜惡也。

偶得怪書讀詩管見記

老鐵

先師疑古與顧頡剛論詩說及群經辨偽書中云：

清乾隆時，湘潭羅典（字慎齋）有說詩之作，中多怪話，如東門之粉「視爾如葦」，他把「葦」字解作男子生殖器。這話見於民國元年中國學報之江叔海底筆記中。我會問過楊遇夫黎劭西兩先生，據說羅氏此書有刻本，但不容易買到。

先師之文發表於民國十二年。在此十餘年之中，竟無一人道及此書，可見其難得，誠如黎、楊二氏所云。事變之前，余見羅雅齋書目有此，急赴求之，索價甚昂，然恐失之交臂，卒以二十四圓購之歸。時擬爲文記之，未及千字而輟，因先師病中借閱此書以遣憂也。

書之足名，爲疑閣讀詩管見。全書共二十四卷，無序，每卷均題慎齋羅典徵五氏定稿。卷各有藏書朱章二：一爲羅承恩字肅甫號誠庵；一爲湘潭羅遜志堂圖書章記；蓋出於著者之後裔也。

余繼從黎劭西氏借來湘潭縣志，查得羅氏身世：
羅典，字慎齋，父作慧。乾隆十二年鄉舉第一，十六年用庶吉士，改編修，督學四川。轉監察御史，吏科給事中，遷鴻臚少卿。凡再充會試同考官，河南鄉試官。後以母老請終養。及歸，主講嶽麓，唯以治經論文啓誘後進。覃思幽微，多有心得。所著讀詩管見，字句詮釋，能補毛鄭之畧；惟喜新異，傳者怪焉。巡撫因事件典，遂疏劾其謬。詔曰：「羅典學問優長，非汝所及」，年九十卒，祀鄉賢。

羅氏幾種文字獄，自是「喜新異」之所招；惟專制之君，能如是寬容，殊爲難得，豈覺羅弘曆之喜新奇，不亞於著者，所以見怪不怪？亦趣事也。吾嘗謂世之傾密文人者，皆爲一己之怨毒或私利，罕有公正之判斷；巡撫某特其一例耳。由此更可知以直報怨之難能而且可貴。

第以今日論之，羅氏之見地，殊屬平平。對於詩旨，則仍不能打出詩序圈套，所以於每篇保存「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是乃遵從程、蘇兩氏保存小序之說而然者。依此可見羅氏尚不如姚際恆方玉潤輩之能推陳出新也。然則羅氏之號爲新奇者，果何在乎？曰對於名物之解釋及詞句之訓詁，敢發前人之所不敢言耳。

其於益翁篇所附之管見曰：

益一字名；所謂益者，即今俗稱螞蟧兒是已。斯析也；與陳風斧以斯之斯同義。益有羽當腰脊間，纔長半寸餘，不如羽之能飛，但如羽之能斯耳。斯羽以斂羽對看，便明斂羽者，合而一之；則斯羽者，析而二之也。首章曰：益斯羽，羽之斯，爲鳴而然。此蓋專指益之牡者說。壯者羽內有小鏡光，斯羽則聲出，故曰益斯羽，詵詵兮。廣韻：詵衆人言也，譁語聲擾，在商書謂之詵詵。然則俗名益以螞，特明肖其詵詵之音。詩寫益以詵詵，乃殷存其詵詵之意。言有淺深而義則可通者。二章曰：益斯羽，羽之斯，爲交而然，此則兼指益之牡與牝者說。牝者腹大，主孕子，羽尤短，內鬲不能作聲，感於牝者之詵詵，而羽亦斯，此欲交也。其交最久，每二三日不得離，幾與死類，故曰：益斯羽，益益兮。益爲死之別名，齊詩言「蟲飛益益」，益即其一也。飛亦狀其斯羽而已。非作而飛之謂。三章曰：益斯羽，羽之斯爲育而然。此又專指益之牝者說。牝者與牡者交而孕子。既足。其身有長尾若針，必揀堅土鑽之成穴，子乃生。是非斯羽而力有不入者矣。其入之狀，極似人之盡瘁者，矢以鞠躬然，故曰：益斯羽，揖揖兮。揖音邑，今行禮儀注，皆以揖爲鞠躬，證之論語，儀禮，或稱揖，或稱鞠躬，似截然不可假借。由是詩言揖揖，則知揖之通

稱翰躬者，亦自昔有之。按各章上二句，皆后妃之宮人，以時飼
 蠶既老，而令遺種也。蠶夏生，至秋鳴，牡鳴牝聽，旋交而育子
 土中，苟非宮人之務畜之，何能歷言其說，薨薨，揖揖者，乃
 如繪哉。今大內以煖香催花，即於其中速蠶子冬出如夏時，既成而
 鳴如秋時，正且擇鳴者置御榻下，蓋取其聲爲子孫衆多之兆云爾。

箸者之訓釋，可謂新奇絕倫；且於蠶之鳴，之交，之孕之形容，亦歷
 歷如繪。第以詩意覆按之，則全盤陷於謬誤之境。振振，繩繩，螿螿
 或揖揖皆有衆多之意。既視子孫之衆多，則與之相比者亦必衆多之物
 而後可。試實地觀察蠶蠶（蠶蠶兒）有成群結隊者乎？集傳云：

蠶斯，蜂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

據此，則所謂蠶斯者即今北方人所謂之蠶蚱。當秋禾盛時，其成群結
 隊而來以爲禾害，農人謂之鬧蝗蟲。天津人喜炸食之，即此物也。蠶
 蚱善鳴，因其羽內有小鏡光（吾鄉謂之較兒）；蠶蚱亦有較兒，但無此
 小鏡光，故不善鳴，故吾鄉謂人之無能者曰蠶蚱較兒。此篇之說說及薨
 薨與螿螿亦不過言其動股振羽及亂飛之聲耳。若以薨爲死而視子孫之
 衆多，母乃太不祥乎？蠶斯之斯，古意義固爲析；但三百篇內，此種
 實落而且強硬之句法，實爲罕見。吾意釋爲介詞之「之」，或較妥帖。
 除此，吾又有疑者，即篇中之「爾」字果誰指？物乎？人歟？鄭氏箋云：

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似指人也。集傳云：

爾，指蠶斯也。

是指物也，二者必擇其一，吾與後者。果爾，則全篇祇是賦物耳。蓋
 與采芣篇同是鄉野之直詠，毫無他意夾雜於其間。昔曾與靜農言及
 此，彼與余有同感焉。

於谷風篇之解釋，更與常異。文繁不能備引，茲錄其要點：

（一）婦之所得誇於其婦者，惟生子爲大，故發端於此。凡生子者
 必男女交，交之象取諸雲雨，亦取諸風也。書以馬牛之牝牡相誘
 爲風，則知人道之感，亦得以風言矣。況谷風爲春氣主生，又於人
 道之以感而生子爲尤切乎！稱習習者，謂谷風上騰之勢，如鳥數

飛耳。以紙薦驗之可見。由有風而雲興，則陰以成，自是雨亦隨
 之，此天地之細繆也。男女之構精亦然。凡文人於牀第之私，每
 以其不雅而難言之。詩詞以陰字替雲字，不直稱雲雨，便自不
 覺；其實不雲而何以陰耶？知陰雨爲雲雨，則其所稱驅勉同心
 者，蓋力求生子也。孫季昭示兒編：驅，蛙屬。蛙驅之行，勉強自
 力，故曰驅勉。如猶之爲獄，其行趨趨，故曰猶豫。然則求生子
 者，蓋不遺餘力矣。同心即從驅勉見得，驅勉同，則心無不同
 者。以此驅勉同心之好，成彼谷風陰雨之和，斯時之樂不可支。
 將欲終身以之者，寧猶忍以怒失歡乎？是曰：不宜有怒也。

——首章首四句。

（二）伊指新昏者言，猶那人之謂。薄，輕也。義與容易相類。畿
 字，舊注指爲門內，非也。按周禮地官小司徒九畿疏：王畿外仍
 有九畿，謂侯甸男采衛要內六服，夷鎮藩外三服。統而言之，則
 俗語所稱江山者，乃正是畿字的解。以爲我兩人之相依已久，而
 茲乃更有伊，非家之福也。治家者，猶治國然。嘗竊觀伊之來
 也，在爾不遠伊，而惟伊是邇，遂與我頓生離絕。然則伊爲狐媚
 之女，爾則比於無道昏君也。執迷不悟，便要輕送了我這江山
 矣。尙能保有舊業以成家乎？——次章三四句。

（三）夫汝非以漁爲常業乎？吾子猶守此常業而有梁焉，有笱焉，
 此我所借以謀生者。爾或以甘肅而不堪其苦，則必有時逝我梁發
 我笱以自給矣。我則先爲爾作禁戒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
 笱。夫逝梁發笱，爾目前尙未至此也。而我且預爲言之者，亦以
 我躬卜之而已。蓋我躬與爾躬爲敵體，當其宴爾新昏，則故人遊
 之不顧，猶不能入爾目中而一閱之，況吾子之爲我後者？爾特云
 父之勢凌之，將不迫恤之矣。逝梁發笱。以父用強而取其子之物
 以自給，未有不以爲當然者，但猶有我在，則梁與笱當屬我，吾
 子不得自主也。豈我幾任爾送之，我梁我笱亦任爾發之乎？此我
 所由不能默默而惟恐其不蚤白也。——三章末四句。

閑話「傷感文學」

田坤

我們到戲院或電影院去，遇到一個末路英雄，一對情侶的生離死別，或是一個墮落者最後的懺悔的戲劇或電影時，不妨向四下

望望觀眾的眼眶，尤其是太太小姐們，總可以發見一些人在拿手帕揩眼睛，這是很顯明的事實，還有許多末路英雄，失意情侶，和懺悔的墮落者睡在被窩裡，或是躺在沙發上，左埋頭咀嚼感傷派的小說，「掬同情之淚」全是我們不難想像得到的。

會記得有一位作者，在他的一篇後面記他自己讀那篇文章所受的感動程度說：「因為這一段事過于悽慘，自己寫完了再讀一遍，却又落了一會淚。」還有一位批評家，談一部新出的劇本，他說他喜歡這劇本，因為它使他：「流過四次眼淚，」同樣的自白隨時隨地可以看到或聽到，我每逢聽到這話時，內心不免有些表同情，因為我也曾經流過不少的眼淚啊！

那麼文學和眼淚是否有必然的關聯？文學的終極目的是否是眼淚？以及流淚的多寡

是否為權衡文學作品價值的標準？關於這些問題，很值得來研究。

在偌大的世界裡失意伴侶，懺悔的墮落者和末路英雄實在太多了。所以傷感派的文學，到處是受着人的歡迎。據希臘哲學家柏拉圖 (Plato) 說：「人生就有一種哀憐癖，愛流淚，愛讀叫人流淚的文學，這是一種飢渴，一種饑餓。」讀傷感文學覺得沁人心脾，正猶喝一杯葡萄酒那麼爽快；又像打了嗎啡針和一種急切的慾望得到了滿足一樣的愜意。因為需要孔急和普遍，所以這派的作者如雨後春筍的勃然興起。

傷感文學——或者用法國人所取的一個名詞「眼淚文學」，(Littérature Larmante) 既有人類根性作基礎，所以傳播起來非常容易。我們都知道文學史上有所謂「浪漫時期」，又有所謂「世紀病」，世紀病可以稱為「流淚病」，在那個時期，不愛流淚，不會叫人流淚的，那簡直就不是所謂詩人，他們的英雄是維特 (Werther) 是越奈 (Rene) 是

哈羅爾德 (Harold)，個個都是眼淚汪汪地望着破爛的堡壘和荒涼的墓園，嗟嘆人生的虛幻，吟詠傷感的偉大，總流淚就表示你不同凡响，高貴尊尚，因此眼淚文學于人類根性之外，又加上風氣與虛榮心兩重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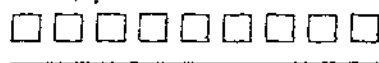
文學能叫人流淚，感動力確乎很大。但是柏拉圖老頭子，會驅逐詩人于理想國之外。主要的原因，還不就是詩人太愛叫人流淚嗎？要知道只有弱者才能在悲苦的境遇中感傷流淚，然而詩人則利用這種劣根性，盡量拿些容易使人傷感的材料，去刺激聽眾，叫他們得到滿足哀憐癖的快感，記得看過屠格涅夫的一篇小說——寫一位莫斯科的貴婦人在馬車裡讀一部寫貧苦社會的小說，讀的淚流滿面，同時她的馬車夫在她面前凍死了。然她却毫不在意。受文學作品的感動而流淚的人們，心地并不一定就特別慈善，法國盧梭曾說過：像羅馬塞那 (Romana) 之類的暴君，素以殘酷著名，但到戲院裡去看悲劇時，也是流淚。」由此可知能叫人流淚的

文學不一定就是第一等的文學，當我看法國文豪莎士比亞的作品，在劇情極悲慘時，回頭看看其他的觀眾，都在屏息靜聽，而上雖然呈現着緊張而卻鎮定喜悅的樣子，也會看過不少富于感傷性的近代戲，如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等；電影如姊妹花，漁光曲等，每次演時總聽得前後的觀眾哭哭啼啼，在這樣的場合裡，我留意過好多次。

好了，我不敢武斷的下斷案說：某一種文學一定比某一種文學有價值，但是我總覺得把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之類的作品，擺在李爾王或麥克白之上，至少是可以引起疑問的，就是拿同一個人的作品來說：都德之少年維特之煩惱叫人流淚的可能是無疑的比浮斯德強，但是它們的價值高低決不能和叫人流淚的可能成正比。英詩人華茲華司在一首詩裡說過：「最微小的花，對於我可以引起不能用淚表達得出的那麽深的思致。」用淚表達得出的思致和感情，原來不是最深的文學，裡頭原來還有超過叫人流淚的境界。

最後可以說到讀文學作品何以能使人流淚呢？你爲文學而流淚呢？還是爲他所寫的悲慘情境而流淚呢？換言之你之流淚是藝術欣賞者的「歡欣之淚」呢？還是實際人對實際悲痛的「同情之淚」呢？據我想還是後者一種比較成分大，望愛好文學者有以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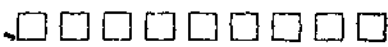
十，十一，一九三九。于天津



詞中對于

「月」的描寫

· 扈 嫵 劉 ·



月亮是最容易引起人們的感觸，所以多愁善感的騷人墨客們，是永遠的說著：「春花秋月」。但是這并不是詩人詞人們才是如此，便是像曹孟德那樣的英雄，還有時竟會說著：「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的話呢。

因爲人是情感的動物，所以像白居易長恨歌上所說的：「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是誰也要免不了的，有時會有著這樣的情形，不過詩人詞人們的感覺，要比我們還要來得靈敏一些，同時又因爲他們有著生動的文筆，可以隨意的寫到紙上罷了。

但是像辛稼軒詞上所說的：「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這種「爲賦新詞強說愁」的無病呻吟，却也令人可厭。

我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尤其是對於月亮，在碧天如洗，明月當空的時候，不管他

是娟娟有致，或是慘淡淒清，總是有著點莫名的惆悵，但也說不出究竟是爲了什麼，心裏總是彷彿有點酸辣的似的，蘇東坡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也許這便是因爲月的陰晴圓缺，而聯想到人的悲歡離合罷？

所以我在很早，便想寫一點關於「月」的文字，但是究竟應當怎樣的著手去寫，却又不不得不使我臨視而躊躇了。

記得前幾天的夜裡，偶然由夢中驚醒，乍一抬頭，看著廳上一簾月色，靜靜的映著幾枝扶疏花影，忽然的微風吹來，簾幕浮動，廳上花影，也便隨著參差的零亂起來，此景此情，真是美到極處。于是令我想起秦少游的生查子：「月色忽飛來，花影和簾捲」，確是絕好的寫月文字，所以我的寫這篇月在詞裏，也便是肇因於此。

雖然詩裡也儘有關於「月」的好文字，像杜牧之的泊秦淮詩：「煙籠寒水月籠沙，夜

泊秦淮近酒家」，張維的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都是寫「月」寫得極好的文字，尤其是李太白的遊洞庭詩：「南湖秋水夜無煙」並沒有說出月來，而令人一看，便可以想像得到：「碧天如洗，澄湖如鏡，月華似水」的一個水月沉輝的夜裏，記得我還曾經狗尾續貂，寫出了：「南湖秋水夜無煙，宛地垂楊淡可憐」的句子。

但是總覺得不如詞中的寫「月」，來得柔媚動人，像張先的木蘭花：「中庭月色正清明，無數楊花過無影」，黃蓀的秋蕊香令「花外數聲風定，煙際一痕月淨」，便都是何等的情情可愛呢！所以我寫這篇文章，是完全取材於詞。

在詞中的寫「月」，最顯然的，使我們最應當注意的，便是「一般月色兩般看」，因為人的悲歡離合，時代的變遷改異，地方的風光不同，于是所描寫出來的「月」，也就有了種種的不同，然而大致却不外乎兩種情形：

〔一〕歡樂的 這時的「月」大致都是說著：「月圓花好人長久」的時候，所以他們都是些「兩情纏綿，綺麗風光的描寫，或者是一些登臨覽勝，賭酒精棋，優游閑暇中所見到的「月」，當然他們的情緒，也都是綺麗的，雍容的，興奮的，閑適的，優豫的，雄壯的。像：

蘇東坡的洞仙歌：「明月一點窺人，歌枕釵斜鬢亂」。

姜白石的眉嫵：「便携手月地雲階裡，愛涼夜微暖」。都是何等風光綺麗，大概這時的「月」，總是在兩情纏綿，所謂是：「郎情似水，妾意如綿」時所見到的「月」罷？又如：

晏小正的鷓鴣天：「歌殘楊柳樓頭月，舞盡桃花扇底風」。

米芾的滿庭芳：「點上紗籠畫燭，花廳弄月影當軒」。都是何等雍容華貴，大概這時的「月」，總是像：「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黃金時代，一擲千金的王孫公子們在挾妓豪飲中所見到的月罷？又如：

韋端己的鴛鴦天：「大羅天上月朦朧，騎馬上虛空」。

李後主的玉樓春：「歸時休放蠟燈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都是何等的興奮和得意，大概這時的「月」，總是在興高采烈，心滿意快時所見的「月」罷？又如：

白居易的望江南：「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

何光大的謁金門：「泛碧沈朱供晚醉，月斜纔去睡」。

都是何等的悠游閑適，大概這時的「月」，總是在快速覽勝時所看到的月罷？但是却也必須要有白居易何光光那樣文采風流，才能

够有著這種的閑情逸致呢！又如：

李特正的明月逐人來：「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遠近」。

無名氏的鷓鴣天：「九衢照影月紛紛，萬井吹香風細細」。

都是何等的安逸優豫，大概這時的「月」，都是些太平感世，在：「大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金吾不禁夜時所看到的「月」罷？又如：

吳琬的千秋歲：「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

孫麟的菩薩蠻：「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

都是何等的雄壯和瀟灑，大概這時的「月」，總是些探幽覽勝，登險臨快的人們，在風景奇絕時所看到的「月」罷？

〔二〕傷感的 這時的「月」，大致都是些離人思婦，空閨客舍的風光，或是孤臣烈士，家亡國破的情懷，所以他們的情緒，當然也都是企哀怨的，蒼涼的，悲壯的，激昂的。慷慨的。如：

劉仙倫的菩薩蠻：「冷煙寒食節，淡月梨花下」。

黃昇的情平樂：「又是羊車過也，月明花落黃昏」。

都是何等的哀怨；大概這時的「月」，總是閨中少婦，懷戀著天涯蕩子，在：「坐視帶長，轉看腰細」時所看到的「月」罷？又

如：

黎運端的訴衷情：「日平西，天似暮，月如眉，依稀還記，兩岸楊花，送上船時。」

韋端己的菩薩蠻：「殘月出門時，美人

和淚辭」。

牛希濟的生查子：「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按此處「殘月」亦有作鏡子解者）。

都是何等的淒涼，大概這時的「月」，總是在月落燈昏，曙光穿戶，正是滿腔離緒中在；「執手相看，竟無語凝咽」時所見到的「月」罷？又如：

韋端己的河傳：「清淮月映迷樓，古今

愁」。

鹿虔扈的臨江仙：「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

倪瓚的人月圓：「青山故國，喬木蒼苔，當時明月」。

都是何等的蒼涼，大概這時的「月」，總是像醉打山門上所說的：「悲今悼古，正不住憤恨嗟呀」時所見到的月罷？又如：

戴叔倫的轉應詞：「山南山北雪晴時，千里萬里月明」。

王邇叟的菩薩蠻：「單于吹落山頭月，漫漫江上沙如雪。」

都是何等的悲壯，大概這時的「月」，總是在滄海西頭，窮荒北極的雁門紫塞時所見到

的「月」罷？又如：

蘇東坡的念奴嬌：「人生如寄，一盃還酬江月。」

俊克己的婆羅門引：「人被月明催老，千古共悠悠。」

都是何等的激昂，大概這時的「月」，總是在：「江上數峯青，曲終人不見」，乍由燈

紅酒綠的場合下，頓然走入到淒涼的環境裡，在寂寞和空虛的感情籠罩中所見到的月

罷？又如：

岳武穆的滿江紅：「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晁冲之的臨江仙：「安穩錦屏今夜夢，月明好渡江湖」。

都是何等的慷慨，大概這時的「月」，總是異地飄零的客中遊子們，在懷土思鄉的情緒中所見到的「月」罷？雖然他們的話是說得這樣的豪放和豁達，但是卻總遮不住他們胸中的悲哀。

說到這裡，詞中的寫「月」文字，關於他們的情緒方面的描寫，也就算是大致盡於此矣。然而卻有一種情形，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在詞中所描寫的「月」，總是傷感的成份，比歡樂的成份來得多些，所以像前面所舉的幾個歡樂時所見到的「月」，還有著些是在悲哀的時候，追憶到從前的歡樂，而寫成的句子。

因為人們在賞心樂事的時候，往往是很

容易的便忽略了這良辰美景，但是在悲哀的時候呢，卻就迥乎不然，越是遇到良辰美景，越容易惹起身世之感，記得前人詩中，曾有著：「樓上花枝笑獨眠」的句子，這小的一草一木，還能引起人們的無窮慷慨，何況這感人最深的「月」呢？

所以我的這篇詞中對於月的描寫，尤其是傷感的部份，是有著很多遺漏，便像馮正中的虞美人：「不知今夜月眉灣，誰佩同心雙結倚闌干」。溫飛卿的菩薩蠻：「江上柳如煙，鴈飛殘月天」，又：「山月照山花，夢迴燈影斜」。都是詞中寫「月」，傷感情調下的絕妙佳句，而竟沒能完全引用，真是頗為遺憾。

但是詩詞中寫「月」的文字，也確定太多，很難令人不無遺憾，記得在倪雲樞的桐陰清話裡，曾見到王笠舫的月詩三十首，隨意的一寫，便寫了三十首之多，所以「月」在詩詞裡，是使我們可以看出，是如何的佔有地位了，當然若要使他完全不無遺憾，自是很不可能的事情，記得在王笠舫的月詩裡，曾有著：「香案乍排簾乍捲，玉妃一捻指痕纖」，又：「不信青天學扇飛，環痕異比昨宵肥」。又「寶娘昨夜已成仙，三寸宮鞋飛上天」。都是非常的新穎，嫻媚有致，所以我在這處，特意將他補出，也就算是這篇文字遺憾中的萬一補救罷！

春天

· 滙 ·
· 光 ·

「春」的來臨，給予生物界很大的動力，這動力是說不出的，只能觀察到一些實例，愛羅先河 (Vasily Kravchenko) 先生給我們的例子也很多，就像下面幾段：

「……春天和我們同在，他主宰我們的田野和我們的園，他統治各處地方，他還要穿到人們的冷的心裡了，還要去敲在黑暗與冷淡裡假寐着的靈魂的門；他用了一片綠的天鵝絨的毯蓋住我們的田野；他用了美而且香的花裝飾我們的園；他使鳥唱戀愛的歌；他使小河低語希望的話；他使柔和的晚風給失望的心帶回他的秘密而親愛的夢；他使我們忘却了悠久而酷寒的冬夜的一切孤寂，冷暗的冬天的心靈的背叛；到田野山林裡每回去散步，對我們表示一個屬於美性的新的世界；每個夜間，在那時新月向着疲倦的大地送下他的溫柔的白銀色的吻，都是一個新的啓示！」

新時代這樣的一個春天，臨到地上的時候，人們的心跳得比平常更快，頭腦動作得更活潑，感覺更爲敏銳，情感更爲強烈，人的道德更爲有效，……每個新時代的春天使人類的活動增添了氣勢，將大的精力灌注到人生一切的機能裡去，他使詩人去尋求一種新的表現，新的節奏，新的和諧的韻，做他的美麗的詩；他使畫家去尋求新穎的奇妙

色彩，光與影的新奇配合；他使彫刻家在少女中看出美麗的維娜斯，在少男中看出神一般的亞波羅；他使音樂家能把小河的低語和白楊的私話放到快活的諧調裡，把月光的溫柔的銀色的洪流收入不朽的琴歌裡去；他使建築家用了花崗石塊唱出崇高的心靈之頌，用了大理石和青銅爲人類的幸福而祈禱；他使哲學家能夠對人生不可解決的問題得到一個新的解決……

不過他也沒有說出所以然來，所以我們對這神密的春，須要盡力欣賞與探討，藉此功夫，也許你能感到一些影像，——這影像不是幻想，實在說，一切一切，不是都在你眼前麼！

我沒有明瞭春來的消息，只覺得春太誘惑了，我各處探討他的踪跡，想把自己的靈放在她（我以爲應用「她」來做春的代名詞）的懷抱裡，深深地體貼一下，我沈醉，我傾倒，可是沒有得到什麼，北海的桃花，是那麼乾枯，扁扁的瓣子，有什麼希奇呢？中央公園的丁香，倒還稱意，雖然疏疏幾枝，也很興旺的，小小的朵兒，像那萬點晶玉，羅列排在枝條上，可是她近處在黑暗的都市裡，受着罪惡的欺凌，薰陶，野性的挫折，使你不能找到她純潔天真的陰影，並且也表現不出春給予它的力量了。

事實告訴我們，趣味總是藏在深處，得

到的方法，就是追尋去尋找，費一番苦心，纔能盡意，梁啟超先生說：「從刻苦中得快樂，快樂的分量定能加增。」就是這種意思。春，雖然不會一瞬即逝，但你若不注意時，她會從你身邊一聲不響地溜走了。等你回憶的時候，至少會給你增加一點悵然，

爲了要追尋春，不，我說錯了，爲了要領略春，我便踏進了頤和園，進二門一看，呀！那鮮艷的桃花；油綠的樹葉；靈瓏的山石；蓬叢的小草：一切都富有新生的意思，這些景象，是我在京城裡從來沒有看見過的。我突然疑惑了，疑惑的是這真實美好的春景，爲什麼必要潔然獨處在黑暗窗外？或者是一舉世混濁，而彼獨清，衆人皆醉，而彼獨醒」的緣故吧！

春的是痕，我已尋到了。

那大株的櫻花，開得是那麼茂盛，淡黃色而叢聚的小花蕊，點綴在五片淺深調和的粉紅色花瓣中，迎着日光，映出柔和的線條，更顯得明麗了。微風時拂，飄舞如意，那種落落大方的樣子，使人百觀不厭，樹上沒有葉子的，——是，花兒自有花兒的美，不一定需要綠葉來襯托的。

玉蘭花，這裡一共有四株，有三株是白色的，可惜早已凋謝了。只剩下一株粉紫色的，花朵兒很豐滿，瓣兒也很大，隨風飄拽着，好似美女新裝，翩然起舞的樣子，說到玉蘭花，從前曾看見過許多次，看時也沒有什麼感想，不過這次却迥乎不同了。視覺受了她的形態，顏色，動作的刺激，使我想到了自身的飄零了。終日奔忙爲的是什麼呢？真

是慚愧得說不出來，那有她這麼逍遙自在，無拘無束呢！我呆呆地看着，我沒有看出她的笑容，也許在譏諷我是傻子，是瘋人呢，我不敢再看，低下頭來沈思着，可是我又不忍釋而不觀，並不是爲她的芳容所誘惑，乃是爲她的清高所吸引，於是我又抬起頭來望着她，啊！怎麼！那美麗的維娜斯神，却在花心裡站立呢！神對我低語，責我爲什麼不愛玉蘭。不，不，我真是有苦說不出，我自愧「望塵莫及」，怎會不愛她呢！只是不敢表示罷了。好，讓我拾幾片玉蘭拋棄的衣褶，放在紀念冊裡，做一個忠誠，肯實的紀念吧。這時，玉蘭與我發出會心的微笑了。

鋪滿了地面的小草，擁抱住了我的足，流出他們綠色寶血，滴滴地灑在我的鞋上，表示着熱誠，草兒們啊！你們是在歡迎我嗎？是歡迎這對「新途」初得認識的我嗎？可是我沒有詩人那種濃厚的感情，把你們內心的熱火寫作出來，也沒有畫家那種丹青筆墨，把你們活潑的情態描繪出來，讓我走罷！雖然我沒有那種天才，但是我有一顆明鏡似的心，這心上永遠印着你們的影像，忘不了你們，幾年以後，我希望做一個灑水的園丁，常常喂你們些甘露，親吻你們的面龐，爾睡在一起，好吧！我們再見了。

我以爲這裡最多的要算丁香，這些，比起城市裡的，却大大不同了。雖然葉子和花朵，仍是那麼油綠，鮮艷，但是她們不招蜂，也不引蝶，潔然獨處，在暖和的陽光洗浴下，赤裸出她的美麗，她美，我承認；她潔，我也承認，就在這默默的承認中，我愛她了，我却不計較她有那些妖冶的姊妹，在城市裡各各地方。

循着級級的階兒，走着緩緩的步子，心是在沈沈地想，路過了排雲殿，銅亭，一直到了衆香界，都沒有留心，況且這些人工的建築物，已經受盡了一般人仕的稱贊，頌揚，那再需我來三復斯言呢！並且這不是我喜歡的地方，我不喜歡那些死板的色彩；也是我覺得在這些建築物上，是找不到春的景象的，走，離開這裡吧！

過了知春亭的欄門，觸目的是一排垂楊，間植着小株的榆葉梅，垂楊的綠葉，低吻着榆葉梅的粉紅色花朵，他們也是春之火中的熱戀者啊！我不曉得他們內心是怎樣，不過形態上是那麼地溫柔，舒暢，就以這表情來推測，也一定是光明，靈感，聖潔的吧。

潺潺的春水，特別滄涼很好看；澄清得一望見底；反映着樹影，山光，層樓，大廈，是那麽美觀；受了太陽的熱力，也變得溫暖了。自己很願意洗一洗手，當雙手將要接近水面的時候，我突然又拾起它們來，我爲什麼爲了清潔自己，沾污了潔淨的水呢？別這樣的自私吧！

一陣溫暖而輕鬆的小風，柔柔地撫到面上，我不敢確定這是離風，是暖風，也許宋玉復生，可以給一個適宜的解答，不過「披巾當之」，却是目前的急務，「耶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翔翺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惠草，離秦衡，氤新夷，被莢楊，廻穴衝陵，蕭條衆芳。」這也許只能形容其萬一啊。

春！我曉得你的力量了，春！我嘗到妳的溫柔了，妳偉大，我渺小；雖然，我願得到一點酵母，使我能大起來，即或比不得

妳，却高於萬物了。我現在無時無刻地不在享受妳的賜與，妳的贈，甜了我的心；妳的容顏，使我愛慕；妳的衣襟，使我觀之心曠神怡，可惜我只見了妳這一小部份，妳的曲線何日給我全見呢？我夢想着那一天的到來。

春！我已明白妳的消息了。告訴妳：妳的溫柔，使我感到不可言喻的愉快了；還有妳給了我一個很重要的提示——使我感到身心兩方有着許多不完善，需要改善，矯正和填補一下。

歸途上還在想，忽然憶起馬樸思 (M. A. Ter Mauton) 先生的詩句：

Though deep in mine, writing not your hints and veils;
I lent my arm to all who say "I can,"
No shamecock outcast ever sank so deep,
But yet might rise and be a man again.
Past them behold they lost youth all aglow?
Past not from righteous retribution's blows?
When turn from the hotted archives of the past,
And find the Future's Prizes white as snow.

這兩節詩的意義，漏和在春的啓示裡，給了我新生的勇氣。

一九三九，四，五。

廢言廢語

者·也

或問曰：歐戰，君欲孰贏。答曰：全歐洲亦不過一中國耳。廣
東省與河北省戰，余欲其孰贏焉。又問曰：然則孰勝孰敗。曰：始
作戰者其無後乎。曰：始作戰者其誰乎。曰：不知也。惟德勝，英法
未必亡，如英法勝，德則恐其無後也。

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其德之謂歟。然以有事欲取天下，
吾恐其不可能也。老子曰：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
於不知足。德併洪奧，吞捷克，滅波蘭，猶不以爲足，得隴望蜀，
其可再乎。

或問曰：義參戰乎。曰：義之參戰也，必也巴黎陷落之後乎。
曰：蘇聯必援德乎。曰：德危則援，德勝則制也。曰：日本將援德
乎。曰：未可知也。惟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必不與也。且日本
之援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援之歟。

或問曰：中國亦可參戰乎。曰：可也。然不以日本和，何以
戰乎。曰：中國誰與乎。曰：德勝則與德也。曰：如何參戰乎。曰：
與日訂軍事同盟，收復失地，擴大領土，一鼓可興復也。曰：蓋不
爲乎。曰：日有意方可，日無意如何其可乎。千載一遇，失此機會，
誠千古恨也。

曰：請問戰。曰：即日與日媾和，修復○○至廣○之鐵路，組
織聯合軍，從○○越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捲○○，○○，
○○也。夫如是，日本之○○政策成，中國之○○○○亦完成，東
亞新秩序亦無爲而實現矣。

某氏曰：文人不講武，武人不講文，國可興也。希特拉願羅素里
尼曰：君意何如。墨氏忿然應曰：雖言之成理，然其然豈其然乎。
韋爾斯曰：人類欲達至烏托邦之境地，必須經過一次毀滅之後，方
能實現美麗詩境之新世界也。而此毀滅之戰爭，當爆發於一九四○
年乎。神哉，韋爾斯，其不言，言必有中。然此次戰後詩境世界
果能實現乎，猶未足信也。

日本某畫家喟然嘆曰：余至貴國見女子甚美，余雖不知其有無
學問，見其美絕非痴美，頗似有理智美也。日本之近代文化，雖優
於中國，猶無是美，亦無其高尚之品氣，此蓋偉大之綿長歷史與血
統所以使然，殆無法可以模仿與教養也。

或曰：中國之國家未會有統一，蓋中國人喜分邦自治也。某對
曰：噫！未吾知也。中國自有史以來，分則戰，合則和，四千餘年之
記錄，無不證此事實。何喜分邦自治乎。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散言碎語

(效顰者也)



之乎

或曰：者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蓋告諸？之乎曰：不知也；無已，則有一焉可告者：吾於者也，未嘗見之也；然則吾不知也，不亦宜乎？或急曰：惡是何言也！誠如是也，則吾焉用問哉？之乎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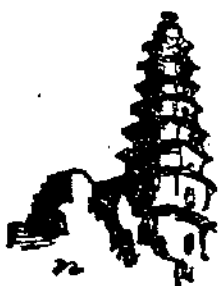
或曰：戰亦亡；不戰亦亡，與其不戰而準亡，孰若一戰而尙冀其未必亡耶？之乎曰：不戰未必亡也；戰亦未必不亡也，與其因戰而受「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民有飢色，野有餓殍。」等等惡影響；何如不戰以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飲；耕田而食，申申如也，天天如也。」之福福哉？

或曰：「之乎」與「者也」之關係密切乎？之乎曰：其然，豈其然乎？古語云：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個字兒要安排，安排好了得秀才；安排不好……由是觀之，不但「之乎」與「者也」之關係密切；卽「矣，焉，哉，」三位仁兄，亦係不可須臾離者也。秀才之得失攸關，其可忽諸此乎？或曰：所答非所問也！風，馬，牛，不相及也！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之乎曰：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或曰：噫！莫我知也夫！之乎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

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或曰：如吾當路於國也，則豈徒其人安？一家之人舉安！第一章曰「多刮」刮地皮，吾欲速；不速則大事不成。速而財不旺者，未之有也。第二章曰「多蓄」一人一妻，何足用也？來者不拒，不來者抓去！「多買名姝列屋看，肉代屏風雪不寒。」予已玩索而有得焉。擬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者矣。第三章曰「多養」黃金屋者有矣；顏如玉者又有矣。苟不盡心力而衛之，則恐後必有災也。夫如是，則城不可不高也；池不可不深也；兵革不可不堅利也；衛隊不可不多如過江之鯽也；此予素抱之三多主義也。三位一體不容偏廢或偏重者也。苟缺其一焉，吾莫如之何也已矣。之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萬民恨我。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皮將寢矣！頭將掉矣！吾不禁爲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勃然變乎色，潛焉出乎涕矣！

或曰：人之生也，果何爲哉？之乎曰：人之生也，無所爲也。人豈好生哉？生不得已也。或曰：君畏死乎？之乎曰：畏也。不但畏也；而且甚也。曰：何謂也？曰：人皆畏之；吾何爲而不畏哉？此之謂也。



遊頤和園

木·活·

春季旅行頤和園，是學校每年一次，照例舉行的。遠在十五年前，我就領略這種風味，不過，因為年齡和地位的差異，情趣也就兩樣了。四月十日的早晨，我在西單警衛森嚴的場合中，足候了半個鐘頭。據說是因為某人從打這裡經過。解嚴後，人們蜂湧前行。我正在馬路旁徐行之際，兩輛大汽車闖過，裡面歡呼之聲，直震耳鼓，便是整專旅行車到了。他們的心理，我早就明白了。只是偏不湊巧，袋子裡沒有充分準備。臨時到朋友家去求援，主人還未起來。老媽子自告奮勇，足足湊了十番，我也只好拿定主義，增之一分則太多了。

車抵頤和園門口，點名後，魚貫而入。「老師，我替您拿點心罷，」這原是國一的設計。「X先生的午飯又帶著了」，這樣的笑聲，隨之而起。遊園雖取自由主義，也有自然的趨勢，大概同班的總在一起。至於兩人，或附加一人在一起的，算是例外。彤二學生，只有六人，剛上後山，就請我合攝一影，這原是他們的急智。攝影完畢，我的下衣早到他們手中了。在此包圍情勢之下，只好隨着他們走暗想這桌客由我請定的

了。一路上，芳草鮮美，落蘭繽紛，正走得高興，一轉灣，又是柳暗花明，另一境界。忽聽一陣呼聲，順風而來，原是國二學生，在那亭子上休息。這班學生，前次萬舉節，才上了他們一個大當，這回那裡肯放過。這真爲難了我，顧彼失此，怎好意思離開那一方面。只得來遇權變。於是先告他們說，玩的時候，不妨和別班在一起，等到請客時，我再：這才那個了。這裡同行一十人等，還留下一位等候着，兩手拿着東西，我便接過蒲包來，剛走過幾步，下面彤三學生，一個個迎上前來了。他們的視線，似乎集中在蒲包上，好在爲數無多，每人一個水果，暫記在我眼下就是了。不過，亡羊補牢，還不算晚，於是仍舊交還主人。「這松枝真有畫意」，我獨自盤桓在石門洞前。到得諸趣園，流水潺潺，垂柳娟娟，冷艷幽衣誰爲妍，石泉上有小平台，我們在此圍坐暫憩。「X先生許是不樂意和我們一塊玩，怎麼不說話」。這一問，我幾乎答不上來了，幸虧有人替我解釋，才明白我平常就是這樣。同行帶路的，大概是取行不由徑主義罷，專往土坡上僻靜地方走。到得一個冷落小院裡，出不來了，好容易找

到一個小門，才開了出去。回頭一看，還有遊人止步四字，貼在門上。敢莫是鬼門關裡，倒吃了一驚。再一走，行盡芳草悽迷路，豁然開朗了。此是無上靜界，斷橋湖水明於鏡，細柳疏花平惹恨。且在板橋上坐著。「這裡真好玩，那蒼翠的松葉，襯着蔚藍的天空，是多麼美啊」，密司曹這麼說，大家正看得出神，忽地裡，歐的一聲響了，轉眼看時，原是對岸山坡上有人在寫生，可惜我這進士的老資格，只能以耳代目罷了。水邊葦子初發，嫩如細筍，密司華採了一些，好似生花之筆。我採的不好，還是她替我採了一枝很圓的。野餐後，順着湖邊走，正是到處荊棘。我覺得路旁野草間花，着實有趣，小樹的形態，也是很好的畫材。走到船塢地方，一陣陰氣逼人，這是否極泰來的預兆啊。原來船塢的那邊，又是一個小湖，風景如畫。由船塢後身，登上土坡，順嶺而行。這等清出景致，怎麼從來不會到過呢。妙在湖中一洞小橋，宛如新月，橋身極薄，恐怕從來沒人敢於試行過罷。行盡土嶺，便到白石橋頭，我們在水邊洗手，咏滄浪之歌，忽地飛來仙果數枚，仰看橋上，才發現所帶乾糧被

「快到橋上算賬去罷」都這麼說。橋的那邊坡上，遠遠的聚着一羣人，我仔細打聽，才知道原是國二那一槓子。「這回總不好意思不去看看他們了」，這一說，我那能不去。「黃鶴一去不復返」從此我也就和同伴們分離了。「這兩份點心，誰還替他們保管」，「不知他們怎麼見了同班的，倒像仇人一樣，連忙躲開」。這些語調，在他們野餐時，也大可尋味。有人渴了，於是我袋子裡一個酸柚子，拿出來大家吃「都同是一樣學生，怎麼剛才不給他們吃」。這一問我只好裝着沒聽見。顧左右而言他。因想這班學生，去年也曾旅行到此，今却少了一位。春去也流水落花，紅衣人獨在天涯。不由的增了一些感慨。

接着西一學生，也來了一批，雖然招待不週，他們却也很高興的回去了。這些都是同班的一塊玩，至於情意綿綿的，也來了一對。「想足下爲我張目也」陳思王這句話，似乎是我開玩笑罷。回到排

才知道那另是一個大團體旅行，京華學生，也在其內。「那面去不得，國二國三同學在樂靜亭正沒有着落呢」這時候我好似輕氣球一般，隨他們提到那裡，也顧不得同伴的往那兒去了。「同我們一塊走，大可放心」，原來國一這班學生，早有畫展得意後的周先生，包辦一切了。出園時已是五點鐘了。總覺得後面有個賽山人，披大衣，提手杖，緊跟隨着。開車時間快到了，細查國二學生，還不會來，那能不去看看呢。這一去，可憐，踏遍長廊千百步，天涯何處見諸君，孰知陰錯陽差，他們早已上車了；只聽汽笛鳴的一聲，車中的趣事可多了。施小姐用兩指頭作個圈，又比一個二寸長的樣子，向我說，這是甚麼意思。孤陋寡聞的我，那裡懂得這些典故，是象徵某太太的臉和鬍的。於是，「他的心大大的壞了」，在這聲浪中車已到西單。只聽薩由拿拉一聲，伊東先生才由夢中醒寤過來，這時我也就瞞之乎也了。

花 園 初 基 畢

送一個死者走進墓地時，那擺在黑紗葬車上的花園會使我發生了親切的友情；我幾乎想在那花園的白紙條上寫着闊別多年的朋友，或者是我自己的名字。然而當對死者的懷念漸漸遠逝，墓地裡十字架上掛着凋零枯萎的殘花園，却給我更深的悲哀和寂寞。花園枯了，誰又會記憶到零落殘花園的破紙上地模糊的「千古」的名字呢！

忍受不住靈魂的寂寞，我乃找生命裡不朽的花園。

我在蒼白的紗窗下栽過牽牛花，碧翠綠的團團繞着窗格，恰好編成一個花園。早晨和黃昏牽牛花開放了，從此我常有多情的夢。春天多愁的黃昏裡的蒼頭小草，夏天夜晚彷彿在窗外的螢火，都是我夢裡的客人。花園成爲友情的橋。雖是那渺渺的流水雲烟裡，橋上也有「相識」的踪跡。

花園枯了，於是我窗外又有簌簌的寒冷和嗚聲。雲烟裡的橋斷了，空有悵惘。

每天早晨我從枕上拾取落下的黑髮，然後又編成一個新的花園。深夜裏，冬日的午靜時，花園上常結着淚的花。花園成爲荒林無人行的小徑，來訪的友人只有沈默裡的一把回憶和額帶頭上的一星火。然而當我的頭髮變成蒼白，眼裡哭不出淚的時候，花園也就枯了它凋零在沙漠的生活裡。

花園裡真沒有友情的存在麼？

最後，我終於找到我的花園，它是用骨頭雕成用血染色的一隻指環一隻戴在一個人手指上的指環，也就是我的花園。

雲殿前，早有那家英雄，前來起園。原是國一學生，還有一部份是京華的。那邊有人招呼您「我轉眼一看，原是體育導師經小姐。我劈頭便問，「怎麼旅行都不請我參加呢」？聽到她的答復，

論

衡

中

的

文

學

觀

王·岑·

論衡之爲世人所推重，這乃是最近一二十年來的事情。在當時，論衡並不引人注意；除去蔡邕曾經私藏枕下，視如談助之外，推重牠的，却只有方術家謝夷吾，他稱頌論衡的作者道：

「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這話，也許有人以爲贊揚過分；可是，老實說，其見解之新穎卓絕，確是值得欽佩，故此，他不但是位大思想家，並且是一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鎮。

在這里，關於思想方面，姑且擱置不題，我們要說的是：王充對於文學，究竟是持一種什麼見解？同時，更因爲他的著作，流傳到現在的，只有論衡一書，而我們所用以探討其文學觀念的，也只有論衡一書，故此，我們的標題只好說是：『論衡中的文學觀』。在論衡以前，雖然對於文學的批評或理論，並非沒有，可是把文學的各種問題，都予以清晰明確的解答，這却是要首推該書了。

爲了明瞭論衡對於文學所持的觀念，我們不得不把論衡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作者的身世，預先作一番簡略的考查。原因是一個人的思想，總要受着時代環境的支配，而論衡的作者，王充，當然也不會逃出例外的。

王充，是東漢建武三年生（公元二十七年）和帝永元中卒（公元八十九年至一百零五年之間），卒年七十有餘。關於他生平的事跡，我們從論衡自紀篇裡，還可以看到一些；但是在後漢書中，只能找到一篇將近三百字的略傳，連他逝世的確實年月，都無從稽考了。

據論衡上說，王充的遠祖，本是一從軍有功的，到了他祖父那一代，才以「賈販爲事」，自紀篇有云：

「世祖勇任氣卒成，不撥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讐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讐所擒，祖父汎舉家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塘縣，以賈販爲事。」

他祖父一共生了兩個兒子，長曰蒙，少曰誦，誦就是王充的父親。自紀篇上又說：

「祖世任氣，至蒙誦茲甚，故蒙誦在錢塘，勇勢凌人，末後與蒙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上虞。」

從他自己的敘述裡，我們可以知道，他既是秉承着勇勢凌人的遺傳，而又在轉入了棄商業儒的路途。這一點，是值得格外注意的，因爲他之所以不曲河於當代的迂儒，而能站在時代的前面者，其動力亦正在此也。他自己曾經說過：『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語見論衡自紀篇）。這些話，雖屬自謙，實乃作「不平鳴」，而我們覺得他之所以能勝時人一籌者，正是爲了這種緣故。

王充的著作，多不會流傳到現在，譬如政務澆俗，都已失傳，這委實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遺憾。王充的思想，可以說是受了兩方面的影響：

一、**史學派的陶冶**——漢代史學最盛，如司馬遷，班彪，班固之倫，皆史學派之重鎮，風尚所趨，王充自難免受其陶冶；且充曾師事班彪，而彪則長於史學，事主事實，故此王充稱頌書與春秋，一則曰：『疾虛妄』，二則曰：『頌上恢國』。值言之，則其為學之淵源，概可考見。此其一。

二、**辭賦極盛的反響**——漢世最尚詞賦，與王充並世者，班固、傅毅之徒，皆剽襲，雕琢，雖則盛極一世，惟惜其華而不實，王充深疾之，所以主張文質並重，主張形露易觀，以為那些詞賦無補於國，無益於化。明白了這一層，方可以進而觀察王充的文學觀。這種時代風尚的反動，也正可以說是從反面所受的影響了。此其二。

此外，我們必得一提的，那就是王充所最崇拜的桓譚了。因為有人把孔子稱之為『素王』，於是王充便把桓譚稱之為『素丞相』，他以為前者之業在春秋，而後者之業在新論。故此，他一則曰：『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把新論比於他所最崇拜的春秋，再則曰：『挾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頤之財』，其崇拜之深，由此可知。他曾在超奇篇上說桓譚道：

『作新論，論世間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証定。』
這種疾『虛妄』，反『偽飾』的批評精神，便給予王充以莫大的影響，而王充之所以主真實，反對『虛偽』，『雕飾』者，除了史學派的陶冶之外，則桓譚的新論，也正可以說是王充的先聲哩。

明白了論衡是在這樣的時代之下產生，明白了論衡的作者，王充，是如他的身世，那麼論衡中的文學觀，就可以開始探討了。下面，我們就開始來討論，論衡對於文學所持的各種觀念。

在這里，最首要討論的，當然是：『什麼是文學』？

論衡之所謂文學，是一種廣義的文學，並且這種文學的稱謂，亦自不同，有時把牠叫做『文』有時又把牠叫做『文章』。論衡佚文篇有云：

『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

這里所說的文章，自非後世所稱狹義的文學，乃是包括漢儒所說的『瑞應』而言。王充稱之為『天文』而與『人文』相對立。

文是語言的代表，惟以『言恐滅遺，故著之文章』（見論衡自紀篇）。同時，我們更知道：著文的工具是筆墨，而語言却又是情意的表達，故此，論衡以爲『筆集成文，文具情顯』（佚文篇）。

在論衡裡，沒有明明寫出文學的定義，不過，書解篇上有過這樣的話，說是：

『出口為言，集札為文』

這或者可以拿來權做文學的定義吧？據我想。

文學的種類，據論衡所說，一共有五種，佚文篇云：

『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上書奏記為文，文德之操為文。』

在這五種文裡，如果比較來說，則王充以爲造論著說之文爲最上，而上書奏記之文爲最下；他說造論著說之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又謂上書奏記之文曰：「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故此，王充對前者推崇倍至，而對後者，則頗示非難也。

其次，我們再來談一談文學的功用。

文學的功用在那裡？換句話說，便是：我們爲什麼要作文章？

對作篇有云：

「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則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少弱，法度不懷廢，則韓非之書不爲……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從此，可見文章主於實用，必須「有益於化」，「有補於正」，所以王充以爲文章：「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自紀篇）。文章之以實用爲準則，當以此爲其嚆矢。

可是，文章如何「爲世所用」呢？據王充說，其功用當不外下列兩點：

一、頌上恢國。

二、勸善規過。

文章，依論衡看來，孰是與國家有着莫大的關係，須頌篇云：

「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輿夫，穀粟不登；國無講文，德聞不彰。」

又說：

「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也。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

這種觀念，無疑的，是來自書經，因爲我們前邊已經說過，王充是最崇拜書經的，而書經的著者，却正好是「鴻筆之人」的準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

正是爲了這種原因，所以他頗輕視一切諸子書傳，而極力推崇造論之人。他說：

「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并也。」

這就是說：「頌上恢國」，乃是一般文人的職責，同時亦即文人用以安定社稷，維係人心的妙訣，固然而今的人不一定都如此作想，可是試問在那封建社會時代的東漢，那個文人不是以歌功頌德，來自討生活呢？所以須頌篇上又說：

「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也，以此自勉。」

除了這種歌功頌德的任務之外，文章的第二要義，則在於勸善規過；論衡有云：

「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這種見解，則又是來自史學派的鼻祖——春秋，所謂『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者』，這正是古代史學家的傳統觀念，也正是王充對於文學觀念的立腳點。所以他認定文人的使命，即在於『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而其所以反對誇大者，正因為誇大不足以定善惡，善惡既不能定，則勸善懲惡的使命亦不能達到的。

老實說，王充把文章看做了一種『化民』的工具，所謂『勸善懲惡』，其目的無非是想藉了文章，來導民於禮義之途，勸力篇上說的好：

「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

故此，總括來說，則論衡以爲文學的功用，即在於「恢國」「化民」。

最末，我們應該提到的便是：要怎樣來寫作文章？又怎樣才是好的文章？

對於這個問題，論衡裡面，也有過詳盡的解答；並且他這種見解，有些地方，的確是當代的迂儒們，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茲特分述如下：

一、主真實，疾虛妄。

我們前述已經說過，說是王充因爲受了桓譚的影響，所以他主張『真實』，而反對『虛妄』。他以爲：『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此，他再三吶喊：

「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語見對作篇）

又說：

「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全篇）

本來，虛妄是不能叫人相信的，然而爲了「尊古」，「好奇」，以及「喜歡誇大」的種種心理，於是虛妄便傳而不絕了。爲求重返真實，所以論衡第一最反對盲從古人。書解篇有云：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

把古人的文辭，認爲是金科玉律，即犯錯誤，也要盲從，這正是受了尊師信古的欺騙：「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語見論衡問孔篇）。譬如儒者之說五經，便多失其實。原因是：

「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正說篇）。

不用說，既是盲目的尊崇古人，當然就要輕視當代社會的一切。所以論衡上說：

「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

又說：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

老實說，尊古卑今，動力亦出於好奇，齊世篇說得好：

『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鶴賤鷄，鶴遠而鷄正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作奇論，撰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之乎？』

像這種『貴遠賤近』，『貴所聞而賤所見』，也正是尊古卑今的原動力，故此：『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這正是一個再好未有的例子。

這種尊古卑今的劣性，不知毀滅了多少作家，直到後來，一般文人還唱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其實，文學只有高下，並無古今，王充說的好：

『俗好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書篇）。又說：

『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全上）

這些話教一般迂儒們聽了，實不啻當頭棒喝！

談到好奇，也正是虛妄流行的另一原因，論衡有云：

『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

譬如，『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可是這種立奇造異的傳說，竟有人置信，爲什麼呢？原因是：

『世好奇怪，古今同情』（奇怪篇）。

但是我們如果再進問一句，爲什麼古今的人，都是如此的好奇呢？王充解答的最好，他說原因就在於：

『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同上）

爲了適應這種好奇心理，『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對作篇）。結果，

『聽者以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全上）。

我們已經說過，尊古卑今，源或出於好奇，同時，崇拜古人，亦正可以助長好奇心理，蓋奇怪之文，本不足信，只是『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奇怪篇）。是則尊古固足以助長好奇也明矣。

欲勉好奇之弊，則在於實事求是。所謂科學的精神，在中國雖然始唱於五四運動以後，而東漢的王充，却早已提出了這種主張，他說：

『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証，故人然其文』（奇怪篇）。

又說：

『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語見物勢篇）

胡適之平日所欣樂道的：『拿證據來』，大概也不出這個意思吧？

除了尊古，好奇之外，誇大亦爲王充所反對。據王充說：『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語見齊勢篇）。這種褒增之文，空加之言，

即是『誇大』。

誇大，亦足以毀滅真實，論衡云：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藝文類聚）

實在說起來，誇大之弊，也是來源於好奇：『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

『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

其結果，則：『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辟。』

誇大有兩種：一種是極言其大，一種是極言其小；所謂『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者』是矣。

王充雖是主張褒貶，主張勸善懲惡，然如『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他却決不贊同。據藝文類聚上說：光武帝時候，有郎中汝南賈光上書，說孝文皇帝，『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這固是『頌上恢國』的意思。可是光武帝却說：『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夫賈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遺光武論，千世之後……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可見一時的誇大，即可鑄成千古的虛妄，故此在主真實的王充看來，誇大是絕對要不得的。

二、主創造，反抄襲。

論衡最推崇造論著說之文，原因就是『論發胸臆，文成手中』，仍是自我創造的文章。

牠主張創造，反對因襲前人。我們知道，在那時，正是尊古卑今的時代，一切文章，都要模擬古人，連自己的情思都完全拋棄，一味的作者前人的應聲虫。可是論衡的作者却恰恰相反，他以爲模擬古人，是可恥的，正因爲各人有各人的情思，所以各人有各人獨到的好處，故此不必雷同前人，而應該保持自己固有的本來面目。自紀篇上說，『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於是便假定有人問他道：『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王充回答得好：

『飾貌以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程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也。』

像這樣正確明快的理論，就是擱在一千八百年的今日，也覺得令人欽佩！的確，假使古今的文章，俱是一樣面目，那麼後人也儘可攔下筆，不必再絞腦汁了。王充有云：

『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住於目；悲音不共聲，皆住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

所謂『美色不同面，皆住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自我創造之可貴，即在於此。

並且進一步來說，論衡更告訴我們，說我們根本不必追跡前人，原因是文學乃隨時代而進化，追跡前人則是違反了社會進化的原則。『周有郁々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庭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

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巷丘蔽野，根莖繁多，則華葉繁茂，漢世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

這不啻是『文學進化論』，而文學既是進化的，則模倣古人，豈非自蹈退化之途？

王充以爲史書之中，亦寓有創造之法。譬如孔子之作春秋，資料原採於史記，可是『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至於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吳然也是『累積篇第，文以萬數，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一自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三、尙實質及彫琢。

漢代是辭賦的極盛時代，而同時也可以說是辭賦的末日途窮，敷陳張揚，雕琢鏤飾，儘管是連篇累牘，可是情思毫無。所以當時輕視辭賦的人，正不始於王充，如揚子法言，便早已提出了『雕虫篆刻，壯夫不爲』的豪語，不過，到了王充，却更發見辭賦的空洞無謂，竭力倡導着實質的重要而已。

我們已經說過，說王充的文學觀，完全是功利的，而其所以重視內容，反對無謂的雕飾者，其動因亦不出於『尙用』，論衡定賢篇云：『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的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練爲崇實之化。』

上文所說『處定是非』，『言昭然否』，便是說文章的實質（或者說是文章的內容），有了這樣的『實質』，才能有益於練爲充實之化，才是文章的上乘；如其不然，雖則文辭怎樣華美，怎樣艱深，而究竟無益於社稷人群，不能說牠是文學中的上品。

論衡中，有所謂真，善，美三者，其疾虛妄，真也。而善美二字，則見於佚文篇內：

『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

又云：

『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

這種善美，據王充說，如果賞欣起來，不但能予人以快感，並且還可以把這種善美的文章，看做一種財富，『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佚文篇。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這里所說的善，美，都是指內容的充實而言，並不是指『雕文飾辭』的善美來說。所以王充又說：

『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可見要想達到善美的境地，必須內容『不空』，必須『才高知深』。『量知篇云：『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質，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這話雖然是在來說人，可是拿來說明文章的本身，也何嘗不是如此？所以他又說：

『空氣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醴，士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

他說『讀觀有益』，必須『器中有物』，徹底來說，就是文章，須要有充實的內容，並非只要一個空洞的皮殼。因此，王充以爲，寫作文章，先須充實作者的本身，原因是文章乃『自我』的內在表現，如果本身先已充實，則寫作文章，當然也不會落入空洞的。『量知篇』上說得

好：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

舉個例子，譬如『觀谷水之陳說，唐林之宣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

這里所說的「知」，所說的「精誠」，便是作者用以充實本身的工具，亦即文章產生的動力，果能「以知爲本」，「精誠由中」，然後再用文字做媒介，把情思表達出來，那麼其內容既不至於空虛，更足以感人致果，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聞牢』，這是最好的榜樣。

『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這等人，王充是不贊同的，同時，這等文章，王充更不贊同。

論衡，如果大膽的假定一下，牠似乎不避免文章的缺陷：

『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大莖必有滷味，至寶必有瑕穢。』

可見作文章，不一定每使文辭雕琢得盡善盡美，因爲即使文辭上有些毛病，而實質上並無悖謬，則仍不失爲文章的上乘。這固是校正重文輕質的時弊，却也有近於廚川白村氏所提倡的『缺陷之美』(Beautiful Spot)。

所以如果按照論衡的主張，那麼我們寫作文章，務應注重內容，而雕文飾詞，實其末節；至於如何充實內容，則在於力求作者之『才高知深』矣。

四、主曉露，反艱深。

論衡是主張『言文一致』的，因爲文章乃是語言的代表。自紀篇云：

『夫，文猶語也……言恐滅遺，故著之文章。』

語言的第一要義，在於聽了易懂，而文章的基本條件，則在於曉露易讀。王充所謂『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者是矣。不消說，最好的文章，當然是最能表達作者的情思的，所以：

『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

但是，當時的文人，往往故作艱深，詰屈聱牙，使人讀了以後，如入五里霧中，這種文字，王充殊不贊同，他說：

『文字與言語同趣，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的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言以藉露爲通……』

固然，『深覆典雅，指意難睹』，還有辭賦，但那究屬例外，何況王充根本就輕視這種文章呢？

也許當時的文人，因爲看到經傳上的文字，不易了解，於是也追隨模擬，故意使自己的作品艱深莫測，以爲如此才足以虛炫於讀者之前，那里知道：

『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語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難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

鴻」。

這種見解，該是多麼透澈！恐怕清末的愚儒，還不會解開這個迷夢，不然，胡適之的白話運動，就不會使他們那樣驚心動魄了。

因此，故意把空洞的文章，給披上深覆典雅的皮殼，這當然不是文章的上品，儘管作者是怎樣的自作聰明。所以自紀稿上更說：

「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朽』，不名曰『知名』。」

本來，頂好的文章，是叫讀者看了，人人都明白，却是人人都作不了那樣好，這樣的文章，才算是真的好文章，才算是真的難能可貴，不然的話，如果妄作艱深，隱閉指意，那倒是一件容易的事：

「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

這話說得委實不錯。

又自紀稿云：

「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

從此，更可見文宜曉露，不宜故作艱深了。

除了上述一切，此外，還有兩點，似乎也應該在這裡附帶一提：

第一：輕視批評——這亦是論衡主張「創造」，尊崇「自我」的表現，他認為文章自有是非；「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然而

「曲高人和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

所以「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如果真的寫作，則對於世人的批評，儘可以毫無顧忌，原因是：世人的批評太不可靠。

第二：稱頌多產——論衡的文學觀念，完全是功利的，此已言之再三，而對於文章寫作的數量，只要是合於牠所謂「有補於世」的條件，則自以多產為上，自紀稿上說：

「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劉多者為上，少者為下。」

總觀論衡對於文學的見解，雖然不能令人完全首肯，可是有些地方，的確是使人驚服；譬如，主張文學是進化的，反對開倒車似的追慕古人，乃至把文章看做自我表現的工具，因而提出了自我創造，文宜曉露的卓見，這些理論，迄至今日，猶覺警醒，置諸漢代，能不令一般迂儒，瞠目結舌嗎？只此數端，已足令論衡永垂不朽了。

固然，偏見也在所難免，即如視文學為歌功頌德之具，這自是持謬已極，而反對誇大，反對好奇，似乎也大有商量的餘地，試把「誇大」或「奇異」者盡行刪去，則三百篇，楚辭，既難立足文壇，同時，「白髮三千丈」等名句，也將毫無是處了。不過這種偏見，還得歸罪於作者產生的時代，而不能苛責於作者的本身。

為了篇幅的限制，姑且至此為止。以後再有時機，我還想把牠作一番較為詳盡的研究，因為要想探討古人對於文學的觀念，這倒是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

個值得研究的題目。

中國文藝與民族性

陳·一·平·

一、前言

民族性的表現可從民族的個體和民族的群體兩方面去觀察。個體方面，往個人心理和生活，足以表明；群體方面，從家族生活，社會生活與國家生活，得以顯示。尤其是那種足以代表民族生活的遺留物，最能正確而具體地給我們一個民族性的縮影。平民文學是民族集合生活最強烈的情感表現；藝術方式，足以顯示民族的風習和思想。所以我們從文學藝術方面，很能明顯的觀察到各國民族性表現方式的不同。

任何民族的文藝，均足以為其民族生命的模楷，均足以影響其生命的發展。先之以轉移民族的氣質，繼則影響民族的本質，然後從另一方面觀察，文藝似又為表揚描寫一民族的民族性的，文藝更可藉觀察民族歷史的進程，與民族描寫民族的性格，而造成普遍的力量。文學尚可以其含有魔力的文字與詞句，充滿人的心靈，引動人的幻想，而影響人類的的生活。

所以文學是整個民族意識的反映，這在中國尤其來得顯然，中國自古以來，文學和實用，互相固結，這種以文學為道德附庸的見解，實在就是中國民族性的表現。

中國人既處處着重現實所以文學偏重人事而倫理色彩濃厚，詩文中所說的話是有益世道人心的話，小說戲劇亦無不兼寓勸善懲惡之意。以下就加以分別說明：

二、中國詩詞與民族性

詩歌在中國，最能反映中國民族的理想。許多文人多喜作詩行吟。大家藉此認識了宇宙之美與宇宙的神祕。中國最早的詩歌是詩經。至唐代詩歌極盛。以後詩歌對於民間的影響更大。唐詩三百首和千家詩當作兒童的讀本。

中國詩歌重在「意境」，並不在「實寫」，寫景詩人最愛化靜如動，化描寫為敘述，從詩歌題目上看，總是「詠懷」、「感懷」、「感遇」、「偶成」等。從詩詞內容論，秋風殘葉便興起人世淒涼之感；蟬聲高唱就覺光陰易逝；其至斜陽暮煙也會引動人生漂泊的思念。

在詩歌方面常敘述田園生活，有簡單混厚的風格，對於自然常持樂天知足的態度，把自己融和在大自物中。

在詩歌中常有憂世憂民的勞情流露出來，把自己對於貧苦階級的同情，或對戰爭的厭惡心理，極真誠的形之於詩歌，（如杜甫詩）所以中國人是最實際的民族。

至於下層階級的所歌所詠，類皆切身經驗，也能顯示民衆思想的一面如許時雍的村居，湯振宗的田家等，極能表示愛好簡樸與安分生活知足的心理。如蕭詩的述懷，更能見到淡於物質生活和安閒自得的態度。

三、中國小說與民族性

中國小說的演變，漢代小說多神仙鬼談與宮闈祕史，六朝小說亦多述神仙道術，宋時有平話，元明有演義。平話演義產生後，就很盛行民間，其努力到現在還是未衰，普通流行的通俗小說可分下面三種：

- (1) 歷史小說
- (2) 社會小說

以上二種小說，受儒家思想較深，有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

- (3) 神怪小說

這一種小說受道，佛思想影響，有西遊記，封神榜演義，聊齋誌異等。

以上所舉幾部小說，可稱家傳戶誦，上至王侯將相，下至販夫走

卒，都受它們的影響很大，從這些小說的內容，也能反映出中國民族性來。例如：

三國演義中的英雄的人格變為一般民衆崇奉的典型。又該書開頭就說：「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足以表示中國人的宇宙觀，認為凡事都有輪轉，隱含不泰循環之理。

水滸傳對於下層階級影響最大，尤其是一般綠林豪傑，其中一百零八條好汉，打起「替他行道」的旗幟與當時的奸人對抗。他們可說是在一盤散沙社會狀態下比較有組織的流氓團體，他們的倫理觀念，不外「義氣」兩字，所以從內容看說，卻是提倡義俠行為的英雄故事，從水滸傳中我們不但可以見到中國民族如何頌揚義俠行為，並且片段的敘述中還能見到中國民族的愛鄉心理，門第觀念，和果報思想。

紅樓夢所記的是貴族社會的寫真，尤其是中國大家庭的縮影描寫中國家族中的倫理道德。在家族裏各個人最應該注重「孝」和服從家長的命令，全書可說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倫常道德看得極重，並且講述因情說色，由色悟空的大道，紅樓夢把中國家族制度的特色，弱點完全暴露出來，它的中心思想雖然能反映中國民族性，不過結局的悲劇，似乎和中國民族的樂天精神不免違反。王國維在紅樓夢論中說：「我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有紅樓夢矣，彼紅樓復夢，續紅樓夢者曷爲而作也，又曷爲而有反對紅樓夢之兒女英雄傳？故我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

西遊記的主旨，大概如作者云：「衆僧們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緣由……三藏籍口不言，但以手指心點頭幾度。衆僧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誓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到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回轉，皇圖永固。」這部小說是佛家神話的總匯。

封神榜演義敘述的都是神話，對於民間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均發生重大影響，而全書中心思想似乎是認有德的君子不但鬼神輔佑，並且遲早總能收復天下，偏重宿命主義的傾向。這部小說可說是

道家神話的總匯

聊齋誌異所講大多是鬼怪，一切草木鳥獸妖精鬼怪都能變作人形，能吐人言，和人發生種種關係，其中所述狐仙尤其寫得有聲有色，對於民衆心理亦有極大影響。

以上所寫的都是舊小說，呈于中國新小說中魯迅的阿Q正傳會傳阿Q可笑的舉止行動，便深刻地描寫出中國民族性來。是活描中國民族性的劣點，這種民族性是平常既愛妄自尊大，而在吃了苦頭的時候，卻又善於妄爲自慰。

四、中國戲劇與民族性

中國戲劇有悠久的歷史，其中存着民族性的反映，同時對於民衆生活的影響極大。因爲它是爲大衆人民的娛樂。他們從看劇獲得歷史的知識；也從聽戲獲得道德觀念的判斷力。

中國戲劇中，北曲以西廂記爲最有名；南曲以琵琶記爲最出色。西廂記的藝術價值全在它有詩的風格，詞章華麗而音節又復和諧動人，琵琶記裏描寫的情節雖很簡單，不過表現的中國民族傳統思想卻極顯明，大意是在表揚綱常名教。

中國戲劇的特色在「寫意」，一切都是象徵人生或是觀念的代表，它所表示的重在觀念，事實還在其次。他們的思想行動運動都是依照定律的，含有代表性的就是結構，每一件不公平的事情也都有調和。每一件不公平的事情，立刻就有一件隨後而來的快樂事情來救濟。好人起初好像是倒霉，不過結果越是倒霉得久，便一定會勝利。運命的輪轉，歸根還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中國戲劇，不但在人物結構結局方面是如此，就是「臉譜」之類，也都是觀念的代表，更是以表現民族的思想。戲劇的臉譜既提倡和平思想，亦崇尚公正是非。

五、中國神話故事傳說語

神話，故事，傳說及謎語，並不是失了意義的遺留物，而是民衆質樸的思想，或感情的表現。

神話是原始信仰與原始生活的混合的表現，神話中所講的雖是神的事情，但這些神的行事，實爲原始人民生活狀況及心理狀況的反映，中國神話因受儒家學說不甚發達，即現存神話亦祇是斷片而已，而且一部分似經後人修改，有演化的痕跡，更是北，中，南三部民族的神

話的混合物。主于自然神話亦極少，如日神之名義和，是神之有牛郎織女相會，更有精衛與刑天的神話，描寫象徵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意志等。

傳說與故事，他的發生很早，傳播極廣，就是農夫也有幾隻以口耳相授受的傳說與故事，所以影響民衆心理勢力亦極大。中國傳說與故事中流傳最廣的如呂洞賓故事、徐文長故事等而普遍傳誦的則爲孟姜女故事。據顧頡剛氏說從這個故事且就可以看到民衆感情和想像表現。他說：「……民衆的感情中爲了充滿着夫妻離別的悲哀，故有搗衣寄遠的詩歌，醜醜爲孟姜女尋夫送衣的故事，有登高望天的心願，醜醜爲孟姜女築臺望遠的故事，有骸骨撐柱的猜想，醜醜爲孟姜女哭崩長城滴血骨的故事，所以我們與其說孟姜女故事的本來面目爲民衆所譌變，不如說從民衆好感情與想像中建立出一個或若干個孟姜女來」

謎語是民衆智慧的鑰匙，他們可以用來表現自己的智慧，用來度量別人的智慧，所以也能反映民衆的生活與思想。

六、中國諺語、格言、歌謠、與民族性

中國民間文學中諺語，格言及歌謠，家傳戶誦，盡人皆知，流傳歷史悠久，流行地域廣大，不但對於民族理想及特性有重大影響，並且亦能反映這種理想及特性。

諺語的內容，以論述世態人情爲主，間亦有單指天然現象爲目的者，但主旨所在依舊在世態人情，所謂托物在彼，寄與在此，它不但能暴露整個民族的特性，而且更兼具人生處世於某一時代可以奉行的真理。

格言在中國向爲一般人民所尊重，奉爲道德行爲的極則與實際的生活哲學。它與一般民衆的生活共始終，也就變成了整個民族生活與思想的表现物；同時想藉社會傳播的勢力，更可以把大眾的思想行爲在潛移默化中，陶鑄成同一的型式。

歌謠是民衆感情的流露，也可說是民衆抒情的結晶，真是民族自然而共同心音的表现，亦是民族性映得最顯著的東西。民族性固可從歌謠方面表現出來，同時歌謠也可影響民族性的形成，因歌謠經普遍傳誦後，就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整個民族的生活習慣或風土人情。這樣

積極的進行，因陶融民族意識，亦得趨向於同一民族性的發展。

根據諺語，格言，與歌謠的表现，知道中國民族最重要的理想：是對於宇宙，尊重現世；對於人生，注重家族；對於事物力求享受。不過在天，地，人三才之中，則以人爲出發點，也以人生爲歸宿處。

中國民族對於宇宙及人生都注重一個「和」字，因此融和天道，及人道，產生了天命觀念；對於事物及人生，常注重一個「樂」字，由于重視人生享樂，所以力求淳樸的生活；在家族生活方面，既要力求家族關係的和睦，更因重視家族生活的融樂，故重倫常道德，以家族爲中心，推及個人修身和鄉黨親誼。

七、中國繪畫音樂生活藝術與民族性

繪畫方面，中國民族最愛和平淡泊，圖畫亦以平淡天真爲好，要能使人見之心曠神怡，超然物外；用筆着色，最重調和之中能有奇趣。中國畫題材普通多偏於花卉，翎，翎，及山水，注重內部心靈，要能氣韻生動，眉目傳神；如花鳥重粗枝大葉；山水則重視整個統一性與調和性。凡此種種特點都可說是民族特性的表现。

音樂方面中國除五聲音階以外，別的一切復音都極少發現。凡五聲音階裏所包含的各音都是純單調，都是協和音，各種歌曲裏，雖然也有所謂板眼；但節拍的意義殊欠明瞭，間或有之，亦是非常簡單，並且歌曲的起落亦是非常隨便，這種音樂亦正可表现中國民族性是古穆幽靜，調和，平坦，教漫，單調與隨便。

生活藝術方面，中國建築注重與自然和諧爲原則，富於和平知足精神，中國無論宮殿，廟宇和家園，都含有入世精神，表示着莊嚴靜穆能與大自然諧和一致。中國飲食名聞世界，對於食物烹調，成爲一種國民藝術。大概中國人對於生活極講享樂，極重趣味，所以在閒適的時候愛品茗下棋，蒔花養鳥，遊山玩水也可以說是民族性的一種表现。

參考材料

- | | | | |
|---------|----------|--------|----------|
| 1. 張惠衣 | 歷代平民詩集 | 6. 玄珠 | 中國神話研究 |
| 2. 易君左譯 | 中國小說概論 | 7. 顧頡剛 | 孟姜女故事研究集 |
| 3. 薩孟武 | 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 8. 唐學詠 | 音樂與民族性 |
| 4. 王國維 | 紅樓夢評論 | 9. 郭紹虞 | 諺語的研究 |
| 5. 魯迅 | 阿Q正傳 | | |



創造與選材 (續)

靳·極·蒼

對材料的三個階段：

一、記述材料 同於上所列第二項「記述」，不另。

二、因材料而付入己意 青年習作家們雖然在未成功為文學作家以前，他的同情心，也是豐富的，他的理想也是高超的，他感覺也是銳敏的，他的思想也是走向善的一方面的，所以也易於不滿現狀，易於發動同情心，而且有要因這個「不滿」去找尋「滿」的熱忱。魯迅所用的「撻德」二字，正可為他們這時的寫照，「橫素」探討「二詞」，正足以表示他們這時的精神。遇巧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很可以產生良好的作品，——表現社會批評社會的作品。不過這時作品上所顯示的作家的主旨常常因材料而不同罷了。比方寫工廠而詆毀有錢的經理，寫粥廠又歌頌富貴們的慈善就是。這就是作者未能成功處，也就是因材料付入己意容易產生第二項的後半相類。

三、因己意選用材料 這一項與前所論「主觀的選材」。及上文第三項「表現自己」相同，不另。

此所列兩個三項六類，除模仿類外，其餘五項全可產生良好的作品。在作品既完成之後，(專指良好者一方面而言)她們是不容易區分的。然而在作者操筆始作時，其區別則極為顯然。諸位作家們有此同感吧！

明白了以上所述，則前所列選材的第二類——客觀的選材，幾乎沒有討論的必要了。但是部分的文學理論家們仍然有人堅持

着要注意這項，因而一般青年們仍有的在被蒙蔽着，所以這一項的討論，反而比前一項尤為重要。前一項不過是說文學家們是如此如此，這一項才要討論我們應該如何如何呢？我作這篇文章的動機，說實話，原是專為的此項。你看有的人們在說：

選材是創造的最前端，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選材不恰當，就會影響作品，就會產生不了良好的作品。

作文時要慎於選材，不能信手拈來，即用為描寫的對象，即作為文章的主材。

這種話冒然一看來，也入情入理，再稍為一體驗，好像也近於事實。比方初習作文的孩子們題目是「初春」，而他偏會寫出荷花盛開，菊花美麗。題目是「夜雨」偏會寫上看到了雨點在花葉上亂轉，蝴蝶在花叢亂飛，又張紹元先生今文十弊中有一條說：

出言宜知謹慎，記事須有選擇。數年前試驗新生，國文題為「我之家庭」。有一生叙其父買妾別居，其母常與爭吵；祖母祖父，與母勃然。生為祖母之人，對於祖母及父，多懷不滿，怨詈之詞，形諸試卷。夫家庭骨肉，可記者多，何必專擇此種……

如此說來，不注意選材行麼？不過這種現象，根本是錯誤，根本是因為作者太幼稚了，對這班人講改正法用「選材」二字，實不如讓他們注意到所寫的文中的時地，人事為宜。讓他們時時注意着所寫的是什麼時候——是古是今，是冬是夏，是晝是夜，是晴天是陰天，所寫的是什麼地方——是南是北，是山是海中，是城

內是郊外，是平安地是危險地；所寫的是什麼人——是今人是古人，是官僚是百姓，是富賈是窮人，是文士是鄙夫；所寫的是什麼事——是戰爭是和平，是婚嫁是喪葬等。在敘述上，在形容上，都不要讓他們抵觸而有錯誤，以上那些毛病自然就減少了。同時什麼該寫，什麼不該寫，是情理的事，歸之於選材，似欠恰當。比如寫鴻門之宴說「項羽拍桌大怒」，譯英文小說說「福爾摩斯拂袖而起」等，都是錯誤，都因為常識不足而產生的錯誤，與選材是不相干的。

而且我們再看看文學作品們的選材吧！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曾出了一部中國新文學作品的總集，叫做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共有三集，第一集是矛盾編選，第二集是魯迅編選，第三集是鄭伯奇編選，所選的好毀是另一問題，然而中國新小說總集，包括作品比這個再多的，現下還是沒有，所以讓我們拿牠作依據吧！我們看牠們作品中的材料吧！第一集的篇名：

冰心：斯人獨憔悴，超人，寂寞悟，別後。盧隱：海濱故人。葉紹鈞：飯，孤獨。潘先生在難中。演講，一包東西。王統照：遺音，一欄之隔，技藝，車中。落華生：黃昏後，綴網勞蛛。孫復工：前途，隔絕的世界，家風。潘訓：心野雜記，晚上，鄉心。利民：三天勞工的自述。朴園：兩孝子。王思玷：偏枯，瘟疫，幾封用S著名的信。朱自清：笑的歷史，別。嚴既澄：不遇。許傑：慘霧賭徒吉順。徐志摩：老李的慘史，小賭婆兒的大話，……

算了罷，爲省篇幅起見，就僅列第一集的前半吧！我們由第一集的五十八個命題裏，很可以清楚的知道，任何材料是都可以入之於文學的，都可爲描寫的主體的。如此一來還能說必須選擇描寫的對象麼？還能說在下筆以前須先下一番選材的工夫麼？青年習作們不要終日的去找描寫的對象了，不要終日去選擇寫作的材料了，你們該先充實你們的學識，鍛鍊你們的思想，要先對人生有

了瞭解，對社會有了認識，對將來有了理想，總之要先有了自己的合乎真理的意欲，然再談創造吧！再談選材以表己意的創造吧！我們要知道：

文學家絕不是新聞採訪員，
文學家絕不是故事搜集者，
文學家絕不是趣聞抄錄者，
文學家絕不是純客觀的，較客觀的。或微有些客觀成分的寫作者。

他們是真理的探討者良好生活的發現者改進社會的督促者，罪惡生活的抨擊者，是純主觀的創作者。所以那能注意於區區的材料呢？

然而他們的一切，却都要由材料以表示之，說不注意，又那能完全合於事實呢？不過所注意的不是選什麼材料爲描寫的對象，而是選什麼材料適宜於表他的意欲，而是這個材料怎麼處理的適宜於表他的意欲。

按說選材料以表意欲之說，也不是絕對的話，因爲選也不過是選其易於表示或表示着省力者而已。真的偉大的作家們，是取任何材料，都能够運用之以表自己意欲的，都能够化之爲神奇，使之成爲文學作品中材料，而產生良好作品的。所以我敢大膽的說選材是懶惰的作家們的事，選材是愚蠢的作家們的事。我們青年習作家們，該注意於怎樣使一件材料表我們的意，怎樣使一件材料成爲文學中的材料，也就是怎樣能把一件庸凡的材料化之爲神奇，化之爲藝術化。

說實話，人世的一切事態，大部分都是庸俗的，平凡的，不是能合於藝術的。而且我更敢擔保的說，一切藝術品都是人爲的，都是人自己的力量把庸俗的化爲神奇，化爲藝術的，所以祇材料的選擇，那能產生藝術品呢！祇材料的記述，那能成爲文學呢？新聞第三版的社會新聞不能叫做文學就是這個原因。所以

我們不該注意「選」，而該注意「用」，而該注意「化爲神奇」「化爲藝術」的「化」。

比方我們取了某件材料之後，於是設法使之藝術化，設法使之有義意化，設法能運用着牠表現我的意欲，使之能更近於真理，更具有動人的力量，於是將此材料使通過想像，在腦海中將牠複演；複演了，再審查審查何處好，何處不好，於是再加以修正複製；這樣了再使之複演；複演了再審查修正複製；於是再複演；……以至於作者認爲完善無缺時爲止。然後依此最後之複演者筆之爲篇。這篇小說就算成功了。這種作用就是化凡庸爲藝術的方法，化腐朽爲神奇的方法。又在複製複演，複演複製時，爲方便起見，也許取張三的一段事加入，也許取王五的一段事加入，也許取今人的一段事加入，也許取外人的一段事加入，祇要更能合於表作者的意欲，祇要更能合於藝術化，祇要更能增加感人之力量，祇要更能使作品中的人物生動拉入誰何人的材料都成。惟有一點點，就是作者必須把那些材料們色素同一了，情調一致了才成，而且必須使牠們同一一致於作品中的主人翁，簡單說，就是與主人翁同化，同化於主人翁。不然混亂的一群，怎能成爲文學作品呢？所以一篇文學作品既成之後，與材料的本來面目，真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呢？一篇小說常被人加以此某人之小傳，此某人之寫照此段記某人，此節指某事等的推測，也就是這個原因。

老舍在所著的「老牛破車」裏說：

事實是事實，是死的，怎能運用牠，是我們自己的事。Arnold Bennett 在巴黎的一個飯館裏，看見一老婦，她的舉止非常可笑。他就設想她曾經有過美的青春，由少艾而肥老，其間經過許多細小的不停的變化，於是他便決定寫那老婦們的故事。但這本書當開始動筆的時候，主角可已不是那個老婦，因爲她太老了，不足以惹起同情。……真人真事不

過是個起點，是個跳板。（文見事實的運用一篇內）。

老舍是個有經驗的作家，他這話當然是合於事實的，很可爲我上邊那段話的證明。尤其「真人真事不過是個起點，是個跳板」那句話，更足道出材料與作品關係的真面目。惟就此段我要加以注解，他說：「由少艾而肥老，其間經過許多細小不停的變化」。這兒所謂許多的變化，大部該是作者所知的實事，或由實事聯想出來的事，共同連系組織成功的。比方張小姐的一段戀愛史，李太太的一段風韻事或由此史此事再設想出來的史事等，作者都把牠拉入作品中，作爲主人翁的史及事。於色素情調方面，亦各使之主人翁化。這樣一來，許多不同人的有聲有色的事歸於一人，此一入當然就更活靈活現了。文學作品中的有名人物如武松，黛玉，寶玉等群人，概皆如此製成。又因爲把材料已經全「主人翁化」了的原故，所以雖然是不同人的事，然而寫出來却如一人的一樣了。知堂老人在「關於阿Q」一文內說，阿Q並沒有槍斃，作者硬把他槍斃了。其原因之一是由於作者對於死罪犯人沿路唱戲，大家唱戲的事很感興趣，借此寫進去。由這話我們可以知道：「槍斃」，「沿路唱戲」，「唱戲」是別人的事。作者把牠拉來送給阿Q了。知堂老人下文更明白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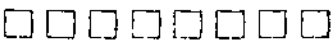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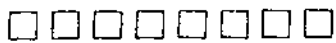
正傳中有許多乃是他的弟兄們的事，如對了主人家的僕婦跪下道，你給我做老婆罷，這事是另有主名的，移轉來歸入他的賬下……（見本刊二卷一期）

足知「阿Q正傳」採入了不少非阿Q的事。然而讀正傳的人，有誰會感覺到了那不是一人之事呢？原因就是作者已竟把牠們全同一化了，全阿Q性化了的原故啊。

由以上所說怎樣使材料成熟化的問題，也算部分的解決了吧！

文 藝 在 天 津

吳如倫



如果用文藝的尺來量現在的天津，天津便成一片災後待理的隴畝了。

天津並不是文化城，當然談不到大的文藝收穫；但只把過去的天津文藝界的情形來和現在的比較一下，已經能够很顯然的看出來，現在的天津文藝界是如何的荒涼和貧乏了。是的，天津的文藝界並不會放射過什麼耀目的白光，但因為天津一部分文藝同志的慘淡努力，文藝在天津也會昂首揚眉的吐過一口氣——那是在直奉戰爭之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勢力正在風起雲湧怒濤澎湃的時候，強烈的革命氣味從南國吹來，給予北地的人們一個新的刺戟。文藝是直接表現群眾思想的，所以在這北方民衆的思想正蕩着巨大變化的時候，那些文藝作品好像雨後春筍般的，都蓬蓬勃勃地茁茁起來，尤其是在天津。若是把這個時期許為天津文藝的中興時代，並不算得武斷。

讓我們先來看當時文藝在天津的勢力和範圍：甲，報紙上的文藝——那時是在鼎盛時期的報紙副刊，當然得推大公報的小公

園，他的主編是賦有文藝天才的何心冷先生，我們從心冷先生最初的創作「抵押品」里，便可以很瞭然的透視出來他的文藝描寫的技巧是如何的活潑與輕快，小公園由他來主編，其成績當然是不問可知了。在同時還有兩個「當仁不讓」的報紙副刊，也都在抖擻着精神鑿殖着文藝的園地：那是庸報的「副業」和商報的「雜貨店」。副業的主編人，筆者一時不能想起，僅能記得那個副刊編輯得十分精采，而且十分的純文藝化罷了，雜貨店的老板是吳秋塵先生，秋塵先生是最喜歡融冶舊文藝於一爐的文學家，所以他把商報的副刊定名為「雜貨店」，這正和他所主編的半月刊定名為「一爐」是同樣的意義。

我們讀過不少吳先生的文藝作品，篇篇都是既輕鬆而又緊洽的創作；這就無怪他能够把雜貨店幹得那麼生意興隆了。那時應運而生的還有華北新聞報的津津錄，東方日報的綠洲，益世報的益智櫻和大中時報的副刊，都是為了收穫文藝的花朵，開闢了廣大的園地而辛勤的耕耘着，灌溉着。其中津津錄和

綠洲都收到了極可觀的成績。益世報的益智櫻因為編者吳英華先生對於舊文學有着爐火純青的工夫，而對於新文學的認識稍差，所以益智櫻在他當政的時候，很少的機會能够見到新文藝作品，可是寫意的新詩，却常被吳先生很珍貴的選登出來。

後來由於物價的抬高，和人事的變動，商報和庸報的副刊一再的縮小，并換了主編人。華北新聞報與東方日報且前後的停了一版。在這個時候，益世報方振作精神的雄視一切，益智櫻被淘汰了，更擴大了篇幅而開闢了「語林」，編者是馬彥祥先生，於是乎天津文藝界的空氣為之一靜——好像是我們聞了巨雷以後的那麼一靜。語林却在天津文壇上揚眉吐氣的大放其萬丈光芒。不料惱怒了一位惟我獨尊的英雄，大公報副刊當然不甘居後，於是取消了小公園而名正言順的成立了「文學副刊」。外間流言，都說這個刊是由沈從文先生主編的，不過這位編者的態度走有點藏頭藏尾的罷了。在天津文藝正蒸蒸日上的時候，小型報紙中的導報居然也大顯身手的給天津文藝界留下條蘇軾的痕迹。導報的副刊都是一日一換的周刊，其間的純文藝周刊是「北國文藝」，是丁丁和楊大荒一些文藝同志所主辦的，由何心女士主編，周刊上所披錄的作品，都很有些「來頭大」趙景深，曾今可和徐轉蓬都給這個周刊寫稿子。編者和支持者主張是：「拋棄小布爾喬亞的劣根性，而腳踏實地的走向民衆的隊

里去。」所以很能抓住大部份的讀者心理。乙，刊物里的文藝——A，校刊：自從津市小學劃一制度和統一校名之後，差不多每個小學里都有校刊出版，而且都是很注重兒童文藝的，比較起來，我覺得以市立第二和市立第二十六兩處的校刊為更良好，寫到這里，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遺忘了一個專注意發掘文藝天才的「樂園」。這是天津私立秀山第一小學校的校刊，這是個有着長久歷史的老牌校刊。主編是馬泊懷先生，馬先生幾乎把他全副精神都放在培養校刊上面；故樂園里所登出的文藝作品，雖然都是些小學生的寫作，而寫來都是富有文學的意味。即使是一個貓捕鼠的平凡故事，都能够流露着兒童的生動的技巧。在天津文藝的中興時代，這些小作家們也的確占了相當的地位呢。當時中等學校也都有校刊出版，這是因為受了文藝狂潮激蕩的結果的自然現象。這些校刊，大都是校務和文藝並重的刊物，其中最純文藝的校刊，要屬天津中學了，他們最好的成績，有巨冊的「鈴鐺」和「一中文藝」。該校自最早就對於校刊十二分的注重，趙景深先生不是曾毛遂自薦的担任過該校的校刊編輯嗎？從此我們知道，該校校刊後來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也未嘗不是因為由來有自呢。南開中學出版的「南開」里的文藝，也很可觀；同時女生又獨立門戶的刊行了一種「嚶鳴月刊」，是一種專刊文藝作品的純文

藝刊物，真值得我們欽佩的。B，文藝社發行的刊物：在天津市里，一些文藝社所給予我們的印象，是力竭聲嘶的失敗，和前仆後繼的努力。天津文藝社的最能低頭苦幹的，應讓青星文藝社來坐第一把交椅。他們出版了青星文藝周刊，安靜的出了幾期之後，大概是因為經濟和時間的不允許，不久又改為青星雙周，刊物的內容却永遠是一貫的精美作品。從青星的低微定價上看，我們知道青星文藝社的發刊目的，純粹是為着向文藝界里供給食糧，而不是為着牟利，不幸這個文藝社終於因了經濟或人事的變故而告停刊了，當時更有許多文藝界的同志所組織的河北文藝社，中國文學研究會，燕社，曼聲文藝社和蜿蜒文藝社。河北文藝社時常在益世報上發表他們的作品。中國文學研究會每周一次的在國民日報上大量的發表文藝作品。燕社的作品，常常在東方日報上披錄，蜿蜒文藝社是担任大中時報的文藝周刊的。曼聲文藝社是在青星雙周停刊後，繼續在天津市里發行文藝刊物的。曼聲周刊在熱烈的刊行了十幾期後，也停了刊。眼見得天津的文藝界空虛起來，恰巧保定的煙文藝社把他們的周刊「煙」不遠千里的送到天津來，但是這一縷解救文藝饑荒的煙，不久也息滅了；可是未幾就有了益世報和大公報的為着文藝復興而爭霸文壇，於是消沉的文藝界旋復抬頭！

不幸的中日戰爭突然爆發，戰聲所及，

文藝界的一切都被震碎，好像是文藝的末日到了。

我們在刀兵徧地，戰報頻傳中度過了二年多的不安定而沉悶的生活，讓我們覺得十分意外的，這已經枯萎了的天津文藝界，居然又悄悄的放了新芽。一九四〇年像是個文藝復興的年頭，在報紙方面，不論是大型小型的報紙，都有了文藝專刊，如同庸報上的「文藝」和東亞晨報的「藝林」。刊物方面有天津文化社的「天津文化」。不過因為材料的飛漲，和戰亂的影響，各學校還不會有校刊出版。可是現在天津群眾已經不感覺文藝的缺乏，因為咫尺的北京正在流行着出版熱，現在全市的出版刊物不下拾餘種之多，一切的出版刊物都要首先運到天津來。在這些五光十色的刊物中，北京中國文藝社的月刊「中國文藝」更是絕對純文藝的雜誌，在上海的東方雜誌和文學等月刊完全消聲隱迹的現在，中國文藝確能像沙漠中的甘泉似的，給與我們很大的安慰。按照現在的情形，我們可以推想，在將來社會益趨安定，物價逐漸回落的時候，文藝在天津，一定會突飛猛進的恢復到事變以前的盛況，甚至於超過以往的成績，這要端看天津文藝圈里的同志們的努力奮鬥了。——我們謹以十二分的虔誠祝禱着這偉大時期的到來。

民二十九，三，十三。天津



我國前一世紀底

大衆戲劇作家兼實踐者

張鳴琦

(六)「岳侯訓子」——教忠教孝也。院本有「關侯訓子」一齣，命題好極；而按其曲白，滿紙都是誇張威武謂謂自矜，全不似以父教子之口氣。蓋傳家庭訓，貴有義方，以教忠孝爲大旨，庶觀感激發於風化人心大有裨也——作「岳侯訓子」。

(七)「英雄譜」——懲誨盜也——英雄好漢，爲千古義士美名，自「水滸」一書出，而大奸巨滑，公然冒其名以相誇耀。近世更演成戲文，則無識愚民，多從而譴義之，附和之；及至效尤無忌，法網躬罹，始悟戲文之誤我，爲世人笑。此趙文雄除暴勦奸，所以正名定義也——作「英雄譜」。

(八)「風流鑿」——懲誨淫也。導淫一端，莫甚於戲，亦莫捷於戲，而近世士大夫觀劇，每喜點演以博風趣。少年子女，情竇初開，環觀羣聽之下，有不蕩心失志者罕矣。取樂祇在一堂，流禍且及海內，奸拐之案，層見疊出，因此故耳。不知天道好還，害人終當自害，請君入彀，蓋有不接踵而自及者，勿疑造物者之巧而毒也——作「風流鑿」。

(九)「延壽錄」——記修心改相也。人之修短，本乎天定數也，而和即應之，有不爽累黍者。然相由心造，心一改而相亦應之，理之所在，數自可回。救人即以自救，其予奪之權，天主之，而亦未始非人心主之也——作「延壽錄」。

(十)「育怪圖」——懲溺女也。近世惡俗，至溺女一端忍極矣，亦慘極矣！呱呱墮地，即遭戕害，蔑倫傷化，言之痛心。訪問各鄉，往往如是；在官長既不違訪求而嚴禁，紳士復不爲設法而救援；輾轉效尤，無人喚醒，卒之草菅人命，相習成風，積此殺機，上干天怒，久

之必釀成大劫，此世道之大可憂者——作「育怪圖」。

(十一)「屠牛報」——懲私宰也。私宰耕牛，本甘禁例，而匪徒藐法，毫不顧忌。官長既視爲不急之務，而不加禁，即或循例出示，而役吏復從而賄庇，地棍因得以得奸。究之，殺法血光，上昏天日，亦造劫之一端也——作「屠牛報」。

(十二)「老年福」——勸惜穀也。天生五穀，所以活人，其恩等於父母，不惜者其罪即等於逆父母，雷霆之震，半爲此輩，非無故也。世人習焉不察，任意狼籍，於修齋供佛，則不惜千金，獨於惜穀一事，不肯歲費數十金，另僱一二貧老專司其任。莫大功德，眼前錯過，此天台老僧所以不免饞舌也——作「老年福」。

(十三)「文星現」——勸惜字也。聖賢垂教，首重文字，無此即無以爲教。百世之師，受恩何似？故不敬字，即爲背師。蚩蚩之民，固不足責，而身列士林者，亦且憚舉手之勞，高視闊步，以爲瑣屑而忽之。禮失而求諸野，所以猶望之田夫野老也——作「文星現」。

(十四)「掃螺記」——勸放生也。放生之說，本於佛氏；儒者或非之。不知聖人，萬物一體，故仁民必兼愛物，蓋天心好生，物情畏死，即螺螄魚鳥，莫不皆然。故能放生者，即上合天心，下盡物性，彼法中一念慈悲，即吾儒胞與全量也——作「掃螺記」。

(十五)「前出劫圖」——勸孝也。語云：「在數者難逃。」數之所在，理不可知，而實不知數仍以理爲斷。往往有本在劫中，而一念之誠，感動天地，因之頓超大劫者。百行之原，莫先乎孝，至性所發，自足動天地而泣鬼神，豈有不默爲護佑耶？——作「前出劫圖」。

(十六)「後出劫圖」——勸救濟也。急難遇救，關係性命，最爲天心所喜。張煥文以十五金救難民於垂死，而在劫之人，竟能留於刀下，無他，救人心切，其心本有生機也。救人即以救己，此好生之天，一定之理；理之所在，數目可回，祇在本人轉念間耳——作「後出劫圖」。

(十七)「義犬記」——懲負義也。生人食祿受恩，便有報主之誼，不獨臣之於君也。東賓主僕之間，無不各有所當盡，然趨炎避禍，相習成風，樂人之樂者，幾不知愛人之憂！嗚呼！犬馬戀主之爲，何而顧舊巢却走也——先生以是——作「義犬記」。

(十八)「回頭岸」——嘉賢妻孝女也。糟糠之妻，貧賤求去；犁牛之子，幹蠱自家；世風涼薄久矣！如張大年者，嗜賭濫交，交認論死，妻女宜何怨恫，乃間關求雪，死訴冥廷誠之所至，鬼泣神驚，謂不足勵薄俗而爲獄吏取子作棒喝乎？——先生以是作「回頭岸」。

(十九)「推磨記」——敬虔童媳也。視親生骨血而不慈，然孝子辛鮮，沉實隔膜之媳以孝哉？至於貧家養媳，適遇悍姑，上既不慈，下豈能孝？然惟孝不慈之父母，斯爲純孝；靈齊標替賤允諾，竟於弱女子中見之，蓋舉錢秀貞爲逆媳風逆子愧耶？——先生以是作「推磨記」。

(二十)「公平判」——懲不悌也。錢財重而骨肉輕，弟兄姑嫂之間每如陌路，甚以愛博不專，怨望父母，漸而腹誅，漸而犯顏，無復人子之禮。不知毆罵親長，律有明條，國典倖逃，冥刑不赦。朱福郎周大郎兩案，足爲鑑也——先生以是作「公平判」。

(二十一)「陰陽獄」——懲邪逆也。禍亂之興，必有藉口；當至仁至聖之朝，忽無爲而思逞，苟無一說焉，陷其心於禽獸，何至於心謀逆至此？雖然，會幾何時，血肉糜爛，誰爲戎首，宜各寒必，神道設教，或補刑政之窮乎？懲逆以作忠，勸邪以崇正——先生以是作「陰陽獄」。

(二十二)「硃砂痣」——勸全人骨肉也。世有不孝父母，未有不愛妻子者。至不得已而生離，肝腸寸寸裂矣。兵荒之後，子女流離，不仁者或賤畜之，或利市之；但聞息媯不言，不見文姬歸漢！嗚呼！天道好還，韓氏還妻可慕也——先生以是作「硃砂痣」。

(二十三)「同科報」勸濟急救嬰也。報應之理，夫豈無憑？然曷可

有爲而爲哉！誠使見義所在，不計利害以爲之，斯不求報，而報自神。觀於畢君郵嬰，林公救急，幾置榮辱於不問，然無不於十六年後獲報意外，是尙可刻木求劍也耶？——先生以是作「同科報」。

(二十四)「福壽圖」——懲輕生圖詐也。諺云：「三場人命一場火，絕大人家亦要破」。是人心不甚不願有人命也。想道日衰，動欲加人所不欲，或以死恫嚇，或藉屍要求，自害害人，事外生事，不舉李承紀冥罰以告世，案獄日滋繁矣——先生以是作「福壽圖」。

(二十五)「酒樓記」——戒爭鬪也。禮讓之風衰，眈眈小故，動至口角揮拳，視身命如兒戲。甚者蓄怨而施暗箭，假端以圖買禍，此心尙堪問哉！不知問官即難發覆，冤鬼豈肯相饒！狄三之成事可鑒也——先生以是作「酒樓記」。

(二十六)「綠林鐸」——敬盜也。盜賊不無漏網，國憲若有窮時，不知官吏訪拿不避，冥司勾攝難逃，事主追捕可寬，冤鬼相隨不脫，計將兩盜，足爲謀財害命者殷鑒矣。至於禁賭以堵盜源，又望賢有司作先事謀也——先生以是作「綠林鐸」。

(二十七)「劫海圖」——分善惡勸投誠也。兵戈既作，死喪無算，一若玉石之俱焚。不知死忠死節與惡貫滿盈者，先各有一避死之心，天故不必其不死；此外者，天無不遂其志。求生得生，冥冥中自有威權也。疑團不破，懲勸無權——先生以是作「劫海圖」。

(二十八)「燒香案」——戒婦女入廟也。男子狎邪，衆人側目；婦女入廟，習爲固然。不知天下之害。每在不及防檢之中；三姑六婆，無非淫盜之媒。名門閨媛，被誘自盡，且不敢舉發者，所在多有。雖日果報相循，冥冥中樞機默握，然亦風教之大害也——先生以是作「燒香案」。

看了以上底劇名和附記底小序，對於余治所「懲勸」的標的，總可得到一個簡略的概念。余治在「答案問」中，也提到這一點，他所列舉的應該予以糾正的「通病」有：不孝（包括逆子逆媳），盜風，賭風，訟風，詐風，墮胎，溺女，焚棺，搶孀，騙寡，宰牛，捕蛙，輕生自盡，積屍圖害，爭田奪產，乃至輕棄字紙五穀，殺生害命，好談閻

闊，奢華暴珍，虐婢虐媳等等。這些「通病」，在他底劇本裏，一大部都被寫到。鄭振鐸說：「作者下筆時，教訓的意味太重，戲劇底興趣未免爲之減削不少耳。」盧冀野說：「這樣一位道學先生，其作品之流爲教訓主義的曲本，自無可疑。」都是很切當的批評。但筆者在前面已經說過，余治之值得推崇，絕不在於他底皮黃戲底寫作上，因爲由戲劇底本身來講，他另有更值得推崇的所在——就是那反陽春白雪的論調，和把戲劇大衆化了的主張。

「庶幾堂今樂」所收的二十八種劇本，據鄭振鐸，青木正兒和盧冀野所說，仍流行扮演於今日舞台上的，只有「硃砂痣」一齣。齊如山在「京劇之變遷」上，曾提到「後勸農」，「風流鑑」，「活佛圖」，「同胞案」，「義民記」，「老年福」，「岳侯訓子」，「英雄譜」，「掃螺記」，「前出劫」，「後出劫」，「義犬記」，「回頭岸」，「推磨記」，「酒樓記」及「燒香案」等十六種戲底情節，想來在二三十年前，這些戲也未絕於劇場。

在寫作劇本之外，余治還是一個實踐家，鄭官應在「庶幾堂今樂」書後說：

「先生晚年獨取近世足爲勸戒事演爲雜劇，收童豎之無告者，令梨園老優教以歌歎，而自爲之行列節奏。携以出游，資用屢困。……」

由此可見，余治爲了上演自作的劇本，曾組織過劇團（科班）到各地游行過。雖說到後來，因爲有病，不得不「散諸僮，各爲之所」，但他在戲劇上底實際的努力，尤其不是我們應該忘記的。

總之，余治是十九世紀我國底一個大戲劇家，他寫了許多種皮黃戲本，並曾從事於實際的演劇，他有一套戲劇大衆化的主張與理論，他更有一套「勸懲」的雄心。無論由戲劇史來看，由演劇史（特別是皮黃底演劇史）來看，由戲劇之哲學的和教育的發展來看，他都有值得介紹的價值。但一般人都只注意他在戲曲文學上底貢獻，忽略了底更深更大的功勞。這是筆者在最後應向讀者特別提明的。

（二十九年二月十日北京。）

大樹館

美術社

地址：和外琉璃廠67號

獨家製造，石膏模型
承作銅像，木彫石刻
經理國內，時賢書畫
專營治印，刻竹彫牙
兼售中外，各種郵票

新書預告

瞬息京華

林語堂著
白林譯

書出旬中六月
五角一元定價

北京市東安市場

東風書店

售經

外埠函購不加寄費

セラ万年筆北京總批發處

李廣泰自來水筆專家

經銷名廠·各種金筆
修配零件·電刻姓名

地址：北京燈市口七十九號

戲 劇 的 起 源

孟

玖

藝術的起源，學者之間有人以為起源於自然的模仿，誠然，模仿是人類本能之一，譬如小孩看見爸爸嘴上叨着煙斗，他不知不覺的把玩具或手指也放到嘴裏去了，他到戲園子裏去看戲，回家以後，便要塗脂抹粉，穿上彩衣，哼唱兩句，或手舞足蹈了一場。歐洲上古民族「穴居」的時代，在石巖或沙土上描繪樹林或鳥獸的形狀，「湖居」的民族，多半將波紋，水藻，魚，蟹，蝦，蟹的圖形，刻繪於用具上，據說埃及古代建築的大圓柱，是一種荷花的模仿，「金字塔」在最初是一種風沙堆積的模仿，所以亞力士多德 Aristotle 說藝術是起源於自然的模仿。

有人以為藝術是起源於人類餘力表現的遊戲，例如遊戲幾乎就是小孩的全生活，小孩的任意描繪，便成為圖畫，述說故事，便成為文學的創作，聽講故事，便成為文學的欣賞，堆搭積木，便成為建築，玩弄黏土，便成為雕刻，愛唱歌謠，便成為音樂，迴旋跳躍，便成為舞蹈，學成人的生活，便成為演劇。所以斯賓塞 Spencer 說藝術是起源於遊戲本能的表現。

除了以上兩種說法以外，還有人以為藝術起源於愛美心理的表現，起源於兩性的求悅心理的要求。這種種說法，不能說絕對沒有理由，不過那是片面的，因為他們根本否認了藝術與生活的關係。試問離開了生活，藝術還有存在的餘地麼？藝術與生活既然是不可分離的兩件東西，現在我們是無法否認的，那麼，按着這原則來推求藝術的起源，也許比較能得到一個可信的結果。

一切藝術都是人類為了生存而競爭的工具，這說法雖然有點偏於唯物，但是人類生活上告訴我們的事實那是無可否認的。

最早的藝術也許是雕刻，那時仍在漁獵時代，人類以石器為生存競爭的唯一武器。那時的部落中的酋長，靠着自己的特別強健的體力和特別銳敏的腦力，他把燧石磨成斧頭，刀，箭鏃等，以後漸漸知道利用獸骨，作成骨器，把大獸骨可以造成極有趣的魚叉，以及其他用具等，磨練得特別光潔與勻稱，為了使用的時候，可以適合，準確，稱手。

圖畫的起源，大概也是與生活有關係的，最初有人發現了石灰煤炭赭石等，可以畫些顏色在石或人的身上，他們開始文飾他們的身體和器具，男子在出發戰鬥之前，都要塗些顏色在臉上——有如現在皮簧戲台上的戲子一般——根本是在引起敵人的恐懼，或在盾上畫個特別的標記，以作區別部落的暗號，以免在戰鬥時自相殘殺。有的在柄石斧上，畫上幾對鹿角，那就是表示自己曾經射殺過幾隻鹿了！有的在箭鏃上畫一些記號，以便在打獵的時候，一隻中了箭而不即倒地的鹿，奔到別處死了，原射獵者可以認明領取。這些身體上器具上的裝飾，最初都是為生活的實用，以後纔進而成圖畫的藝術。

音樂與跳舞這兩種藝術，是在人類還未脫離了動物的境界時便產生了的，因為一時的高興，或過分的愉快，便叫喊或歌唱，甚至狂歡而

手舞足蹈，這種境界是有的。詩大序上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種感情的自然的表現，也就是詩歌與舞蹈產生的原因之一。不過原始的歌謠，不僅是爲個人的感情的發抒，並且爲原始人類共同生活中的工作歌或鼓動作戰的合唱的樂歌，有如現在的龐麥歌或軍樂，當然與團體生活的關係最大。波格達諾夫說：「在共同勞動中，除了勞動呼聲之外，也還有與牠同時並起的規則的音響。例如木匠工作的時候，所生的斧音之類由工作本身所引起的，就是音響。還有爲了要使各人的用力能有同時性，由誰敲擊木棍，整齊勞動調子的時候，也有聲響的。這種木棍，便是那最野蠻種族所愛好的樂器大鼓的原型和萌芽。以後，代木棍而起的，是一種在春穀日上綁着皮的東西。到了這樣，便已是像樣的大鼓了。音樂中最簡單的要素——那拍子，是從集團的勞動的條件中產生的。」因此我們可以推知音樂是團結羣衆的工具，一羣散漫的人，在合唱之下，可以全體發生同樣的感情。而古代的「故事詩歌」，正是讓後代子孫從那詩歌中聽見了祖先的呼聲；鼓舞其作戰的力量。

舞蹈，那種強烈而有節奏的動作，發洩着那鬱積在身內的過剩的精力與劇烈的情感，在個人也是覺得愉快的。但是最要的，乃是組織的效用。牠能使一羣過着不安定生活的野蠻人，在遇到共同危險的時候，團結在一起，取同一的態度，同一的志願，同一的目的去行動。舞蹈訓練得野蠻人能合作，幾乎等於原始軍事訓練的雛型。在野蠻的部落裏，舞蹈總是盛行的，例如苗裔的跳月，美洲土人的土風舞等，因爲一個野蠻人生活中需要的原故。

我們已經不憚煩的把雕刻，繪畫，音樂，舞蹈等的起源，簡單的敘述過了，因爲戲劇是一種綜合的藝術，至少與牠們的關係很密切，所以在未說到原始的戲劇之前，不得不把藝術的起源略加解說，以下纔歸到本題呢。

二

原始的藝術，我們在前面已略述一二，戲劇既是一種綜合的藝術，當然原始的戲劇與原始的藝術有密切的關係，在歐洲研究戲劇的起源往往從希臘的戲劇說起，其實戲劇到了希臘文化鼎盛時代，已發展到一個相當完美的階段，離戲劇的成熟期已不在遠，所以我們在研究戲劇的起源，不應當開頭從希臘說起，至少應當先從原始的戲劇說起。有如研究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不應當開首就是詩經楚辭，詩經楚辭以前的初民時期文學的收穫，是應當加以研究與推想的。

原始的戲劇，和別的藝術一樣，是與生產，勞動保護種族的延續有着密切關係的。

在澳大利亞，原始時代，部落與部落間的戰爭是常有的，而且這種戰爭是很劇烈的，每次總有許多人受傷或死亡。爲了使那些戰士們的機敏發達起來，土人們常常相對地作戰爭的遊戲。模做着戰鬥時一切撲躍抗拒的動作，並且在戰爭之前，有時借着跳舞以鼓勵士心。結果勝者跳着舞回來，敗者哀鳴嘆息以示其屈服。

以下這兩個故事，是普通戲劇史上常記載的。一是愛斯基摩人狩獵海豹的故事，一是阿留丁羣島上的土人模做着狩獵者與大鳥的故事。

我們試看愛斯基摩人狩獵海豹的情形吧！他戴着海豹型的假面具，匍匐着去接近牠，他努力地模做着海豹的樣子，抬起頭來，他模做着牠的一切的動作，然後，隱潛到牠的近傍之後，才下決心把牠殺死了。這種模做着動物的舉動的事，引起了原始人類對於狩獵模做的興趣。在澳大利亞那裏，就有着這類的默劇的表演。樂隊是由一些土女所組織的，她們嘴裏唱着古怪的調子，手裏拿着以獸皮編成的鼓，單調的敲着。有些人便裝作野獸的樣子，在地上匍匐着，吃着野食。另一些人便裝作狩獵者的樣子，跑來圍住了這些野獸，並且做出種種射獵的神情，以顯示狩獵者的最後的勝利。

——(未完)——

「雷雨」的

年齡問題

秦伏襄
蕭金

「雷雨」是曹禹先生的戲劇三部曲之一，也是曹禹先生之成名作，從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關於劇本的創作，始終不像詩和小說那樣大量的供獻給讀者。可是曹禹先生的「雷雨」卻實是一個成熟的劇本，創立了曹禹先生在劇壇成功的基礎，給予這荒蕪的劇壇上幾注生命的力量。

雖然大部份人說「雷雨」只描寫了家庭問題——一個舊家庭悲劇的演變。可是家庭的罪惡，家庭的問題，不仍是時代社會所影響而趨使的嗎。作者用了四鳳一個女孩子，聯繫了若干人複雜的關係。那悲慘苦楚的關係，使每個人都成了悲劇氛圍裡的人。這是周樸園的一手造成呢，是舊家庭呢，是時代呢，我們還不能不承認是時代的舊勢力，演成了這整個的悲劇。

所以「雷雨」的成功實在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

但是筆者在讀「雷雨」時，卻發現了「雷雨」的年齡問題是應該值得探討一下的。這便是繁漪的年齡與劇情的演變有了整個的衝突。

「雷雨」第一幕上，作者介紹大少爺周萍時，說周萍是約莫二十八九歲。同時此幕魯貴向四鳳說過這樣話：「大少爺比太太只小

六七歲」。所以繁漪的年齡應該是三十五六歲了，第四幕上繁漪對周萍說過：「我在這個死地方監獄似的周公館，陪着一個閹王十八年了」。所以繁漪下嫁周家的時候，是十八歲的樣子。

但是第三幕上，侍萍向周樸園苦述經歷時說：「三十年前，你爲了要趕緊娶那位有錢有門第的小姐，你們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離開周家的門」。

如果這裡的「娶那位有錢有門第的小姐」，「娶」字的意思是「訂」不是「娶」，則劇情的衝突還小。如果是娶，那麼繁漪下嫁周家的年齡是五六歲，那麼周樸園二十餘歲，卻娶一位五六歲的小姐，這豈不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嗎。而且與繁漪「陪着一個閹王十八年」的話也起了整個的矛盾。

事實上侍萍的：「你爲了要趕緊娶那位有錢有門第的小姐……」實在使讀者觀衆覺得是娶而不像訂的。

現在「雷雨」早已風行全國，且會有人譯成英文介紹到國外去。筆者不才，何敢吹毛求疵；不過總覺得「雷雨」繁漪的年齡實是一個疑團。筆者以前尚未見人討論此題，乃草此文，希高見之士，教而解之。則感謝非淺。

無
絃
琴
初
基

我雖有撫弄之意，在無絃琴上也彈不出高山流水的古調。但，它却更給我以默靜與沈思，使我一支流浪的歌曲有所依歸。

琴原有絃，然而已斷折。

我不是效古人的矯情，以無絃琴眩奇自己的清高；我只用它點綴生活的空虛。在沉沉月落的夜裡，紙窗櫺上有着青白色的冷，無絃琴在蕭然的壁上就給以古舊的溫暖。有一次一個友人看到它，想摘下來撫弄，然而他不由驚奇的喊起來：

——沒有絃呢！

——是的，我覺得無語的誠懇比多言的殷勤好得多。

友人默然了，我却聽出無絃琴的嘆息。它的憂鬱當比我更多；我會抱着它徘徊在冷雨的橋上，逡巡於煙雲花影的溪旁，爲了找那斷折絃上的一串歌。我曾在琴上寫滿了我的感愴，有風的多情，花的顏色；然而結果依然是一片空白的悵惘染滿了塵垢的污點。我慚愧於過去的罪與恨，不願再設絃於琴上，讓別人摸索我悲哀，歡樂的情緒。

倘有什麼煩惱，我就把它一筆付給無絃琴，無絃琴就沈默的發洩了我的感懷；我喜歡它不再去擾亂別人，如同一個溫柔的女人靜靜的忍受了丈夫的虐待。

我也要像無絃琴沈默下去，這一支流浪的歌曲不再呈獻給別人。

有絃琴免不掉斷絃的悲哀和遭受遺棄。彈琴的人死了，誰又會去撫撫這死人的遺物。它雖是恒古的沈默，也是恒古的安息。



詩

意

譚·紹·雲·

魚兒

魚兒呵，
你爲何掉尾而去？
是因爲前面的河岸，
攔住你的去路嗎？

海棠

牆角的海棠，
伸出頭來，
順受日光。
但日光偏不照伊呵！

種子

剩下的一粒種子，
被風吹到石縫裏。
幾經雨露濕潤；
乃透出芽來了！

小燕子

小燕子有母親；
我却沒有了！
我的幸福還比不上牠哩！

黑暗

羅綺叢中色眩人，
有千萬盞燈，
奈我猶意識是片黑暗！

野花

田野花開放，
我將牠移栽盆中，

忽然枯萎了！

江水

滔滔的江水，
整日整夜的向下流着
是有什麼待着你嗎？

失望

才透了芽的嫩葉兒，
尖端已現了焦枯，
我迺深處的失望了。

淚

淚，只是往外流，
有什麼用呢？
還是澆向心田吧！

回憶

回憶的滋味，
在失意人看來
是不堪細嚼的呵！

春愁

一間精緻的房子，本來是很高大的。
但是房子裏的空氣，都被春愁擠出去了；
怎不叫房子裏的人不悶死呢？

蒼藤

蒼藤繞在老條幹上，挨次生着葉子。
樹幹好似是龍身，葉便是怒目張的龍鱗了。
龍呵！你爲什麼不乘風飛去？

無

題

淺藍色的天
飢鷹長翼上
戴塊碎下的雲片；
分明是無力地
爲生在茫然奮飛
人們偏猜牠是悠閑。

許 可



落 花 辭

硯 叔

幾番春雨又春風？
往事悲涼憶念中！
故我依然花無恙，
雙頰銷却當年紅。
花開花落春如海，
惆悵鏡裏朱顏改。
便持卮酒駐紅顏，
紅顏那似花長在？
花開花落不勝愁，
春來春去幾時休？
愁對花開與花落，
苦恨華年逝悠悠。
年逝事往翻成憶，
一憶陳跡空悲泣。
落花如夢事如烟，
年華冉冉無消息！
莫更澆愁買醇醪，
酒悲起時恨不消！
曉鴛晴日金台影，
暮雨春陰玉轡橋。
太液池邊垂楊樹，
春風春雨朝復暮。

朝朝暮暮人事非，
暮暮朝朝樹如故！
飄風墜雨落花天，
含情不語立花前。
片片嬌紅輕落去，
苦懷往日倍悽然。
一自異鄉爲異客，
湖海風塵長漂泊！
沉痾國難兼家愁，
那更花開復花落？
撫今追昔淚汎漣，
寂寞馮鈇向誰彈？
乍爲陰雲籠日月，
遂教荆棘栖鳳鸞。
春雲春水情懷惱，
春花一例和人老！
轉憐春花落溷時，
不如柳絮盈池沼。
安得花落人長埋？
抵死不教委塵埃。
埋憂塚上忘憂草，
歲歲東風無主開！

潮 心 的 有 握 人 行 夜

天 上 的 明 星 在 別 亮 了 燈
火 帶 一 個 夜 行 人 也 束 緊 那 腰
明 星 明 星 伸 長 了 遊 子
的 路 也 指 點 出 千 山 萬 水 的 途 程
◇ ◇
媽 呀 你 添 有 幾 許 如 霜 的
白 髮 你 滴 出 黃 昏 月 下 迷 離 的 淚
影 媽 呀 在 你 的 無 踪 逃 過 那
年 海 裡 的 波 瀾
豈 知 兒 正 拼 着 命 望 斷 了 期
待 的 雙 睛
◇ ◇
披 着 破 衣 噓 着 冷 風
爲 覓 辛 苦 偉 大 的 代 價
搏 戰 於 堅 銳 的 荊 棘
朋 友 們 爽 利 地 奔 上 去 靜
待 天 明
呼 呼 的 風 在 心 潮 裡 呼 呼
夜 行 者 的 衣 衫 在 冰 雪 叢 中

笏山散人吟草 笏山散人

十月十日游燕京總統府

扶筇南海曉開門 親友招游倒玉樽
此日同慶雙十節 也留鴻爪雪泥痕

燕京

燕京爲客暮登樓 回首家山發旅愁
神武門東明月上 天文臺北暝煙收
遠遊始覺乾坤大 過隙還驚歲序遒
遙憶沙邊舊鷗鷺 漫天風露近中秋

游天壇

杖策東門曉露晞 威靈廟宇鎮京畿
年來旱魃爲災甚 誰效湯王剪爪祈

登古樓望西山

古樓閣上第三層 放眼西山酒乍醒
小雨晴時雲散盡 秋風夕照數峯青

雲水記

鮪臣

歐陽有感

雲謠波詭逞縱橫 虞詐居然竟締盟
匝地烽烟天外競 大千世界苦佳兵

答友贈句元均

呼鑿看劍志空賒 鬢髮蕭騷感物華
幽怨滿懷誰省得 前塵回首已無家
初學塗鴉愧未精 悔從文字誤平生
登龍喜沐荊州寵 佳什籠紗感啓明

散文詩

星雨錄 (一)

梅君

荒蕪的園裏祇有那棵長生的聖誕老樹仍舊翠綠，
多少死亡與絕望，正在引誘這棵孤獨冷靜的心呢？
老友啊！請聽那教堂的沉鐘已響着，——它是催醒了一切。
自覺吧！許多愛情都那樣甜蜜的獻在面前，——這是告訴我們『奮鬥』去！

垂死的絕望，正像纖練咬着我們囚徒的瘦腿一樣，
雖然都睜大了腥紅的眼，視察着心上的宇宙；
宇宙的輪子在靈魂裏還是飛快的跑着而窒息。

這是如何大的悲傷？——當我們聽到街上的情侶底合唱。

嫉妒的夜便會死一般的照蔽着我們的眼光；靈肉，脆弱的心，都將顫動而痛哭！……
『真的，沒有禮教與道德的縛束，罪惡從那裏生出。』

愛情多麼神聖！無論走到世界的那個角隅，總會看到那雙人的休息椅。
讓他們疲倦而甜蜜的安息。

小鳥在宇宙的中心唱着歌，星兒站在高處舞踏着，月亮嫵嫵的躲過大廳，在樹間，
河邊，綠影交織的裏面散步，多少花兒正在搔首，忸怩，……一切都是詩意了！

老友啊！你這孤零浮浪的人兒，你這冰冷的一棵心；不要再懈怠了，生命從血液裏
燒熱，快睡在大自然的懷裏吧！那樣溫柔的春風，已成了我們的愛人了。

多麼卑俗，醜陋的人生，將慢慢沉溺在死亡的泥水裏了！

我們還那樣誠懇，忠實的爲幸福跪到大智神的面前嗎？

神又給我們一個默然的回答：『降福給汝的子孫，……但我們是願意自己享到幸福的。』
子孫的幸福，從不會夢到眼裏：

全 國 著 名 雜 誌 介 紹

中國公論 (月刊)

政治經濟輿論

社址：北京郵局信箱46號

婦女新都會 (三日刊)

婦女生活畫報

社址：天津特別一區福州路26號

青年呼聲 (週刊)

青年問題研究專刊

社址：北京北長街26號

法文研究 (月刊)

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主辦

社址：西交民巷71號

中和月刊

研究學術·灌輸知識

社址：北京府右街運料門內學華軒

藝術與生活 (半月刊)

藝術綜合雜誌

社址：北京西長安街和記印書館

立言畫刊 (週刊)

戲劇文藝·生活綜合刊物

社址：北京宣武門外椿樹上三條

新婦女 (月刊)

婦女生活刊物

社址：北京中南海東四所

中國 (月刊)

政治·評論·文藝

社址：上海虬江號972路中聯社販賣部

再 建 (旬刊)

中國公論姊妹刊

社址：北京中國公論社轉

南京新命 (月刊)

政治·經濟·文化綜合雜誌

社址：南京復興路200號

東亞聯盟 (月刊)

政治·文藝綜合雜誌

社址：北京北魏胡同廿一號

朔 風 (月刊)

討論學術發揚東方文化

社址：北京西單北大街248號

華文大阪每日

政治·文藝綜合雜誌

發賣所 大阪每日 東京日日 新開社

濟南文教 (月刊)

文藝綜合雜誌

社址：濟南東關外華美街11號

南京國藝 (月刊)

純文藝雜誌

社址：南京中山北路55號

國 風 (半月刊)

評論·專著·翻譯綜合雜誌

社址：上海郵政信箱1032號

新 光 (月刊)

婦女·論著·美術·文藝等綜合

社址：北京西單二龍路30號

教育學報 (季刊)

研究教育刊物

社址：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東四所

全 家 福 (月刊)

婦女·小說·生活·漫畫綜合

社址：北京東城新開路45號

新 東 方

政治·經濟·文化綜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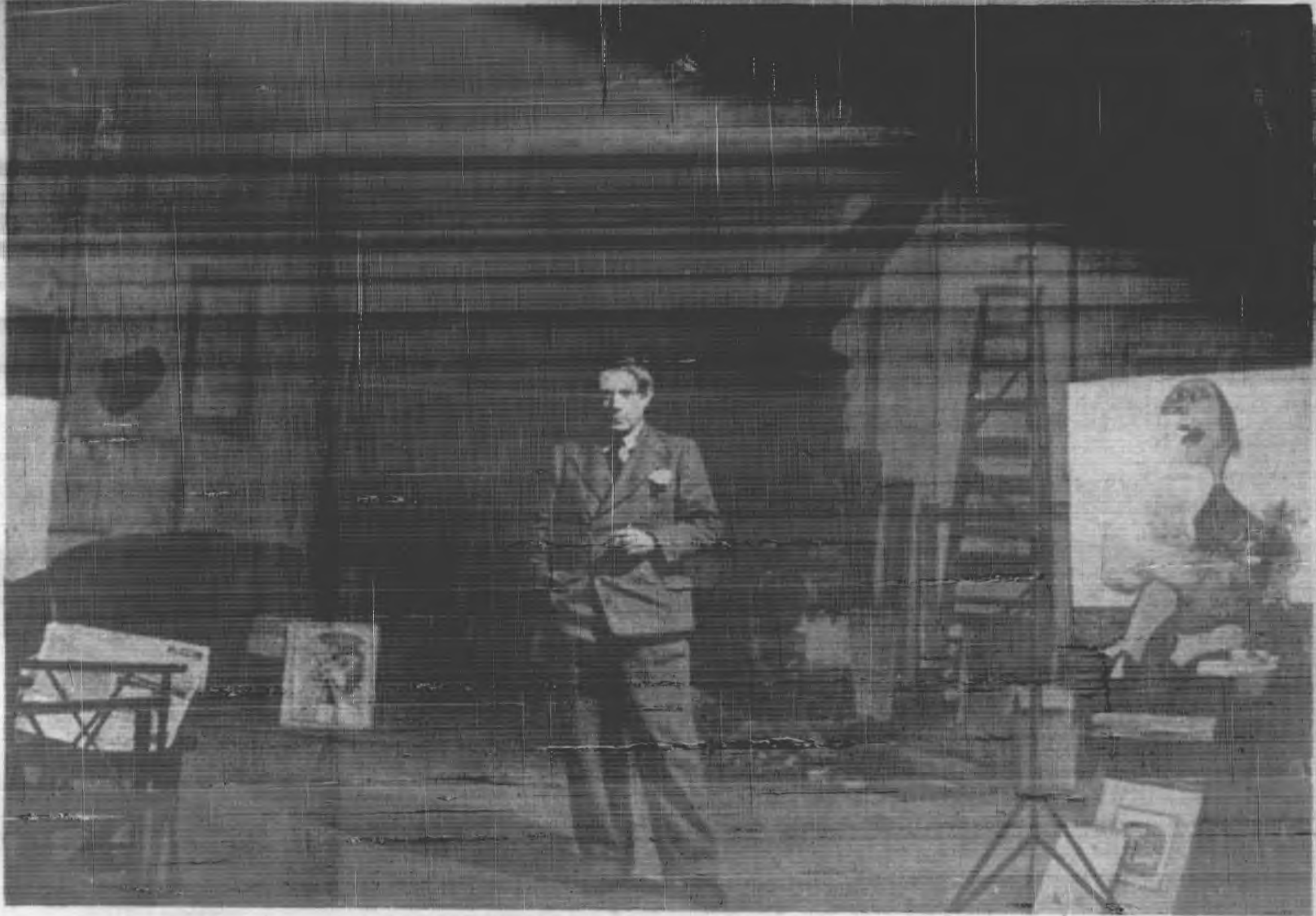
社址：南京太平路門帘橋三八二號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店 均 有 代 售

漫畫之頁

庚辰年春月
武清張子岡書





『立體派』繪畫創始者畢加索在其巴黎畫室留影圖中右

世界畫壇之怪傑

畢 加 索

旅美畫展介紹

諦聽譯

畢加索日前在美國舉行的旅行畫展，是今年世界畫壇最轟動的一件大事，他這番舉行的畫展，可以說是他數十年來與爭鬥的代價，雖然反對他的人說他的畫是胡塗，是滑稽的影射；讚頌他的人說他是一位有生命的偉大畫家；但無論如何，這二十五年來歐洲現代畫壇，他是最高榮譽的一個新派藝術家。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他在美國各地舉行的畫展，幾乎是世界每個文藝家目光的集中點了。

在這個盛大的畫展中，包括他四十年來的作品和最近的新作，每幅畫都經過精雕細琢的選剔，都經過畫展一覽無遺。由去年十一月十五日起分別在紐約和芝加哥兩地展覽，現在又運往波士頓，六月間將運往佛羅里達州博物館展覽。

畢加索今年年五十八歲，乍看來却像很年青的，他常常一個人夜裏風寒零在畫室的工作着，在這種孤寂的環境中，他的心靈可以任意地活動，思想出許多偉大的畫題，又因他揮寫自如的技巧形於畫布所以能够產出許多不凡的作品來，自從他開始作畫以來，據說現在已有約四千幅畫流傳在世界的各地，他一幅好的作品，價格竟達到二萬五千美金。

畢加索生於西班牙的「馬拉加」Malaga，父親是一位美術學校的教師，母親是意大利人，他健康的膚色，強壯的體格，十足地表露出他母親的遺傳性，他在小兒的時代，就異常愛好圖畫，喜歡顯色的天性幾乎尋常的孩子，有一次他畫了一個雖然笨拙而異常動人的大他，大家看了都笑起來。十五歲的時候，他已有了一間畫室，十九歲由他的故鄉去巴黎學畫。

在巴黎，機會的巧合使他結交了如塞尚、莫奈……等許多大畫家，他的眼界更加擴大，畫風也隨着改變了。他的「人體畫」和「風景畫」，這時已博得第一流的聲譽，著名作品：如「丑角」、「露絲」、「黑人」……等陸續產生，他的特點：就是每一幅畫完成後，作風和技巧，都有劇烈的改變，這種善於吸收嶄新的感覺，是其他畫不能比較的。歐洲大戰時期，他曾畫過宣傳畫，到一九一八年的巴黎畫壇畢加索雖然登上首領的地位，在這期間，他的藝術思想有了激烈的改變，在當時被一般人認為胡塗和野蠻的「立體派」他便是創始者。

畢加索使人佩服的不僅是在藝術上的表現，他理財的手腕也很聰明，他的財富，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但據巴黎的美術經紀人稱，恐怕世界上的畫家沒有多少能比得上他的，他在巴黎有五所房子，其中包括一所離巴黎很近的別墅，他在作畫之餘，會一享遊樂之樂。現代的大批評家都說畢加索是一位浪漫有生氣的偉大的天才。無疑地，在現代新藝術的藩籬中，畢加索的藝術表現，已經走入發展個性形體革命繪畫的尖端，雖然他那種激烈「變形」的繪畫，不為普通人容易看懂。



神秘的一刹那 (1900年作) 這幅畫是畢加索十九歲時的作品，當他搬到巴黎的時候，還是個易受誘惑的青年，物質的誘惑，使他沉醉於狂歡的城市生活中。這幅畫裏表現出的，黃色的燈光，紅色的椅，和藍色而妖媚的眼睛，都是他心靈活動的對象，他這時期的作風，還脫不掉「後期印象派」的窠臼，是剛開的風味，但火靈的騰躍，和流線的筆調，已經顯露很不平凡的天才了。



畢加索早年作畫的趣味，他的對象常常是寫可憐的小兒和江湖上無辜的貧人們，他這期的畫風更調靜的「藍色時代」走入一種憂鬱溫情的纖細畫風。

兩個賣藝人 and 一個犬 (一九〇五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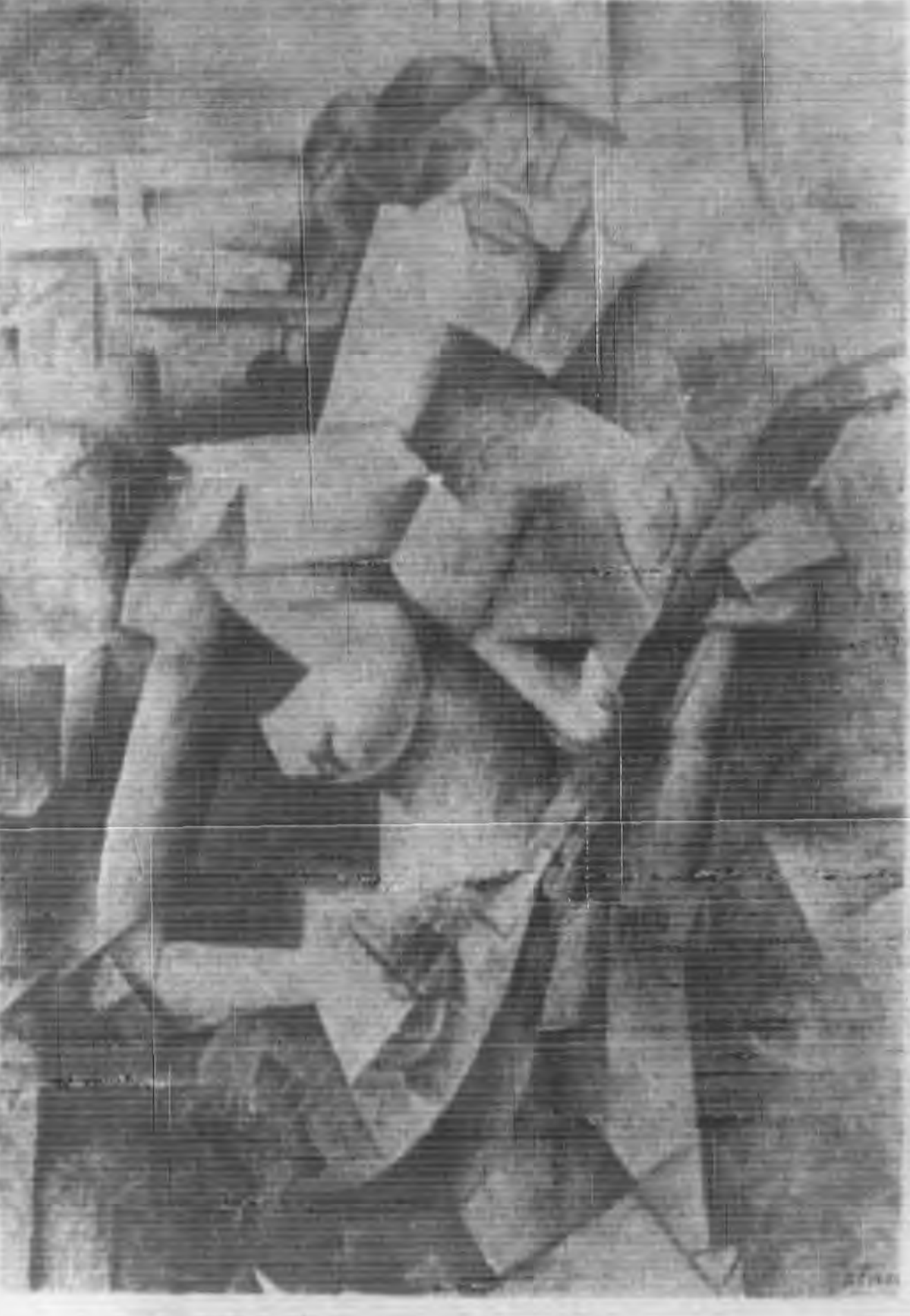
作畫畢加索在巴黎創成，被評家稱為「藍色時代」。其畫風單純的線條，托出畫面的調靜。

這是畢加索走入「黑人時代」的作品。(譯者按：在 一九〇七年，畢加索曾多到
塞內加爾，此對其作品有極大影響。) 他的作風已趨入「黃昏」的途徑，故此
「黃色時代」比之更進一步的表現。如色調引於黑人繪畫形式，頗傾向於非洲土人的藝術。



彈琴的婦人 (一九一〇年作)

這幅畫原名 Woman With a Mandolin 是畢加索從事於「立體主義」的嘗試作品。
這是他打破當時以寫物為對象藝術的傳統，步入了「自我創造」和「形體革命」的純粹
藝術領域的，很重要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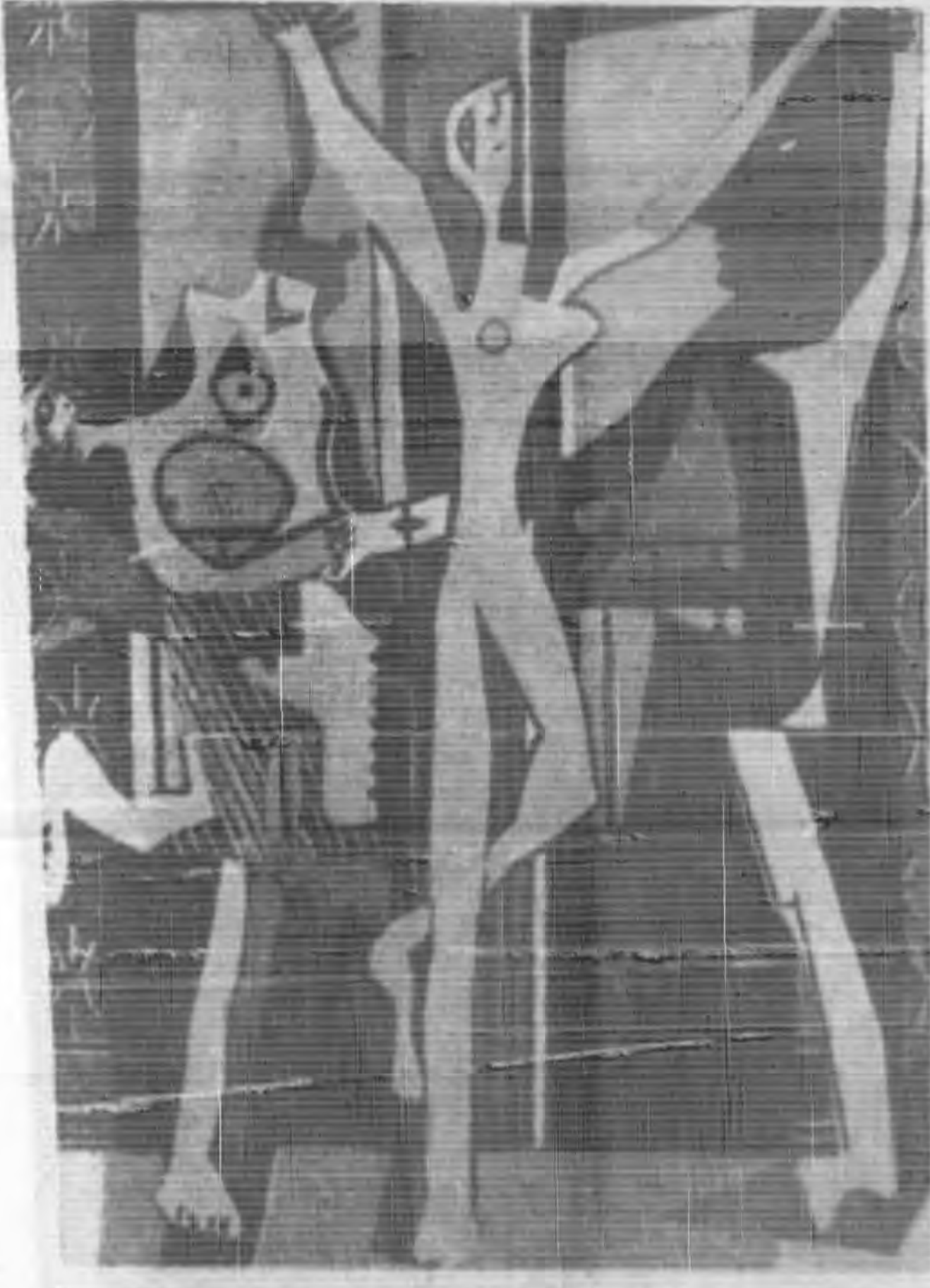


這幅「三人舞」是畢加索在「立體時代」(譯者按：一九一〇年) 又走入「黃昏時代」
「一九二五年」的作品。是他在這時期，將立體主義推到了新階段的作品，把人體的表現
更趨於抽象方法發揮出來。



三人舞 (一九二五年作)

這幅畫，是畢加索自創的「立體派」更進一步走入了純粹的「形體革命」完全
離開「寫物作用」的作品，同時是把繪畫帶進了一個更新境界的紀錄。(關於這
繪畫的詳細解釋參看本報第一版，現代繪畫一稿)



肖像(最近作)

這幅肖像，是畢加索表現他最新畫風的作品。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展覽在紐約「現代藝術陳列館」。在這個偉大的展覽會中，包括畢加索四十年的繪畫過程中各個時期，各個作風的作品，顯示出他的思想和畫風遞變的痕跡，因此也可以說是他一生繪畫生活回顧的展覽會，這種有意義的鼓動，給予世界藝海中投下一個很大的波紋。這幅畫像，尤其是代表他強烈個性的偉大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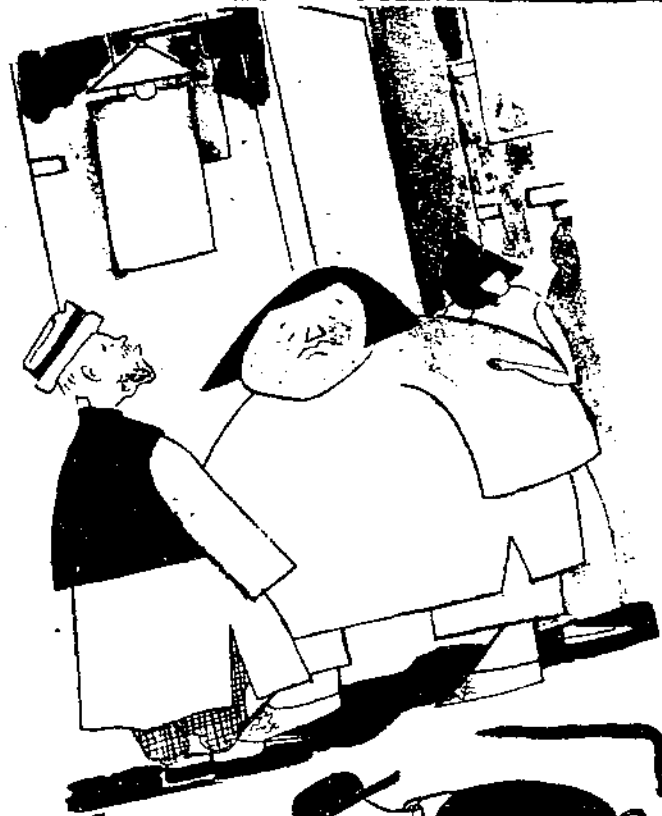


少年和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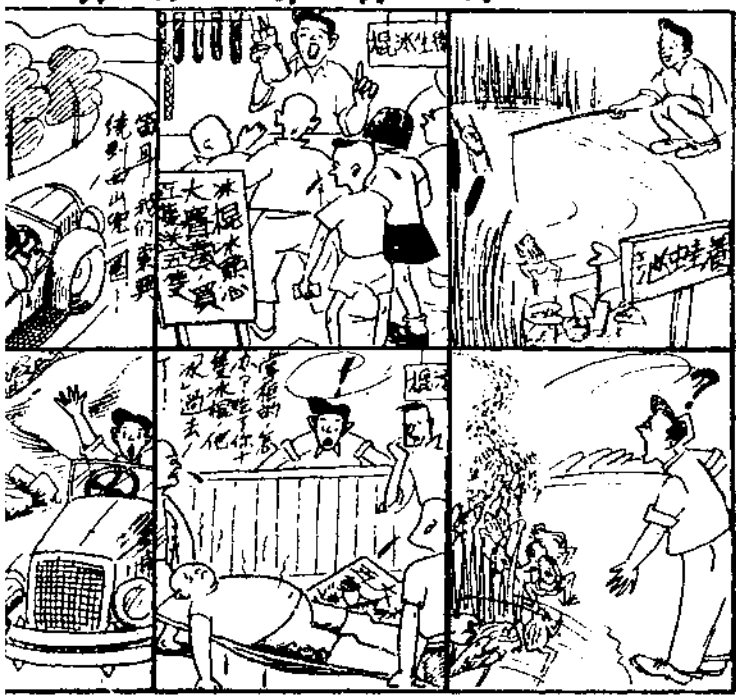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作

→ 這幅畫是畢加索一九三八年顯示特殊作風的新創作。這種未曾有過的野蠻風味的大膽變形，可稱一般畫家不敢想像的嚐試。少女面部奇特的結構，是如何的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他這種作風是受了希臘和非洲藝術的影響。大體說來仍然是一般人所看不懂的東西！然而，却正是現代繪畫最新的尖端。





神父：我贈你主的記號，你虔誠祈禱求主代
 你訴說吧！
 再者：感謝上帝！感謝長老！然則十字架不
 能繼續呀！





評「風」

司徒珂

王石子作 沙漠畫報社出版 二九年三月

北國文壇颯起一陣春風

「風」是王石子先生的近作，曾由沙漠畫報連載，本年三月由該報社以沙漠叢書之二印成單行本，內容係敘述一個大學女生墮落的故事，是以京西某大學作背景，以晚近北京大學生的浪漫生活為題材而寫出的。

在沉靜的華北文壇上很稀見長篇的作品，一則是因為一般作者沒有較大的精力，一則在印刷與紙價暴漲的今日，出版書籍是一件冒險的工作。所以我們對於「風」的出版，站在愛護文化的立場上，對出版者要加以慶賀的。

慶幸這北國文壇颯起一陣春風。

前些天，王石子先生寄來一本「風」和一封信，他希望我在通信上檢討這本書的內容，我回

信說：「我覺得有許多話不只要對先生說，還有說給社會和讀者們的必要」。因為我欽佩王君的毅力，況且對這本書的確也有些感觸，所以這次書評，選定了這個題目。正因為對於作者有着熱烈的期待，我不願意說幾句不管痛痒的話客氣幾句，恭維幾句，我願以研究的態度把自己的意見貢獻與作者，也貢獻與讀者，我虛心地等待着批判的批判。

本書的主人公丁莉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她是從中學畢業，就考進了××大學，在入學考試的那一天，她丟失了一塊手帕，於是這故事就從手帕這個關鍵而展開了。

撿着她手帕的是叫馬六荻，一個外表沉默，內心憂鬱，有熱情然而意志薄弱的男人，他愛了

莉，却在封建意識的壓迫下，和一個地痞的女兒結了婚。由於這新媳婦的刁悍，他母親自殺了。六荻的個性中含有着「因循，忍耐，好空想，好遷就老人們的議論。」幾種因素，他「違背了自己的理智看着父母掉在苦境裏，毀滅了自己的生活力，更害了丁莉。」

所謂更害了丁莉，是因為丁莉把自己的希望放在馬六荻的身上，六荻走了，去家鄉料理母親的喪事，丁莉以為他棄了她。六荻叫「一種黑暗勢力嚇怕了，他都沒有勇氣來反抗這婚姻，不敢接受丁莉的愛，致使丁莉掉在壞人的手裏。」

自馬離了丁以後，丁的內心充滿了急燥與怨恨，這時由一位交際花型的女同學吳曼娜介紹了

一位叫周享利的男同學，周也是從前會追過了，而沒有為丁青睞的一個，這時恰好是他進攻的機會。

周亨利是典型的公子哥兒，新思想的缺點與大都市的罪惡都充分地表現在他身上，他是一位享樂主義者，他有錢，有漂亮的外表，憑這個便可以任意的玩弄女性，他可以不負責任，而害了許多女人。丁莉就是一個受害者，等她懷孕的時候，他不答應和她結婚，而把她領到醫院去打胎，打胎的結果，丁莉因流血過多，心情又脆弱，她陷於嚴重的危險裏，幸虧在這時馬六荻來了，他不但沒有責備她，反自己慚愧自己的懦弱，他毅然地拿出自己二十鎊血輸給了莉，使她渡過了危險期，他決心從此要作一個勇敢的人。

他勇敢的表现，是在一天晚上他帶了一把刺刀找到周亨利家中去，他本想一刀扎死周，但當他伸手到衣袋裏摸那刺刀時，一忽而像是由淳厚推去堅定，摸出一枝煙來。「他雖然想「作一個有力的人」，但忠厚與懦弱，使他這報仇反惹下了殺身禍。」

他和丁莉都從舊生活裏拔出腳，他們預備着結婚，開始一個新生活，「家庭預備設在丁莉她父親前幾年讀書用的茶園裏，三間小房子，自然生長的雜草和菓樹，以及茅亭，菜畦，野禾，都是他倆深愛的，從此都想休學一年，可能範圍，他倆拿出一半時間找點事作，其餘就預備去種菜，讀書，六荻更寫幾本長書來咒詛這人間。丁莉願意做些刺繡補助生活」(P. 114)

「這件瑰麗的想像，在他倆以為離事實很近的，所以兩個傷殘的心上這幾天常常流着愉快。」(P. 115)

當這想像剛要和事實接觸的時候，一個絕大的不幸到來了，六荻在一個夜晚，在學校裏的一座人造山旁被人暗殺了，由於故事中的暗示知道那刺客定是周享利。六荻帶着懺悔，忿恨，不平的心情而死去，丁莉永住在瘋人院裏。

「這件事被人們談論了一時，就遺忘了，它像一陣風似地溜過這廣漠的宇宙。」(P. 118)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二

雖然這故事的情節由於作者技巧的影響而缺乏着強烈的感染力，(技巧問題下文再為檢討)只就這故事的現實的本身來說，它該被稱為含有時代價值的。筆者在本刊第六期曾介紹了一個劇本叫「新學究」的，那主人公是新思想流入中國後的一種變態的產物，那人物使我想究竟是新思想陷害了他呢？還是他沾污了新思想呢？當我讀「駱駝祥子」的時候，既明的墮落也使我想到，究竟是社會毀了他呢？還是他毀了社會呢？在讀「風」的時候，看到周享利的萬惡，丁莉的可憐，馬六荻的不幸，這又究竟是社會影響於他們的呢？還是由於他們本身的不健全，思想的不堅定，而自行墮落的呢？

新思想的本身來沒有罪過，自由變愛也絕不像一般老年人所想像的那麼如蛇蝎一樣的可怕。婚姻自由，社交公開是人類為了自己的幸福而喊出的一句真理。我親眼見有許多思想前進，意志堅定的青年們，自己正在吃着自己種的「甜果」。然而，中國社會好像是變戲法兒的那隻百寶箱，什麼主義，什麼思潮一到了這

裏就容易變了它們的原樣，往往都是「白」的變「黑」了，「是」的變「非」了。許多罪惡就在這變幻中產生出來。「新學究」中的康如水，「駱駝祥子」裏的既明，「風」裏的周享利和丁莉，這些人都是新思想胎盤中的病態的產兒。

「風」的作者應該有如此的認識，他應該把新思想的優點和缺點明顯地指示出來，他應該把丁莉墮落的原因和責任加重地指出，他才能盡了他時代的責任。

然而王石子先生沒有完全如我們所希望的，他的工作作了一部分，他在書中會借六荻和丁莉的對白說：

「荻，實在說，我是應當死的，像我這樣女人一死，就是給新女性們一篇宣言。」

「我們都是該死的，我覺得就是死，也該送到這些壞人刀下去死才對。」

「噯呀！可怕的舊禮教！可怕的新潮流，怎麼上天叫我們生在這時候呢？又叫我們都那們意志薄弱！」(P. 106)

在「後記」中，作者又說「女人們，還是拿丁莉當個鏡子吧」

她若有再多的一个智慧，也許得不了那個結果。」

我們可以從這幾段話去認識丁莉，同時也可以判斷着作者的人生觀。

第一個要討論的是丁莉墮落的原因，是新潮流害了她呢？還是她的行動沾污了新潮流呢？按事實來說，戀愛自由，社交公開這條路的本身何嘗有錯，只是行路的人邁錯了脚步，處於現代社會，不只是需要智慧，更重要的是毅力與判斷力，用教育上的名詞來說就是一種自覺 (Self-realization) 的精神，他們沒有認清了時代，沒有認清了社會，更沒有認清了他們自己。丁莉的墮落也無非是她自己走錯了路，她並不缺少智慧，而那沒有自覺的智慧正是她的致命傷，她意志薄弱，缺乏毅力，更缺乏判斷力。所以她的墮落的責任是在她自己，這個是不怨天，不尤人的，「怎麼上天叫我們生在這時候呢？」上天並沒有錯。「可怕的新潮流」新潮流又有什麼可怕呢？

作者對人生還缺乏着正確的認識，他以為新潮流是可怕的，這是第一個錯誤。第二，他雖然

在痛恨着舊禮教，但又同時爲舊禮教誇耀，如丁莉的父親，是一個思想落伍的人，但是作者却對他的思想暗示着贊許的意味，如丁莉父親說：

「你爸爸是叫時代丟下的人，唉！我總以爲這新文化還在試驗期間。」

「我不過告訴你現在的潮流還沒走入正軌。」

這兩段話表示着作者對於新文化的懷疑，同時也流露着作者對於舊禮教依然留戀，這段話的出現是在丁莉失貞之後，讀者讀到這裏正要責備丁莉的盲目，恰好丁莉的父親的批評出現了，這似是而非的論調只有擾亂了讀者的思想，使讀者也隨着作者對新文化加以懷疑，對舊禮教施以依戀。這種地方不能不說是作者太魯莽了，太疏忽了。進一步來說，這正是表現着作者人生觀中的矛盾的現象。

作者沒有明顯來批評丁莉的過失，最後反說她是「在命運上說，算不幸。」以這種「定命論」的觀念作一個結論，這一點，我們更不能不說是作者人生觀中的缺陷。

作者說了莉的死是給新女性的一篇宣言，丁莉可以當作女人們的鏡子。但是這宣言的內容該是些什麼話呢？在這面鏡子裏，

女人們能瞧見什麼呢？

談到這裏可以說是由於作者對人生缺乏着積極的態度，正確的認識，使「風」的時代價值留有遺憾。

三

一個文學作者對人生必須要抱有積極的態度，他才能擔負起領導時代的使命，有真實性的動人的文藝作品一定流貫着作者的感情，慾求與理想。如果作者對於人生不抱着積極的態度，他就不能夠和進步的力量呼應或融合；沒有進步的力量就不能夠大無畏地看清生活的真理，就不能創造出能夠推動生活的作品。

所以文學作者第一必須對人生先抱有積極的態度，和糾正時代，推動時代的「雄心」，（說是雄心還不大妥當，不如說是一種(Ambitious)這種意見筆者屢次地在前幾期的拙作中談起，我覺得這不是我個人希望，期待於作者們的。而是時代，是社會，是民衆所期待於他們的。爲了不辜負時代，社會，民衆的熱望，作者們不應草率，不應頹廢，雖然他們「心上結了許多病疾，常常疼痛，鬱燥。」這正是他們表現的動力。我們如此期待於每一個文學作者，我們更以熱誠期待於青年作者王石子先生。

中國自海禁開放以來，新思

想如多少個大風暴從四面八方急襲着這僵化着的古城，中國呢，又好像一個哺乳的嬰兒，被喂着多種不易消化的食物。這時，文學作者有如一個大夫，他首先要能診斷患者的病理，和他的醫學知識連合起來，這就是作者的人生意義與批判力。文學作品有如一付特效藥。

今日的中國是一個孱弱而多病的嬰兒，文學作者們却多半是不盡責任的庸醫。

在東方，近二三十年來，青年們迷戀於「黃金」，「身分」，「權貴」，「形式」慾中，精神流於俗化，沒有高尚的理想，沒有純潔的心靈。這可稱爲「東方的危機」。今日的中國青年都應該有一種超越時代的理想，對於舊時代的惡質遺傳要抱有革新的決意。

糾正流入中國的病態新潮流，是青年肩上的責任，尤其是每一個文學作者的責任。在中國青年層中充溢着物質慾，淫慾，形式慾。他們只顧外形，不講實際，精神俗化，理想空虛。其甚者有如「駱駝祥子」中的阮明，「新學究」中的康如水，「風」裏的周享利，他們的思想中充滿了不正當的慾望，他們行動侮棄了新文化。

中國文學作者們應當認清中

國當前的危機，這種內在的危機。他們要消極地指出這群敗類的日趨滅亡，積極地顯示新的生命的誕生。他們要負起糾正時代，領導時代的使命，自己本身必須要具有超越時代的精神，對於舊時代的惡質遺傳要抱有革新的決意。這一切表現文學作品裏，則完成了時代的偉大傑作的創造。

有人說今日的華北文壇充滿了「阿諛，迂濶，誇狂，淫逸」，這實在是恰當的批評，這風氣的造成乃是一般無聊的所謂文人的作孽，他們對時代沒有認識，但不去糾正時代反而助紂爲虐地助長惡風氣的滋長。這現象和我們的理想比起來，正好是一物的兩面。

我恐怕「風」也掉在這舊風氣裏，流入淫逸的一類，但是沒有。作者的人生觀雖然不健全，但是與我們的理想還有接近處。雖然他的技巧影響了他的思想的發揮，但總還瞧得出作者是懷着一顆善良的心。雖然他對人生缺乏積極的態度，但他已經盡量把這生活的黑影顯示在我們面前。所以對於王石子先生，我們應該策勵他，督促他，給他力量。因爲他是有熱情，要進步的作者。

四

這裏我再把「風」裏人物的創造，情節的安排，技巧的運用作

一個檢討。

除了丁莉，作者在她周遭安排了幾個追逐者，第一個是馬六荻，第二個是周亨利，第三個是徐小山。我們覺得作者對於周亨利的描寫還欠深刻，因為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來表示作者對他的批評與詛咒。他只在丁莉找他談結婚時，和馬六荻找他談話時，介紹一些這罪魁的個性，未免太簡單了，我們惋惜着作者失去了良好的機會。

徐小山不如創造成一個滑稽的丑角，他那不正確的戀愛觀最好能使人發笑，在發笑中使讀者認識他的卑鄙與荒謬。這不只是能增加文章的趣味，還可以側面地補充着對周亨利的描寫。使讀者更深刻地認識都市青年們內心的罪惡。

還有一個人物，可惜作者把她放鬆了。那就是丁莉的好友朱雲，作者應該把朱雲描寫成一個不只有毅力，有判斷力，而且有前進的思想，熱烈的感情，堅強的努力精神的理想青年。她是在本書中唯一的一盞光明的燈，作者在她身上不妨多幾顆燦爛的理想之花。用對照的寫法，更可以顯得出丁莉的墮落的原因，是由於自己缺乏判斷力與毅力。她的結婚的消息傳來的太早，應該放在丁莉打胎生命最危險的時候

，那可以加強了丁莉所受的刺激，同時也加強了文章的感人力。關於朱雲的戀愛生活的描寫只憑了一封短短的信，未免太簡單了，讀者一定願意知道這位前進女性如何找到她的歸宿，作者乘這機會正好把和「丁莉的墮落」相對照的「朱雲的成功」有力量地介紹出來。朱雲的成功正可象徵新文化的前途的光明。

還有一個典型人物的創造被作者忽略了，作者在起初想介紹丁莉的哥哥，他只介紹了兩句話「她（丁莉）常聽幾位好友從哥哥身上看來的都是這話的反証。」（P. 3）

既然丁莉對她哥哥很信任，作者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典型，比創造了莉父親那樣一個思想曖昧的老人要方便而有力得多。

對於全篇的結構上，我們認為太缺乏曲度了，故事始終在一種平靜的調子進行着，雖然有時顯出它的「高潮期」，如丁莉的墮胎，馬六荻和周亨利的談話，六荻的被暗殺，這都是很精采，而容易動人情節，作者對這些情節的處理，却都缺乏力的表現。

按寫劇的原理來講，在一個高潮突起的時候，該有一個潛伏期，如同兩座高山之間有一道山谷一樣，爲了要顯出山峰的高

大，必須把山谷造得低下。在「風」裏，六荻被暗殺之前便是一個潛伏期，作者雖然描寫着他倆籌備結婚的忙碌與愉快，和他理想的甜蜜，（前文曾引了一段原文 P. 24 可參閱。）但我們仍嫌太不夠了。那時作者勉強地把尤棧和向玉珍拉在一起毫無意味，有如畫蛇添足，反轉移了讀者的注意力。那時與其使六荻與尤棧飲酒，倒不如使馬和丁在一起談他們的瑰麗的想像較為恰當，作者在那時如果安排下一個動人的瑰麗的想像，使讀者能爲這兩顆飽受創傷的心祝福，慶幸。突然地用槍聲而引起一段悲劇，那會使讀者的情緒起了一個突然的變化，對於後者的悲劇的感人力自然能加強了。這不過是一個例子，本文中像這類地方還有幾處，都很值得惋惜。

作者的技巧有時過於瑣碎，這一部分也是由於他運用較短的段落寫法的關係，不易引起讀者一個連貫的，持續的感情。就是對於周亨利的出現的描寫也嫌太冗長，尤其是他和丁莉由吳曼娜介紹在湖畔談話那一段落，很可以略去，因爲那種不正確的戀愛方式如作者不加以客觀的批評暗示着牠的鄙陋，那會擾亂讀者的感覺，會使沒有「自覺」的讀者學會一種不正當的戀愛術。

但是我們也不能作者的長處一律抹煞，他有熱情，雖然他自己在後記上說：「寫風，也許就是我那本性的一種發作，本性是屏弱了，記得宅原也有過驕悍，……」現在，性子裡給我殘餘的只有悽愴與咒，詛我變成一個絮叨的老年人。」這點驕悍勁在風中還隱含着，或者說那就馬六荻的苦悶，作者在描寫馬的苦悶時下了很大苦心，他比喻六荻爲一座將要崩裂的火山。在十九頁的描寫是生動而有力。

再有一點長處，就是運用比喻也很恰當，尤其在丁莉和六荻的詩上

「孔雀，你長了那麼些眼，却不能把你東的東西找見」。

六荻的鸚鵡詩寫着

「我無法脫掉煩惱的搓揉，上帝只給我半個舌頭我，總不會說出這句話：

——孔雀，你的一生肯否使我待候？

從這兩段詩。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寫詩天才希望他今後努力於詩的造詣，或者把詩歌的美溶化在小說裏，更希望以後能讀到王石子先生的作品是渲染着詩歌的，音韻的美，並且內容是充滿了生活的熱力與時代的精神。（完）

希望文藝界的

幾句話

張·金·壽·

事變後，有些成就有些名望的作家大半不在北京了，這兩年的華北文壇就全仗着一般新寫作者來支持，打開各文藝刊物來看，大抵都是陌生的名字，這些人的作品，也大抵是幼稚的居多。兩年來，還沒有聽說過哪篇文字能振動一下文壇的，次好的比較好看的作品，據熟識的幾個友人推荐，也少得幾乎沒有。在熱望華北文壇復興的人看來，也許是未免等得不耐煩了罷？可是這是難免的現象，要想希望新寫作者突地一下寫出驚人的作品，那是頂不可能的事。在此時期中，只要正經寫作，努力前進，好的成績一定在不久的未來就有了。

然而第一是現在要有正經寫作的作者，然後我們才不至於對文壇悲觀，若是沒有那樣的作者，我們焦躁的程度恐怕更要加深，對未來會更懷有無限的苦惱。至於正經寫作者的作品是否幼稚倒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我們的希望在將來，而只要正經寫作的人將來一定錯不了的緣故。

那麼，我們現在執筆的這些新人，有多少認真寫作，正經寫作的呢？最重要的是這個問題。

其次是刊物的主持人的問題，倘若有了

正經的作者，那作品如沒有地方刊登，相反的，刊登的再是一些不是正經寫作出來的作品，這就容易使有希望的作者灰心，因之就懶於寫作，甚至從此就放下寫作的念頭的時候也常有，誰能耐心寫出十篇八篇的文章放在自己的抽屜裡面呢？文章寫出來就是為叫別人看的，如果得不着刊登的機會即等於自己寫給自己看，那有什麼意思！尤其新作者，投了一篇稿子就期盼待刊登，刊出來一高興，馬上就許再寫出一篇來，否則，用心寫出來的沒機會發表，看發表出來的又未必比自己寫的高，於是就放棄了這方面的熱心轉而向別方面走了。

刊物的編者選稿之間，實在關係着許多新作者對於寫作的生命的問題。過去許多作家是被編者鼓勵起來的，至於被編者的字紙箋斷送了很有希望的前途的作者，當然不能說沒有，其數量恐怕不在少數罷。

那麼，我們現在各刊物的編者，有多少打算提拔新作者的呢？有多少有那種鑒別的能力的呢？細想起來，這問題比前者還要。

至於讀者，許多人都把他們與編者作者並提。其實讀者的大多數要比編者作者知識

低，鑒別能力弱，所以其影響編者與作者的絕對比不了受編者與作者的影響的。過去的「論語」提倡「幽默」，旋即風行全國，可見讀者所受的影響了。迎合讀者的低級趣味的刊物，雖然銷路也許廣大一點，但在價值上却是低得多，甚且說是有害處也未為不可。因此辦一個刊物或是寫一篇文章，意識正確是首要，然後才談到技巧，若專以讀者的嗜好去作標準，名利方面也許收到一點，價值總是不行的。尤其在中國，這教育不普及的地方。這並不是說把文字寫成深奧古僻，使牠脫離民衆，在形式上自然以明白淺顯為尚，而內容上總不該再是鴛鴦蝴蝶派的了，究竟，現在我們的編者，作者與讀者都是怎樣的呢？

讀者也太糟了，看小報的愛看充滿了封建觀念的舊式長篇小說，愛看專報告個人私生活的「評劇」文字，在刊物上也是如此，銷路最廣的是以「評劇」為主體的刊物。程度低的讀者尚不為奇，遺憾的是一部分中學、生也這樣：下課聽戲，課外讀物是「評劇」文字的刊物，課外寫作呢，也間或不免評一評伶與評一評戲了。

我們的編者與作者呢？

第一是都欠點埋頭苦幹的精神。浮躁之極！有了這種浮躁，便去致力於交際，宣傳，標榜，喊口號不實行，……這些阻碍上進的事情了。編者往往在編後大誇其刊出的作品如何如何，「震動文壇」的話都有人說過，其實那作品未必真好。好作品不必待誇而後好，壞作品也不必待貶而後壞，可是我

們的作者與編者都太性急，才有一點成就便爾誇示。編者會在「編後」裡鼓吹，而作者也真有着情友人代為捧場的。

浮躁是性太急，本心尚還可敬，此外還有以謀利為前題的，那就更差了。這種現象，在編者為提高刊物的價錢而減低作者的稿費，在「作者」為抄襲前人的作品以希圖得一點金錢。倘把事變前各刊物的售價與現在比較，現在高了許多，但稿費却低得可以。抄襲的呢，事變之先自然也有，可是絕對沒有這麼接二連三抄的。被發現的已很不少，未發現的與看似眼熟而一時說不出處處的還是有着很多。

這可怎麼好呢？悲觀的不是當時沒有好作品，乃是當時少有正經寫作的作者與正經編選的刊物！倘使這種現象延遲下去，華北文壇的將來才真正危險呢。

因此我有幾點希望，對於現在的編者與作者。

第一，請諸位認定「是」「非」，大膽作去。

近年來為什麼沒有批評文字呢？就因為大家都是取的「和事志兒」的態度。你寫我的，我寫你的，你編我的，我編你的，真是誰也碍不着誰。明々看着這個錯了，不說不理，錯的也就只好錯下去。看有比較好一點的，如果沒有朋友的關係，當然又是未便揄揚了，所以弄得同時代同地域的文字沒人批評，不管批評好或是批評壞。刊物對於刊物也是如此，彼此皆保持一種相當的距離，淡々淡々的各自過着各自的日子，誰也不提到

誰。這真不是好現象，先是暫時的沈寂，漸々沈寂得久，就和「死」差不多了。生氣呢，怎會有得了！請看現在各刊物及各作者，可有幾本及幾個人是有着「態度」的？提倡什麼或是反對什麼的？說着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肯說的那種話的？沒有態度的人已經很少，沒有態度的文章可更不像話。並不是希望作者與作者或是刊物與刊物「打」那無謂的「筆仗」，可是既然能都有了各自的主見，倘若發生了相歧的事實，熱辯也是不能避免的。爲了真是非的辯論，我看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拿出一點態度來，別再死氣沈々，顧々預々的了。

第二，希望編者與作者少安勿躁，別太急於成名。

因欲即時成名，或叫讀者心裡有這個人或是企求多銷幾本刊物，就難免自吹自擂，那就壞了！欲要成名，作者須精研貨色，編者須精選貨色，「吹」，可以矇讀者於一時，時間一長就辦不到了。

第三，希望編者多注意新作者，少「擠」老作家。

老作家對文壇是有過莫大的功績的，然而在不願寫而非寫不可之時，那作品也未必就愜意，對他自已對讀者都是一樣。老作家寫文章自然刊物增光，讀者長見識，但非是「寫」出來的不可。新作者呢，也許技巧幼稚，但作品的「熱」，「力」也是不容忽視的。近時的編者大多忽略這一點，皆以得了老作家一篇文章以為榮，相對的，對陌生的名字也就許忽視了。所以對諸位編者先生提出這

一點來，特請注意。

第四，希望作者要多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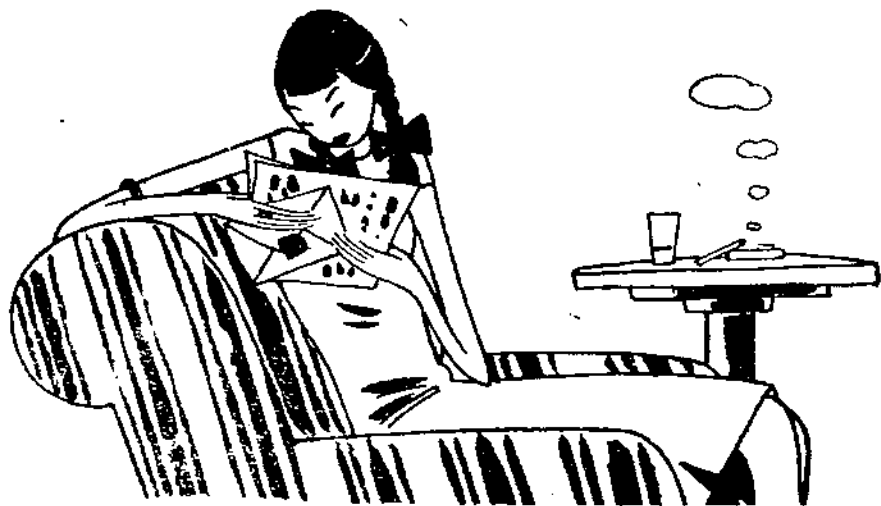
去年有人結這筆文藝的總帳，發現了「差不多」，即是戀愛小說太多了，不是男男女女就是女乘男，總是這一套。本來我們的作家就過的是這種生活，週圍聽到與見到的就是這些事，那他能幻想別的題材嗎？就是幻想出來，成績總也不大好罷？

所以我們要打算取消這個「差不多」，惟有往社會各層面多多觀察，觀察得當，好的作品是不難寫出來的，總在男女關係上兜圈子，不行！張天翼先生爲寫貧民生活會搬在大雜院裡去住，就是怕作品失實的緣故，曹馬爲寫「日出」，也曾特意去過妓院，我們都可以效法一下。「深入其內」自然最好，無如不易辦到，想描寫拉洋車的決不易拉一次試々，退一步說，就賴乎觀察了。

我看過一幅創藕的圖，那個創藕的舉的是「大鎬」，其實據我看，「大鎬」要把藕刨壞，我們這裏的農人用的「四齒」，藕是「四齒」輕々爬去泥，又由另個人用鐵鏟剔出來的。這位作者一定想，藕而曰「刨」！自然用「鎬」了，這就是未曾觀察的錯誤。至於別的描寫的錯誤爲人未曾發現的，還不定有多少哪！

我們如不想兜愛情的圈子，我們就要寫點別的材料，別的材料，若是非親身經歷親身觀察過，就要仔細的觀察下。至少這樣一來就不能發生笑話了。

我也是醉心文藝的一個人，希望與諸位朋友共勉！



血淚書

羅漢

雲！

你還記得嗎！？

在秋風四起，落葉紛飛的一個悽靜的秋晨裡，太陽剛由東方的雲層裡爬出一個火紅的深紫色的頭，你穿着一件碧深色的外衣，像一隻春林梢上跳躍的小鳥似的，隨着人們由車站裡出來，你那兩隻水汪汪的眸子，像在尋找什麼似的，向接站的人叢裡亂瞧，你的眼光由每一個接站者的臉上飛過去，但是最終你失望的停住了脚步，立在站外呆呆的向站裡望，好像你自己對你視力失掉了信仰，要不是，你還在探望什麼呢！？

你立了有四五分鐘，你很失望的，毅然的轉過頭來，一直走下去了。

我看你這種天真的發作以後，我再隱藏不住了，我便急忙由車站角落裡的草煙房後跑出來，我高興的，真比什麼都高興的呼喚着你，你聽到我的聲音以後，你像有點不相信會有人在叫你「一般，慢慢的站住，遲緩的轉過頭來，可是等你看到我以後，你又歡喜的跳躍起來，「哥哥！你那裡去了，害人找了半天？」我恐怕你又因了微小的事情生氣，所以沒敢告訴你我藏起來了。

我們一邊走着，你一邊說，你在家裡怎麼樣的寂寞，怎麼樣的盼望我的信，怎麼樣的跑山，說到跑山的時候，你很興奮的：「我還給你帶來了兩枚楓葉，鮮紅的楓葉」你笑着，那粉紅的臉蛋上，現出來兩個美麗的酒渦，雲！你的酒渦是你身上最美麗的一點，但是在你笑的時候，才能看見。

進了我們住的屋裡時，你像生氣似的，拙起小嘴來，「你離開我就不能清潔，就不能使你自己的東西乾淨！」我真不知道我那塊又污垢了，因為知道你今天來，所以把一切的東西都從新的整理了，洗濯了，「這不都很乾淨嗎？……」你不等我的話說完，就跳起來把我的洗臉毛巾由盆架上拿下來，「你看，這毛巾黑到什麼樣了，還硬嘴呢！」我看看那毛巾，使語言對答的微笑了，你對於我的用心，實在是無微不至了。

有一天傍晚的時候，葉女士來了，雖然我知道你最恨她，——因為她時時的在追逐我，可是她既然來到我們的家裡，難道我們能不招待她嗎！？我看出來你的臉色有點不欣，我本想託詞溜出去，可是她且死不放鬆的和我攀談，我真有點難以措置，拒絕她吧！她又是一個老朋友，不拒絕她吧！等她走了你又該合我吵鬧了，終於爲了情面上的關係，我沒有依着你，我無心的與她東拉西扯的談了一小時。或者她是因爲你只是坐在我的身旁，始終沒有理她的原故，她便無精打彩的走了。

我送走了她以後，回到屋裡的時候，你正埋頭在寫字台上，不知寫什麼呢！我剛要走進你，「你等一會再來，五分鐘以後，」我沒有敢反抗她的話，我立在門口等着，果然在四五分鐘

以後，你停筆了，把寫好的一張信紙送到我的手裡，你便到你的臥室裡去了，——我們住的——一共是三間房子，我們每人一間臥室，另一間便是書室，我慢慢展開那封信，雖然我還沒有看她，但是我心裡已經估量，又是老詞：「不要再理她，你再理她我就不理你了……」等語，因為每次她一來，你就會在她走後這樣的警告我，可是一經我表白了我的心，表白了我不會愛她，任憑她如何想着法要由你的手裡把我奪過去，我決不會使你失掉了我，同樣我也不能叫別人把你由我的手裡奪過去，經過我的誠懇的表白了以後，你便伏在我身上，微笑的唱着定情曲。

可是等我看完了你的信以後，使我像觸了電似的，我的全身都麻木了，雲！那是我們相識後的第一次使我受到的極大的刺激，但是我不怨你，也不怨葉女士，我只恨我自己，恨我為什麼決斷力那麼遲緩，等我含着淚，追到你的臥室時，你已經把大部份的東西，收拾完了，好像立刻便要動身的樣子，我真急了，臉上像火烘着一般的發燒，兩行濃淚不自覺的由眼眶裡滴出來，你且依舊在躬着身，往提包裡裝衣服。

「雲！雲妹，你怎麼不了解我的心呢，你……」我已經淚不成聲了，我把你手裡的衣服奪過來，我搖動着你的身子，這時我發現你也在流着淚，雲！你平日是不愛哭泣的人，這或許是因了過量的委屈所致吧！

「有什麼你說呀，爲了這一點問題你就肯毅然的捨我而去嗎，再者我已經與你說過了，至死我只愛你自己，別人是沒有資格把我奪去的，怎麼你還不信呢？……」或者你是爲了恐怕我因此悲傷過重，你躬着的身子突然的直起來撲到我的身上，你在淚光裡又露出那可愛的微笑來，你緊緊的掩住我的嘴，「我相信：」雖然你笑了，但是那掩飾不住的抽泣，使你的聲音，發着顫抖。

我們默默的流了半天淚，終於你止住了淚泣：「哥哥！此後不要再理她——真的，我不知道是受了什麼病，只要看見你和她說話，雖然都是閒談，我的心裡就像刀子在割着一樣，也許我是太自私，可是我願意別人罵我自私，罵我什麼都好，你決不能再同她說話……：你能允許我這種自私的要求嗎？」我點着頭表示允許。雖然我依舊流着淚，但心裡已

經平穩多了，我知道這是你愛我的真實的表現。

當時我同着你給葉女士寫了一封斷情書，詞是由你擬的，字是由我寫的，寫完了，你便貼上了郵票，你高興的跳着，蹦着，比往常更欣喜的，携着我的手，投到郵筒裡去了。

自此以後，你像去了一塊病一樣，每日唱着愛情歌曲，比以前更細心的撫待我，我深夜不眠，妳也坐在身旁陪伴着，縱然妳已經倦乏到目不能圓睜的時候，妳也不肯去睡，早起不等我起來，妳便把我的洗臉水與一切應用的物件，點心等，都完備以後，你纔肯離開我，提着書包上學去，雲！在你的愛的暖窠裡，我嚐到了人生最快樂的，最幸福的生活，我滿足了，滿足使我忘掉了一切。

一天，是將入冬的一個微寒的天氣，你穿着紫紅色的棉大衣，由學校裡回來，手裡拿着一封掛號快信，你臉上代着微笑的：「漢：掛號快信，」你玩皮的扯開，「允許我看嗎？」你像一隻小燕子似的，搖着兩隻胳膊，我點點頭，表示允許你看，可是你且不看，微笑的把信鋪在寫字台上。

看完這封父親來的掛號信，使我疑雲四起，什麼事呢？這麼迫急的叫我當天乘車返家，你同時也在疑惑，最終還是你催促着我，恐怕家中有特別的事情，叫我立刻乘車回家，我也疑惑，由於惑疑我變成了恐慌，莫不是家中真有什麼大事？

在急迫中，你送我上了火車，你還叮嚀着我：「有什麼事來信告訴我，如果需要我去幫忙的話，我立刻就去，三天內不見你的信，我可去找你去……」在你的叮嚀還沒說完的時候，火車已經像爬蟲一樣，由於慢慢的蠕動，而轉到了急劇的前進，你的影子便在我的視線裡消沒了，消沒了。

到了家，天已黑了，我懷着疑團，不，那是極度的惶恐，敲着大門，門一開大家便喊起來了，「來了！來了！」在這高浪的歡呼裡，我進了屋中，家裡來了許多親戚朋友，他們正高興的談笑着，玩着麻雀，我的驚恐在這一刻那間便消散了，所餘下的只有疑惑，但是家裡究竟是什麼事情，值得這麼喜呢？母親笑的嘴也合不上了，父親高興的正

同着朋友們打牌呢，雲，我始終是裝在鼓裡，作夢也想不到，大家正用喜樂在給我創造一世不可洗脫的悲痛。

「漢！你休息去吧！這都是自己的伯叔，不用你倍着，去吧！」父親和藹的說着。

剛一進母親的屋裡，妹妹們亂喊着：「哥哥！你真快呀！很怕悞了你的佳期，」我茫然的，不知這是由那說起，「什麼佳期，」我奇怪的問着，母親便一五一十的告訴我，她臉上沉浮着未有過的歡喜：「你伯父母給你定親了，定的時候也沒有通知咱們，因為你伯父母最愛你，所以他們便自主了……」母親緩了緩氣，「現在送來了，日子也擇好了，是明日就成親的，這都是你伯父母愛你的好處，真，這位姑娘真難得這麼好看，」雲！這話就像猛烈的寒風一樣，使我整個的心僵硬了，失掉了一切知覺，在這突然的過度的刺激下，我便死過去了。

不知經過多少時間，我清醒過來時，我嘴裡無力的喊着：「我已經……」這時我看見父親母親和親朋們都驚疑的立在我眼前，尤其是我那多病的母親，她流着淚在撫慰着我，「孩子，你怎麼了，孩子，我只有你這麼一個兒子呀！孩子……」我恍惚的聽到她在抽泣裡碎語着，「唉雲，我的心已經被這突然的消息擊破了，我有許多的話要說，可是那時喉嚨裡像塞住了什麼東西一樣，使我吐不出聲音來，急劇的抽泣使我全身發着抖顫。

「孩子，你有什麼委屈嗎？難道你恐怕你媳婦不好嗎？孩子你想錯了，她不但不是大學生畢業，長的真比咱們家裡誰都勝強百倍，孩子，你伯父母疼你，他不會害你的，孩子……」我臥在牀上，熱淚像暴雨一般的流滿了我的臉，母親的每一句話像尖刀似的刺着我的心。

親朋們都飽含着疑惑的溜走了，父親也跟着出去了，我跟前這時只有母親，母親的淚像暴雨般的流着，溢滿了她那皺紋的臉，「媽！你應當原諒你的兒子，媽！我實在不能再同別人結婚了，我已經早與人定婚了，媽，如果我同這位姑娘結婚，使與我早定婚的那個人怎麼辦呢，你替我想，並且家裡的事情，事前我一點不知道，這怎能不叫我傷心呢？……」我有聲無力的說着，劇烈的抽泣使聲音忽低忽高的，起着波

浪。

「孩子，你錯了，定婚怎不早告訴我呢？……」母親好像也因了抽泣，話音停了停，「你不能違背你伯父母的好心，孩子，你看現在一切的東西都預備好了，人家姑娘也來了，如果你不跟人家結婚，人家能答應嗎，再者你伯父母老了老了還要丟人現眼哪！……孩子，你媽就生了你自己，你媽又十天裡有八天病，你如果狠心叫你媽為你立刻死的話，孩子！你就不用聽你媽的話，孩子！我也活不了幾年了……」母親哭得更厲害了，

雲！慈母的話使我更痛苦，更難過，母親多病的身子是受不了打擊的，她爲了我，從前不知流過了多少淚，我每次生病的時候，她便愁眉重鎖的，整天流着淚，一直到我痊愈以後，她纔深深的嘆一口氣：「唉！可好了！」可是在我那每次病愈以後，她會因了過度的擔心與倦乏而病倒的，想到這裡，我心裡更難過了，越難過眼淚越像水流似的滴下來。

雲！我愛你，你是我生活裡的糧食，是我前途上的源泉，可是我也愛我的母親，她是我生命的製造者，我不肯使她爲了我而傷心以至於成病，但是我又捨不了你，捨不了我靈魂上的伴侶，痛苦與決斷這時緊緊的在咬着我的心，使我徘徊在狐疑的暗途上。

母親一邊流着淚，一邊訴說她怎麼樣的撫養我，怎麼樣與別人因爲我和人家孩子打仗而生氣……她好像越說越傷心，抽泣更厲害了，我或者是爲了母親的傷心，抑是爲了自己的痛苦呢？全身抖顫得更厲害了。

夜深了，母親還守在我跟前，連珠似的眼淚像簷前的雨點似的落着，雲！母親的眼淚揉碎了我的意志，浸透了我的心，我咬着牙，忍耐着自己的創痛！「媽！你不要哭了，我明天一定與她結婚就是了，媽！你休息吧！」雲！我說這話時我是多麼難過呀！多麼痛心哪！「好孩子……媽沒有白生你一回！」母親深處的喘了一口氣，淚漸漸的停止了。

這一夜我沒有閉眼，淚像晚潮一般，湧集在眼眶裡，流在臉上，一

我的臉。

你聽完了這悽楚的淚訴以後，你突然的止住了淚，這使我感到異樣的驚奇：「漢！你愛我，我也愛你，你是我生命中的燈燭，你是我前途上的伴侶，我們相愛已經三年了，在這三年的過程中，你用你的心血灌注我，培植我，就像栽花主人栽植他心愛的花一樣，我怕我受寒，你又怕我著暑，漢！你用盡了你的心機，使我在你的愛護下，美滿，知足，我覺得世界上幸福的人，只有我自己，我每天在愛的海裡生活着，這生活使我忘掉了一切，唉！誰知，誰知，命運裡暗伏着這不可思議的惡毒，這突然的一擊，哥哥！這不是太突然了嗎？可是我們的愛是純潔的，高尚的，雖然三年的同居同食，三年中只是精神上的，肉體上且沒有絲毫的污點，這在我們愛的過程中實在是可慶幸的，可榮為誇張的，漢哥！你也不要悲傷，也不要流淚，只要你依然的愛我，我決不因此而丟掉了我們這三年的寶貴的愛的果子，我仍舊是你的妹妹，你可愛的妹妹，我不會離開你，……」你是興奮嗎，不，那正是極度的悲傷，「哥哥！我離開你連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你突然的又伏在我身上痛哭，這使我更痛苦更悲傷，就像有一把鋒銳的刀一直刺入我的腔骨上一樣。

我們在淚泣中度過了整天，夜又來了，沉靜的，悄悄的包圍了大地，鐘打過十二下你纔回到自己的房間裡去，我躺在牀上，回憶在纏繞着我，痛苦在蹂躪着我，淚一陣一陣的流下來。

次日醒來時，太陽已經由窗簾上照入一片白光，我滿身發着燒，頭像一顆千斤錘，再也抬不起來了，嘴裡乾渴的像火烘着一樣，我知道這是病了。

「雲！」我喊着你，可是喊了好幾聲，也沒有人答應，我以為你上學去了，可是轉而一想，不對，今天是星期呀！或者你是因為昨夜的悲傷，一夜未眠，現在纔走入夢鄉，我又高聲的喊了幾聲：「伙計！」

伙計進來時，他手裡拿着一封粉紅色的信，還有一個很大的包袱，「羅先生，這是雲小姐臨走的時候留下的，叫交給給你，」他的話，像晴天裡突來的霹靂似的，「什麼，雲小姐走了，她怎麼沒有告訴我呢！……」不知那來的力量，我跳下了牀，「她到那裡去了？」我由牀上把外衣拉到身上，「她已經走了五個鐘頭了，她是催去車站的車，說是坐七點三十五分鐘的火車去上海，現在已經快十一點了，怎麼她走你都不知道！」伙計也有點驚奇的樣子，他的話像一柵鐵板門一樣的壓在我身上，使我氣息短促了，「怎麼了？羅先生！」這時我只慌忽的聽見伙計在叫我，其餘便一切不知道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那平日很得你數心的掌櫃的立在我的牀前，他臉上飽含着驚恐，「羅先生！你覺得好些了嗎？他低低的問着我，我覺得心裡一陣劇烈的疼痛，接着便有一種腥熱的液體由嘴裡吐出來，「怎麼？你吐血了！」他有點恐慌的，把桌前的痰盂拿過來，放在牀頭，我接續的吐了四五次，心裡纔感到舒服一點，可以說話了。

「掌櫃的，雲小姐留下的東西呢？」我強打着精神，由他手裡接過來你的信，和那包得緊緊的包袱，我那失了神的眼光將一觸到你那粉紅色的信皮，便叫一陣暴雨似的淚點濺住了，我勉強的用被搓了搓，我扯開那粉紅色的信皮，雲！你的信像鎗彈似的，無情的，排擊着我那

— 由此剪斷 —

定 單

茲定閱
 中國文藝第 卷第 期起至第 卷第 期止
 共 冊計洋 圓 角 分整隨函附上
 即希查收按期送寄為荷 此致

書寄至

訂閱者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由此剪斷

已經失掉了生活力的心。

「漢哥！

事情的轉變，就像晴天裡忽然降起暴雨一樣，這惡毒的暴雨淋散了我的希冀，沖沒了我一生的快樂，使我失掉了前進的毅力與甜蜜的生涯，哥哥，你愛我，我承認你始終如一的在愛着我，我本不應當離開你，我也不願意離開你，但是由於這一夜的前思與後想，我又不能不離開你，不離開你，將來是更要加重了你的痛苦的，爲了你，爲了一切，我含着痛淚離你而遠避，雖然只有一年我便可以拿到大學畢業證書，我想你免不了要因了這突然的離別而更傷心，更痛苦，但是暫時的痛苦是勝過終朝的憂愁的，日子一長，時間會使你一點一點的忘掉了我，……

包袱裡給你留下一顆美麗的戒指，與我們這三年生活過程中的一本寫真集，還有我最愛的幾種玩物一並贈給你，作爲你愛護我的一點表記。

你所愛的雲留」

雲！我一邊流着淚，一邊讀着你留下的信，劇烈的咳嗽，使我不停的吐着鮮紅的血，雲，你走是我早已意料到的，可是我想不到會這樣的迅速，迅速呵！一切不都是這樣迅速的丟失了嗎？

當天的下午，我便移到醫院裡去了，沉寂的病房，使我感到分外的淒涼，我拿着醫生的囑言，仰臥在那雪白的病人牀上，暈迷的知覺，使我失掉了常態，在迷茫裡，你那活潑的影子，清清楚楚的在我眼前跳着，蹦着，回憶像一條絲帶一樣，緊緊的纏着我那暈漲的腦子，痛苦無情的在蹂躪着我的心，有時我會不知所以的痛哭起來，但隨着痛哭跟蹤就是狂笑，那白衣的看護像在替我難過的樣子，她緊鎖着一雙彎彎的眉：「先生，你的精神太壞了，你應當忘去一切，平靜的修養幾天，」我知道我須要靜養，但是這過重的痛苦底遭遇，已經使我失掉了理智與自主力。

在夜靜時，醫院裡，更沉靜了，連點風聲都聽不到，由窗孔可望見那碧深的天空上佈滿了亮晶晶的星星，不停的在動搖着，寂寞，回憶，痛苦，永不止息的在翻弄着我，……

雲，就這樣，我像死屍似的在那白布牀上躺了整整四個月，我離開白牀時，那暖和的春天已經來臨了，鮮艷美麗的濃濃的花香，幽揚欣耳的清麗的鳥鳴，這一切情景使我暗自彈淚，孤獨的傷懷，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已經失掉了春天的快樂，與幽揚的歌聲了嗎！

雲！我們別來已經三載了，唉！三載了，這枯燥的三載我嚐盡了人想人的滋味，望東風空自流淚，伴靜月長夜無眠。

雲！這三載裡，我不知流下多少傷心淚，你的影子時時刻刻的貼在我的心上，時間沒有使我忘掉了你，可是我最懸念的就是：你現在是否已經得到了快樂的歸宿，抑或仍然獨自奔波呢？我像遠行在沙漠上的旅人，迫切的需要泉水一樣的，我急切的渴望着你的佳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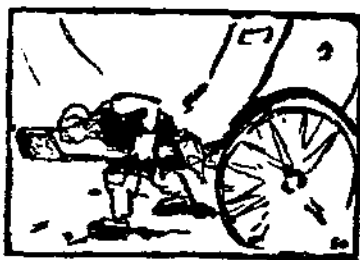
中國文藝

國內外各埠代銷處

市本	外	埠	滿	洲	本日	朝	鮮	合
北京：各大書店	天津：市內各書局 法租界大業書局	青島：教源書店 南京：中華聯合通訊社販賣部 上海：三通書局 濟南：新民書社·東方書社 保定：志榮齋南紙店 唐山：聚新書店 漢口：中聯社事業部武漢總分銷所 廣州：市內各大書局 廈門：市內各大書局 通縣：震英書局 張家口：蒙疆文化書局	錦州：朝陽盛京時報分館 大連：大阪屋號書店 北京：實報大連分社 旅順：大阪屋號書店 奉天：大阪屋號書店 吉林：裕興書莊·松江書店 營口：豐樂商店 新加坡：益智書店 新加坡：大阪屋號書店 明文社	哈爾濱：滿洲書店 齊齊哈爾：康德商店 金洲：振化文具店	東京：三省堂 大阪：大阪屋號書店	京城：人文社·日韓書店 釜山：吳竹堂書店 平壤：續文堂書店	台北：日光堂書店 台中：中央書局	

生 物

唐 楷



天像是故意跟他二鬧彗扭；冷得真有點出奇。他把身子縮了縮，稻草裹緊了點，閉上眼睛。

昨天夜裡颯了一宵大風，他也跟著一宵沒睡覺——凍得他只有打哆嗦的份兒。他拼命地咬住牙，想撐住了勁過去這一夜，可是一點用也沒有，上牙依舊碰着下牙嗒嗒地響——腮巴子的肉跟下顎全給牽累得怪酸的。

風打着唿哨，像甚麼受了傷的野獸在深谷裡叫，似乎非把這宇宙吹個旋轉不能甘心。風一從西邊掃過來，他就覺得那個土棚頂在一擺一搗地，四圍的牆也彷彿在打幌。窗戶上擋着的破席沙沙地響。

這世界甚麼也沒有，充塞滿的只是些冷氣。

風到了天快亮的時候才住。屋裡的東西顯出清楚的輪廓的時候，他便拉開門看了看天。

天依舊擺着一張發霉的臉，昏沉沉的。

老娘一起牀，顧不得甚麼就抱了鐵鍋上粥廠去打粥。她拿了塊舊藍布包好了頭，右手抱着鐵鍋，左手拄着拐棍，搖搖幌幌地上了路。她天天得這麼早走，要是晚到了，粥就會散完。而且她走得慢，走早點路上也有磨蹭的工夫。

老娘夜裡倒睡得好。她跟二招蓋着那僅存的兩條破棉被，還擠得很緊。二招就到現在也還沒醒，可是他覺着二招不像在睡，倒像發昏。

這是他睜開眼睛，看了看二招。

二招閉着眼睛躺在炕裡邊，眼窩子掉下有五分深。臉上的顏色是泥土色混合着暗青，就像廟裡的小鬼。他嘴閉得緊緊地，嘴唇有點紫，而且乾巴巴地裂着白色的皮。他用鼻翅呼吸着，一進一出瞧來怪艱難似地。

他伸手摸了摸二招的腦門，自己的冷冰冰的手觸上去還是火一般地燙。他嘆口氣。

二招這病可來得古怪：起初不過是喊頭疼，慢慢地就發起燒，跟着就在炕上來回地打滾，嘴裡叫着。安靜的時候，也是說着胡話。這麼着，他就有四五天沒跟奶奶打粥去了。——他四五天也沒吃甚麼。這兩天情形似乎好了點，老是那麼一天到晚昏昏沉沉地睡。

他把那支手拿下來。他心尖有點痛。他覺得自己對不起二招比對大招還來得厲害。大招雖然死了，可是他在金公館拉包月車的時候，大招還穿過新棉襖棉褲。可是這孩子——二招，今年五歲了，可已然跟着爹娘，還有奶奶，挨過了兩年餓。他現在的個兒比他三歲的時候也大不了許多，那麼一點點，裹在棉被裡簡直看不出來。手要碰上，也只覺出是些挺硬的小細骨頭。

他現在病成了這樣，他做爹的還沒給他抓過一回藥。——他沒這筆錢。

這能怨他願二麼？他願二是奪折不彎的硬漢子，他願二決不是看着自己的老娘跟媳婦兒子受苦的沒出息的小子。可是你現在一點也不能怨他；他腳上長了潰瘍，一直爛了一個月，連勉強走路都疼得發慌。他不能拉車去，拉車得使腳跑，就算他胙膊有力氣這會子可也用不着。

就這一個月的工夫，家裡就一天不濟一天，甚麼破桌子破凳子全賣了個乾淨。沒飯吃，老娘就天天帶着二招去打粥。他不去。他忍着餓。他這麼個漢子可拉不下臉來拿個盆子罐子跟人白要東西。可是這兩天他顯然有點支持不住；越餓，身上就越冷。彷彿周圍的土牆全噴出冷氣往他皮膚裡鑽。

「這叫甚麼日子，難道我顧二這一生就算玩了完？」

話是這麼說，不過他又捱過了這個早晨，現在差不多到了晌午。

老娘到這時候可還沒回來，照每天她應該到家了一個多鐘頭。

也許老娘等着別人走散，要是有剩粥的話，再跟「先生」們多求點。要不然就是順便到二招的娘那里烘烘火。二招的娘住的雖是下房也準比這個「家」裡暖。

他彷彿看見二招的娘把老娘的粥坐在火上，等到熱了，找個碗給她盛。

一想起二招的娘，他就忍不住一陣鼻子酸。二招的娘對他太好了，可是他對二招的娘就太……他沒給過她好日子。她一嫁過來就吃苦，現在她又給別人使喚着。

二招的娘前半月回來過一回，看看他腳爛的好了沒有，還順便把自己的工錢送來。她一月掙四塊錢，吃宅裡的飯，她就這筆錢給他們花。

給過了錢，她儘坐着，老不想走。他問她。

「我不想去啦，我……」她顫着聲說。眼睛裡邊含着淚。

「你怎麼不去？」他手裡拿着四塊錢問她。他不明白是甚麼緣故。

「我，我受不了……」

於是她說她一天幹的活兒太累，她力氣頂不上。她已然吐過了三回血。她不願意跟二招的爸說這個，可是她現在實在是受不了。

「他們一天讓我……這冷天，得洗三個大布帳子……」她伸出手來。

那兩支手就像讓亂刀剝過似的，橫一道溝，豎一道溝，那四處紅

鮮鮮的可看不出是血還是肉。他差點沒掉下眼淚。他想點點頭。可是他明白她要是去，那就更精心。她受苦，他當然明白，可是一個月總有四塊錢。這麼一想，他就——

「你不去可不行，你不去可不行……」咆哮着。

二招的娘却咬死了：她寧願餓死在家裡，也不願再去受那樣的罪。那樣她早晚也得給折磨死。

他越聽越生氣，也摸不清心裡都混合着甚麼情緒，就跳過去給了二招的娘一個嘴巴。

她流下了眼淚。

他不管，他覺着她流眼淚是羞辱他，一揮拳頭就重重地打在她肩膀上。她哭喊着：

「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二招的爸，我太……我不願意活……」

他眼紅着，額上繃出了青筋，拳頭像雨雹似地往她臉上落。她還手，只是哭着喊着。

那時候二招還沒有病，看見爸爸這兇勢，就跑過去抱着娘的腿哭起來。

老娘嘆着氣，使勁拉他。顫着嗓子說話，也聽不出來她說的都是甚麼。他不管，還是那麼兇狠地打着。漸漸地，她的聲音越來越弱，一下子，她就暈過去。

他發了怔，看着那一張蒼黃的臉，那臉上滿是淚痕，還有幾塊青腫的地方——那是他剛才的恩惠。眼睛嘴全閉得緊緊地，就像個死屍。

她緩過氣來，吐了口血，坐在坑上喘氣。老娘拿塊爛紙給她擦嘴。他內疚得很，想過去安慰安慰他，可是不知道讓甚麼力量把他給牽制住，他只是圓起眼睛看着她無聲地流着淚。

雖然鬧了這麼一場，她到底抹着眼淚回去。那四塊錢可也早就用完。

這真像一場夢。

可是雖然像一場夢，他一想起來還是難過得透不出氣來。他不應該那麼對二招的娘，把她打吐血。他顧二不是硬漢麼？幹嘛逼着自己的媳婦出去掙錢？雖然這錢不一定養活他。不過硬漢有……有讓自己的老婆在外面奔波的麼？

他一陣痙攣，一陣顫慄，不知道是冷的，還是別的原因。

「我太……二招的娘……我太……我誰也對不起……對不起……」

他誰也對不起。他兩歲時死了爸，他老娘獨個兒把他養活起來。

他今年三十二歲——老娘整整爲他守了三十年寡。老娘爲他太不容易——甚麼苦都吃過，滿心只打算將來享點福。可是——算算；她今年六十二歲了——她現在還得天天去打粥。——喝粥就等於挨餓。

他對不起他老娘。

「我太……」他心尖痛。

可是這一切能怨他顧二麼？他脚爛了就不能拉車。不能拉車就弄不來錢。他脚爛了，能怨他麼？

這屋裡越來越冷，他彷彿血管都凍僵，脈搏似乎也停止了跳動。打個冷戰，他莫明其妙地張大了眼睛。

老娘這時還沒回來。

這屋裡一冬只升過兩三回火，沒火的時候就像個冰房。而老天還像故意跟他鬧彗扭似地；把尖風和冷氣給聚在了他這小天地裡。要不是這樣，他的脚大概還不會爛到這麼個地步，那也就不會凍成這麼個神氣。就這樣，才連累了老娘跟二招全受了苦。還有，自己的媳婦也流浪在外面。

他誰也對不起。可是他應該想想辦法，上哪里弄些錢；飯得吃，二招的病不能不瞧，他自己的脚更得急早看好。

哪里會給他錢呢？他想，天底下有這麼慷慨的人麼？

他沒有了道路。

「也許……也許……金老爺……」他想起了金老爺。

也許金老爺能幫幫他，兩年前，他在金老爺的公館裡拉包月車，

金老爺待他挺好，直到金老爺換了坐汽車的時候才辭掉的他。

「也許金老爺能借給我幾個錢。」

他只有這點點希望，他只有求金老爺。他是他不能決定他去不去；萬一金老爺不借給他，那可更……。而且他顧二憑力氣吃飯，平白跟人家開口可不應該。

他看了看躺在炕上的二招；還是那麼艱難呼吸着。

「二招這病……」他還想起了老娘抱着鍋的那副搖搖晃晃的神氣。他不知道怎麼好，心來回跳。

「我應該去，我應該去！」他在肚裡叫着。不管金老爺能不能幫他，他好歹得去撞一回。

推開稻草，他下了炕。脚一挨地就疼得鑽心。他咬緊了牙，站直了身子。

讓二招睡吧，老娘回來自會照應他。他可管不了這許多。

拉開門，身子抖了兩抖，邁着艱難的步子，走到外面。他像一下子跳在冷水裡洗着澡。

他在路上扎擰着走了快兩個鐘頭，才到了金公館。他記得清清楚楚；他在路上扶着牆歇了有五六回。

金公館的門房裡，在他覺着就跟火盆一樣的暖。彷彿他一輩子頭一回進到這麼樣的溫暖的世界裡。他靠着爐子坐着，烘着自己的凍僵了的手指。

門房老康給他沏着茶，一邊問他幹甚麼來。老康是老實人，老擺一張老實的笑臉。這笑臉瞧去讓人覺着跟這屋子一般暖和。

「沒甚麼事，老爺好麼……太太……」他連自己也聽不見地說着。沒甚麼事？這可不是他心裡想說的話。他上這裡來是想求金老爺借給他幾個錢。可是真不好說。他顧二是善折不變的硬漢，他能夠從自己的嘴裡說出這樣的話麼？

他臉一陣紅。

「我看你像有事，顧老二。」老康把茶放到他面前笑着說。

他看着老康那張老實的笑臉。他估量着這個老實的傢伙會不會笑

話他。他不會。他們倆是好朋友；從前在一起喝過酒，摸過紙牌——是地道的好朋友。不過人家老康現在仍舊住在這麼暖的屋子裡邊，他願二可……

就對他說吧——他在心裡對自己爭論着。已然到了這裡，那就甚麼臉都得攤開，可是想是這麼想，嘴裡又——

「沒甚麼事，老沒來了，想看看……」

糟糕！他有點氣惱自己。他非橫橫心不可，不能老拘着面子。

「康大哥，老爺，老爺……是那個……在不在家？臉紅着。」

那個猜透了他的一半的心事。「你有甚麼事？」

「我想，我想……」他怎麼說呢？他不過是想跟老爺借幾個錢。理由是——

「康大哥，你看看；脚渴得這麼爛，有一個月沒拉車了。二招的病……還有……老娘……還有冷……過不去就得跟老爺……」

可是他來得未免太不湊巧，老爺不在家。

「你的運氣可……其實今天是星期日，可是不知道怎麼回事，老爺從一坐上汽車就好像特別忙。」

「我真是……」那個嘆了口氣。

「你先喝杯茶吧。」

他看着那熱氣騰騰的茶杯。喝茶有甚麼用呢？甚麼都沒用，除非有錢。現在他坐在這屋子裡喝着熱茶，骨頭都鬆了，可是過不了多少時候，他還得蜷縮在自己的那個冰窖似的土棚子裡。

「太太能不能……」他試探地說，又紅了臉。

「太太是……」

沒等老康說了下文，就飄過一陣各答各答的鞋响。

「小姐出來了，你去求求他，也許……」

小姐跳着孤步舞的步子走出來，嘴裡哼着甚麼洋歌子。她頭上包了塊花不溜啣的綢子，衣上穿着一件有條紋的皮衣裳。還有，她手裡拉着她的小心愛的 *Pierre*。

「小姐！」爛脚的人打屋子裡出來給小姐請了個安。

「呦！」小姐吓了一跳，她的線似的眉毛還那麼一揚。「你是，你是……」

「我是願二。小姐不認得我了，從前我還拉小姐上過學。」

「唔——」這「唔」裡還夾着小 *Pierre* 的吠聲。「你還好？」

「還……小姐……」

「好啦，你坐着去吧。」

她又那麼有韻律地跳呀跳地走了。小 *Pierre* 跟在她的後面搖着尾巴。她不能就誤時候，得趕快到七號張小姐那里去參加「消寒茶話會」。這時候她心裡的儘是怎麼去對付那些位穿着筆挺的西服的有禮貌的青年紳士。

那位願二茫然地看着她的背影，似乎自己的甚麼東西讓她給帶走了。

「二招的媽……」不知怎麼地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一張蒼黃的臉和稍稍似的胳膊腿。「小姐可……」他臉轉向了老康：「小姐都長得這麼高了。這冷天倒穿那麼薄的襪子。」

「講究麼：上火下寒。」老康開玩笑似地說。「哪，你看見了那條狗麼？」

「看見了。它叫，它叫……」

「他叫甚麼屁兒，花了好幾十塊錢買的。成天吃牛肉……」

「牛肉？」

「對啦，牛肉。你別以為這新鮮。七號張小姐的那一條叫甚麼坑拉得的——糟糕，這外國名字我全叫不上來。——它吃，它吃……」

那個有點發怔：狗吃牛肉，他可壓根兒沒聽說過。當然，那個甚麼坑拉得吃的，老康雖然沒說出來，準得此牛肉還得好，那是……它吃甚麼呢？他可想不出來。

兩個人全沉默着。

「剛才打了盆」，一個有點不耐煩。「太太能不能……太太還唸經吃素麼？」

「還念」。

「那倒好。太太是佛心人，也許能幫幫我。」

可是老康又把他的高興打消。老康告訴他想求太太花錢可不行。前天小菊子那丫頭死了媽，想跟太太請兩天假回去看看，太太都沒準。小菊子偷着跑了回去，還挨了一頓打，沒給飯吃。況且——

「她現在正跟那位舅太太談家常，你就不能去攪亂他。」過了會子又：「唉，她們這些吃齋念佛的人可太……」

那個覺得自己又回到土棚子裡，身子一個勁兒地哆嗦。

「我給你求求少爺去吧。」老康看着他那神氣有點抱歉。他的話未免說得牽直了點，可是他說的不是實話麼？「少爺花錢倒還大方。」話沒說完，就跨出了屋子。

那麼麻木地坐着。他現在甚麼都不敢想。他只覺得眼前是一片黑，又彷彿是一條無盡的路，他這雙爛腳再踏不到頭。也許那盡頭又是一片泥濘……

眼前又展開一片景緻：老康站在少爺前邊，少爺摸出了一摞票子遞給老康的手裡……

「那樣……」

少爺的屋子裡可又是一番光景。

老康給少爺沖完咖啡，就站在一邊等機會。他看了看那大洋爐子：鐵都燒紅了。

少爺嘴裡嚼着煙，兩隻腳搭在沙發的翅子上，正和他的「朋友」說話。少爺叫——這里我們就說他的心愛的外國名字吧——他

叫：Henry King。翻成中文，就是金亨利或者亨利金。金亨利少爺現在在大學裡研究文學，他有兩句頂得意的詩：

在你的溫柔的髮絲上簪着一個古代的綺麗的夢，

在你的夢幻的霧似的眼珠子裡我讀出了一個動人的戀歌。

此外，他每天心上老有橫七豎八的事情。這些事情在他看來都是重要的了不得：彷彿要解決，這世界準得走晦運。

現在他當然有頂重要的事情。

「昨天我買了五十元的票子送給珍妮，」他吸了口煙，偏着狹長

的腦袋對他的那位「朋友」說。「珍妮的舞步是……」——沒說完他的話就拐了彎——「你沒看見，昨天她才漂亮哩。」

「那是——我知道。珍妮跟那個——她叫麗蓮吧，都……」「朋友」先生笑着說。同時他在努力想着自己到底見沒見過那位所謂「珍妮」。

可是金亨利少爺改正了他：

「麗蓮不成，珍妮是……」

「對對，」「朋友」先生像賽接力跑似地趕緊接過去，接着挺負責任地一笑。「所謂你的詩裡：熱情的調子蘊含在……」

金亨利少爺笑了；別人是在贊美他的珍妮和詩。

「珍妮對我真……我看她那意思很願意嫁我，不過就是怕她家裡不通過。其實我這方面倒沒關係。」

這里金亨利少爺就把珍妮對他說過的話轉述給「朋友」先生。珍妮對他哭；她家裡拿她當搖錢樹，而當舞女可又苦極了，有時她真想自殺，可是她又想找一個知心的人，可是她又連一個知心的人都沒有。不過她看他金亨利少爺倒……她太苦了，她不願再當舞女當下去，她只希望有個知心的人。比如金亨利少爺要是……。說到這里，那位少爺就給下了個結論：

「紅顏薄命，自古就如此。」

「朋友」先生乾燥地點了點頭。他想不到接句甚麼話好。這麼一沉吟，金少爺就轉了話題：

所以我主張那個：總得提倡普羅文學，總得……」

「當然，比如……」

「紅顏薄命——太苦了，太可憐了。又沒有錢……」

「對了，又沒有錢，窮人太多了。」「朋友」先生機械地說着。然而他在想着：要不是窮，他大概現在不會給金亨利跑龍套。要不是窮，他決不會在金亨利這里取暖，吃午飯。要不是窮，他決不會借金亨利的西服穿，他……

他看了老康一眼。

老康的眼光正落在書桌上的那個沒路膊沒腿而且瞎了眼睛的石膏像上。

「它叫維……」他想着。「真糟糕，這些外國名字，我全叫不上來」

他們正沉默着。

「少爺！」

「甚麼事？」

「您知道那個那個顧二麼？」——少爺沒言語，少爺知道——「拉車的，從前……他老娘……他的二招的病……他爛了腳……他跟着少爺求幾個錢花。」

可是少爺沒有錢，少爺這兩天正花得虧空呢。

「那是，那是……幾塊錢就成。」

幾塊錢少爺也沒有。他又求了一回，這回少爺攏起眉：

「又不是你的事，老康，你幹嗎操心。再說一個壯漢子還自己掙不來錢。不同女人，女人是……好吧，我替你問問。」少爺的臉轉向了「朋友」先生：「你有零錢嗎？」

那個搖了搖頭。

完了蛋。顧二的運氣可真壞得要命。告訴他去吧。

「喂，老康，」挺高的嗓門。「外面下雪了麼？」

「沒有，陰得挺沉哩。」

「糟心，幾時才能踏踏雪呢！」

可是屋裡等着的那位却沒有這麼閒散的心情。他一直緊張着到了老康進了門。

老康沒笑：這事情一定不妙。等到老康的聲音一响，他覺得自己掉進了甚麼黑暗的深淵裡，身子各處都受了傷那麼地疼着。

他能埋怨老康麼？老康替他盡到了力量。可是他這一回就算……

老康拉開了抽屜。

「顧老二，」老康顫着聲說。他摸不清是誰對他的朋友的行为太殘酷了——也許是他老康？那麼他老康得想法補償點，好對得住自己

的朋友。

「顧老二，這一塊錢是……」

那個可沒伸手拿錢，他站起來抓住老康的膀子，眼睛死釘着那張老實的臉。

「康大哥……」喉頭一哽，眼睛熱了熱，兩顆眼淚淌下來。

「要下雪麼？」他看着天這麼咕嚕了一句。

天是灰落落的，像懸起來一塊沉重的鉛板，那麼吃力地垂着，越來越低，彷彿再待不了多會兒就會掉下來似的。可是甚麼東西又都發點亮，帶了些水氣。——這是要下雪的光景。

「要是下雪準比颶風還得冷。」

他離開了金公館還不到十分鐘，剛勉強強強走到了這條大街上。一出來金公館，他就再沒勇氣回過頭。他怕看金公館那個老虎洞似的大門，那裏面似乎要把他的生命截留下。

可是他還想着老康。老康的熱烈的聲音還在他的耳朵邊响。老康親切地叫他「顧老二」。他還記得老康給了他一塊錢，那是在他求老爺，求太太，求小姐，求少爺全沒了指望的時候。老康在他覺得渾身都痛得那麼難受的時候拉開了抽屜。

他願二不應該感激老康呢？只要他願二還活下去，那他就得記住老康這一回。可是他感激的並不是老康的那一塊錢——他願二不是見了錢就忘了一切的人。他感激老康是……

「我感激老康是他那片……」

他對着那個老實人流下了眼淚。他一生沒哭過幾回，可是這一回他不單流了淚，還真想把他緊緊地抱住。

「我回去得跟老娘說……」

他想快點走幾步，可是他邁不開腿。剛才他儘想着老康，忘了脚痛，這會子一忙腿落得重了，腳真像碰在刀刃上。

還得慢慢地挪動。

他心裡似乎亮了些。雖然他在金公館的時候，眼前黑過，這時候倒顯得長了點精神。也許是一塊錢在鼓舞着他。

這一塊錢應該弄點煤，弄點飯，還給二招抓點藥……

路程雖然遠得還得走上一個多鐘頭，可是一想起煤，想起飯，他就覺得自己回到了那個土棚子裡。土棚子裡可不像他出來的時候那樣冷，也是溫暖的讓人身上發熱。

他的「家」——就是那土棚子，在城脚下。在那塊地方，有這麼十來所土棚子全照他的那樣：土牆，土頂，沒有一塊磚頭。牆上挖一個洞，架上兩根細木頭，算是個窗子。他的窗子上擋着破席。可是這時候在他的棚子裡的柴灶却正燒着火。老娘坐在炕邊喂二招粥。二招的藥就靠在灶上。

一陣風削過他的臉。

「我還是在街上……」而且他的步子分明比先還來得慢，腳觸到了堅硬的地上就像插進了冰塊裡。

他扶着牆。

雪花。

「真下了雪！」他的暖屋子沒了，連老康帶給他的溫暖也一齊消失。

雪先是輕手捏腳地飄，待了會兒，就跟搓碎了棉絮似的一片一團地往下落。風一起，半天空裡的雪就沙沙地响。

他已然走過了這大街的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全讓雪覆過。雪往他臉上打，往他脖領裡鑽。他的鼻子跟臉全凍成紫色。耳朵凍得麻木。

他用氣呵着自己的彎屈不來的手指。

甚麼尖利的東西在割着他的身子，他記不清自己穿沒穿衣服。

腳剛縱雪裡拔出來又插了進去。兩隻鞋全讓雪水給泡得溼漉漉地。

他應該快走。他應該多在老康那里待些時。他應該……他不知道怎麼好。

他的腳像有千百斤重陷在雪裡邊，疼着疼着彷彿已然泡得稀爛。他快走不了。他沒那力氣。腿隨着一軟。

他咬緊了牙。他沒倒下去。

他想起了甚麼。那是去年。也是這麼一個大雪的日子，他看見一個人躺在雪地裡，沒有熱氣，沒有呼吸，身子像塊石頭那麼硬。……

「也許我……」

也許他願二就這麼倒下去，也變得跟石頭一般硬，沒有熱氣，沒有呼吸。老娘，媳婦，二招全圍着他哭。

他打了個寒噤。冷氣跑進他的嘴裡，鑽進牙根，像要拔掉了牙。

半天空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風掃過來，雪花就亂雜雜舞起來。雪花打得他眼睛睜不開。空氣凝成了冰。他背背上一陣涼，哆嗦一下，腿又一軟。

可是他叫起來：

「不能夠，我願二不能那樣。我得活！」他費勁地把腳拔出來，再放下去。他想不到這大腿下面的東西不是他自己的。

「再有一個鐘頭我就到了家。」再有一個鐘頭，他就回到了他的那間土棚子裡。他身上還有一塊錢。

腦袋發着脹，他摸不清自己走到哪里。

一陣尖銳的喇叭聲响起來。他的腦袋像裂開似地冒着金星。

他覺着自己接觸上一個巨大的重量。他抵不過，那巨大的重量就壓上了他的身子。身子緊縮起來，甚麼地方都伸展不開。他想吐口氣，可是鼻子跟嘴像全給堵塞住。他分不清眼前跑着甚麼。

忽然——老娘的打皺的臉，媳婦的蒼黃的臉，二招的塌陷的臉，老康的笑着的臉……全搖幌起來。還有「家」……

那個巨大的重量離開他。他把氣吐出來。他覺出自己在騎着。忘了腳痛，忘了雪，忘了冷，他想站起來，可是他沒有了力量，身體上吃力的部分全像散開了一樣不聽他的支配。他兩手抓着雪。

猛地他意識到了甚麼。

「我得活……我得活……」他並沒喊出來。

心臟還在劇烈地跳動，可是他閉上了眼睛。老娘，媳婦，二招，老康，這些苦臉和笑臉全退開去。他想休息。

一片白皚皚的道路淌開了一片血。



張瞎子與王絕戶

靳 五

張瞎子與王絕戶，是東莊一帶兩個極有名的人物。一提起他們兩人來，在東莊一帶，那真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且每一提起他們來時，那件極不名譽，而又極殘忍的事情的影子，就會很快的浮上每個人的腦際。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個滴水成冰，遍地鋪雪的早晨，被街上的亂吼聲引出了大門，到街上一看，見一群滿面驚愕顏色的人，把街的中心，圍了個風雨不透。哭聲，叫聲，勸聲，罵聲，就從一群人的中間洩洩出來的。我驚異的跑去，更用力的擠進去一看，呀！天！可把我吓壞了。原來好端端的個張年子，兩隻眼竟沒有了，生眼處竟成爲兩個血肉模糊的大窟窿，窟窿裏邊，還好像燒燙過，爛赤赤的肉，一塊紫的一塊紅的，好不難看，好不怕人，臉上滿被着血，軀一塊濕一塊的，沒有一處好地方，他躺在門板上，已是氣息奄奄的了。旁邊站着他的一雙滿面急怒，滿面淚痕的父母。這時他父親正向大家們喊着：

「鄉親們！你們大家聽真，我們年子的眼，是被那個王洛萬挖去了……好個王洛萬，法子想的真高，自己沒本身，怕絕戶，借我們年子的種，……借種真他媽的怎麼想來！」

年子他媽這時也加入一句：

「真是活王八呀！」

旁觀的群眾們，在此時不由得彼此交換了一下眼光，原先的單純的驚愕的眼光，這時一變而爲「原來如此」「果然如此」「到底出了事了」的表惰了。年子的父親接着又說：

「再說那能借了種就害人呢！你們看……」

說着用手指了指門板上躺着的年子。

「咳！我的個活蹦亂跳的大小子呀！……教我可依靠誰呢？」

他大聲的哭起來了，年子他媽更哭的不能成聲了。

「我非去告他不可！拚着我的命不要了！」

這兩句是由牙齒間。一個字一個字的擠出來的。旁邊的幾個和事老，這時又說話了：

「事情已經這樣了，一兩天絕完不了，你們先消氣，給孩子請個大夫治吧。」

「孩子已經這樣了，再擡幾十里到縣城，那簡直就要了他的命了！還是先請人看看要緊。」

「王洛萬跑不了！告他不在一時。」

這個一言，那個一語的，果然把他們勸好了。幾個熟識的人，幫他們擡起了門板，又往回走去，於是圍觀的人群，又擁促着跟去了。

二

王洛萬是東莊一帶的財主，雖然是刻薄成家，可是現在總算是有財有勢了。然而有個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兒子。沒有兒子在我們

……

那鄉下，說來，那不僅關係着祖宗的香火，而且簡直關係着個人的名譽。沒有兒子，一般人是認爲那是作了喪天良的事，老天給他的處罰的，所以彼此間立誓，最重的就是「斷子絕孫」因此王洛萬焦灼的不得了，也真不知爲兒子燒過多少香，吃過多少藥，然而他太太的肚子，却總不見鼓了起來。於是聽親友們的勸告，花了幾個錢，娶了房姨太太。這位姨太太是個莊戶人家的女兒，濃濃的眉，大大的眼，身子粗大。實實的很是個宜男之相。所以那些賀喜的人們都在異口同聲的說：「不出一年，準能抱個白胖的大小子。」王洛萬看了看新人的樣子，聽了聽賀喜人們的賀詞，也頗爲相信，於是臉上更透了不平凡的神色。

人在快樂中，日子是過得頂快的。不覺間姨太太已娶過來了四個月年頭。然而在這四個月年頭裏邊，姨太太的肚子，却和他太太的一樣，沒有鼓過一次。這真叫王洛萬走頭無路了，眼看太太上六十的人了，有今天沒明天的，這大家業，可傳給誰呢？心又在懸空着了，於是又恢復的四年前的故技，訪問，打聽，求神，問卜，簡直每天以此爲工作了。結果有人告他說，城裏的洋醫院能給想辦法，有什麼專治這一科的大夫。於是王洛萬帶着滿懷的希望到城裏去了。

醫院是附設在個教堂裏，一進那教堂，及診療室，那莊嚴的建築，及整潔的佈置，就教這個鄉下的土財主，覺着莫名其妙了，可是內心裏却下意識的如已經得了救似的，感覺着輕鬆愉快。然而據大夫診斷的結果，却與此相反的，大夫說：「你本人性器官有病，不能有兒子；要有兒子，非施行手術，局部的割治不可。但因爲你本人的年齡太大，這個法子已經不行了。」總之，兒子今生是無望了！

絕望是萬物之靈的人類，最大的悲哀，所以洛萬自城裏回來之後，簡直覺着一切都是黑暗的，都是無味的，連吃與穿，覺着都沒積極是必要。「絕戶」的暗影，却擴大擴大，無止境的擴大，擴大到洛萬所能到的任何地方。

人總是會利用聰明的，何況能發財的王洛萬呢？他在絕望之餘，想起了一個不平凡的奇特的方法來——「借種」。

在他剛一想起這個辦法的時候，那「王八」，「烏龜」，「綠帽子」等醜陋的名詞，也會同時的浮現在他的腦際，然而「絕戶」「家產無人繼

承」等實際的利害觀念，却也與之而俱來，於是「借種」「烏龜」「絕戶」三樣東西在腦海裏，作了個殊死戰，而實際利害，總來得實際些，因重實際而發了財的王洛萬，當然會很聰明的決定了要採取「借種」這個方法了。所以在幾番心理交戰之後，就決定了，要依此而行。於是接着和他的太太作了個通過諸決策的商量，更讓他太太和姨太太合計合計，而且允許給他許多好處。在姨太太點頭應允之後，接着就由姨太太本人指定了個對手。——長工張年子。

三

張年子是本村的人，他父母就住在王家同街的西頭兒，相距不過十幾個門戶。他到王家來打雜，是今年之後的事情，前幾年他是不在本村的，原來他從十七歲上起，就隨着個當連長的親戚，出去當傳令兵，隨軍隊的遷徙，很到過幾個省分，對待奉人上，很有相當的經驗，去年他們的軍隊被打散了，親戚連長也戰死了，他才偷偷的跑了回來，恰好王家要僱個打雜的，於是年子就入了選了。他今年整二十歲，眉目清秀，身體堅實，而且能說話，會哄人，所以無怪姨太太一選就選上他了。

自從洛萬夫婦三人商量好了「借種」的方法之後，於是處處給年子接近姨太太的好機會，年子出外多年，有什麼不懂得的，於是事情就實現了。

那是在春末夏初的時候吧，一個很熱的夜晚，王太太叫過年子來，向着他說：年子！大爺的扇子在姨太太房裏，你去拿來，大爺今天不過去了。年子當然就去了，——姨太太是在旁院的。——到那兒一看，屋裏燈已息了，叫了一聲，說明來意，裏邊却懶洋洋的說：

「年子麼？進來吧！」

燈沒亮着，屋裏漆黑，年子有些躊躇了。可是屋裏接着又說：

「你不來拿，誰還給你送去！」

似乎是惱了，可是接着又是一聲嬌笑。年子就在這嬌笑聲中邁進了門去。

「在那兒，給我！」

「這兒……這兒，看你來呀！這兒摸……」

年子於是隨着嬌嫩的聲音一步步向前的去摸。心在跳着，手在摸着……不是搗風的扇子，而是柔軟的滑膩的，富有彈性的……接着姨太太切實的告訴他，是主人的授意，所以沒有害怕及規避的必要。

真是老天不負苦心人，姨太太的肚子，果然漸漸的鼓起來了。於是主人的臉上，不時的浮上些絲絲的笑容，對外人談話時都常常罵城裏的醫生不明醫理，簡直渾蛋，完全胡說八道，『你看，姨太太的喜事，不是日漸顯著了麼？』可是每當一見到年子時，臉人却熱辣辣的不自然起來，尤其當看到年子出入姨太太房屋時，那臉色，更變成鐵青的了，而且臉上，常常刻上些陰毒的慘笑。

這也是洛萬夫婦計議的結果吧！在秋收完了之後，年子被主人辭退了。

四

愛的滋味，是越得不到，越感覺着甜蜜的。尤其是青年們，他們爲愛，爲一夕之歡，簡直可以不怕一切，甚而至於不怕生死，年子也是如此。

在被辭的十幾天後，那真是坐臥不寧了，白天總是站在自家的門口外，呆々的向東望着，希望在主人的門口中，會吐出那個與他有五六個月關係的情人來，夜晚間也總徘徊在主人家宅門的左右，希望得些什麼朕兆。然而所得到的永遠是失望，永遠是無所得。可是他的行動，却太顯明了，村中的傳言也就多起來了，他與主人姨太太的事也很有許多人，作爲談話的資料了。

明議着，暗談着，於是王洛萬聽到了，年子的父母也知道了，有錢的人們，是最要顧全體面，保持名譽的，於是老萬發出話來了：『永遠不許年子再登王家的門，有時捉住了，敲斷他的腿。』而且對門戶的看守上，也變爲非常的嚴緊了，並且在親戚家裏找來幾個年力健強的壯丁，以備萬一的不測，年子的父母，也把年子申戒了一頓，說永遠不許他再登王家的門，而年子呢，他的行動，並不因此而稍有變更並且那欲一會情人而甘心焉的野心，越來得迫切了。果然在一個初冬的夜晚，年子在王家門口，被人家捉住了，以偷盜東西爲罪名，把他打了個不亦樂乎，結果被抬回家去的。

年子是被打了，而借種的話，却由年子的嘴裏，傳遍了全村，於是工餘飯罷，祇要兩人到一塊，就自然的會談起張年子與王家姨太太的事情來，因此王洛萬更受了刺激不少。於是羞惡之心，變而爲怒惱，變而爲仇恨，其消極的嚴守門戶的辦法，也變而爲積極的報復的狠心了。於是『如何報仇』這件事，就成了王洛萬及王洛萬邀來的幾個親戚的每日計議工作了。

村子裏的人們，明議着，暗談着。

王家裏的人們，陰謀着，佈置着。

當局者迷，色心不死的張年子呢，在傷勢養好之後，仍然是徘徊着，希冀着。

這時，表面上的一切，都似乎風平浪靜着，毫無事々，然而這正如已經中了毒的瘡，表面雖還不顯怎樣，而肉皮裏，却正在腫脹着，潰爛着，所期待的，惟有腫破膿出了。

五

一個大風雪的夜晚，天氣冷得似乎一切都要凝凍了。張年子又脫過了他父母的監視，彳亍到王家的門口。這回出乎意料之外的，門却開着。他的心不由得跳起來了。四下裏一看，夜已是深了，風雪在交加着，街上祇有雪的飛舞及風的怒吼；於是他的膽子壯起來了。輕々的走進了大門，熟悉的奔向了姨太太的屋裏，燈已是熄了，門却虛掩着，他輕々的敲了一下，如往常來時的一樣，就邁了進去。一陣暖氣襲來，身上立時舒適了好多，而心却跳得更利害了。又輕々的咳了一聲，報給對方一個信，然而，依然沒有回聲。『睡着了吧，』在默想着。於是輕々的前進，試探的摸着床，摸到了，手觸在個肉的身上，於是不假思索的撲了上去，呀！不好了兩隻手被更強有力的手捉住了，接着有人罵道：

『好小子！可捉住了！……快點燈。』

燈亮了，年子看清了一切，姨太太不在，捉住自己兩手的，是兩個赤着上身的壯丁，床上地下，還站着三個橫眉怒目的小夥子，手裏全拿着木棍。掙扎，掙扎，年子想作最後的掙扎，可是掙扎的結果，是棍棒齊施，腿被敲斷了一隻。於是年子倒下了，兩隻手也被反剪着縛起

來。王洛萬這時也出現了，瞪着兩隻眼狠的說：

『好小子！今天是你的報應到了！』

頓了一頓，接着又說：

『拉起來！』

於是他的兩隻袖子高的捲起，手裏露出一把鋒利的剪刀來，又由旁邊拋過來一小筐石灰。他惡狠的向前湊了幾步，伸出了左手，抓住了年子的前胸，狠的向上一提，向後一推，咬牙切齒的，一字一字的說：

『我——要——挖——你——的——眼——睛！』

接着右手一舉，剪尖向前，猛古丁的一送『嘛』一道鮮血噴到地上。

『小子！你還賈乖吧！……去你娘的！』

手一推，年子又倒到了地下。

『給他填上灰，把他抬走。』

幾個壯丁，也許吓癡了吧！經他說了三次，他們才開始動了手。

在這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街上雪在飛着，風在吼着，幾個壯丁，

抬着個已經暈過去了的人，由王家門口，向西而去。走了不遠，其中

一個人說：

『就是這個門，放下他，死不死由他！』

接着一個重的東西，被拋到地下，地上的雪，很快的被——血印濕了

一大片。他們用力的打了幾下門，就相偕着轉回去了。

六

這件事是這麼解決了。由王家出二百元錢，五十畝地，作為張年子的治傷費，及他們一家的生活費。

張年子從此就成為張瞎子了。

而王洛萬呢，姨太太雖然有了六七個月的身孕，可是因為驚吓過甚，竟爾流產了，於是洛萬終於成了絕戶。王絕戶這個名字也逐漸成為他的雅號了。

壽

字牌牙刷：

料固·工精·價廉
式新·消毒·衛生

牌子最老·人人愛用

中國衛生牙刷工廠出品
支店東安市場正街南首八號

點美之君

請到

影 攝 宮 術 藝

愈 增 明 顯

柔 最 光 採 · 新 最 置 佈

內 口 東 三 條 單 東 北 京

求 道

(二)

華 潤 楊



「不！陛下！我不想做官。」他鼓起了追求的勇氣，同時還忘掉了什麼是顧忌，竟提出一個出人意外的要求來：「如果陛下認為那點微功還須獎賞，就許可我和貴妃跳舞一回，我就滿足了！」

「是的，我好久不跳舞了。來！太白！咱們先跳個狐步舞！」楊貴妃也像他似的不能自持了。把筆和日記本匆忙的收起來，便離開座位，預準好跳舞的姿式。

唐明皇看到她兩個人這種樣子，心裡這才起了一種醋意，但他覺得不便於斥責李太白，只制止着楊貴妃：

「你別胡扯！太白是喝醉了。」說着就向外喊：「來人！着汽車送李先生回去。」

「陛下！跳舞也是一種藝術呢！」李太白竟懇求起來：「希望陛下容納我的要求！」

「你醉了。叫高力士送你回去休息吧！」唐明皇說着又去按柱子上的電鈴。他認為李太白絕對是醉了不然那能這樣胡鬧。

「不！陛下！我並不醉。」李太白急了。站起來便去拉唐明皇的手：「希望陛下容納我的要求！」

這樣無理的糾纏，使唐明皇不能忍耐了。一甩手，幾乎把李太白推倒。楊貴妃過去，本想把他扶在椅子上坐下，但醉意很濃的他以為是要和他跳舞了。竟張開兩隻胳膊圍住她的腰肢。這時高力士來了唐明皇把楊貴妃推在一邊去，吩咐高力士說：

「李先生醉了，送他回去吧！」

李太白還想說話。但唐明皇携起楊貴妃的手便走了。

高力士是希望在太白身上得點好處的。但看了這個兆頭，心裡不禁涼了半截。他想打聽個究竟，不料李太白除了搖頭之外，什麼也不說，看樣子是醉得够勁了。沒辦法，他只得攙起他來慢慢的向外走。在辦公廳「靜候佳音」的賀知章，早等得不耐煩了。這時竟跑到花園的門口來，正焦灼的向裡觀望着好容易看見高力士攙扶着他，慢騰騰的走了出來。

「怎麼樣？這次準受到陛下的栽培了！」他是抱着十二分的熱望的。

但李太白只搖了搖頭，什麼也不說。

「你這人，怎麼又醉得這樣子了？真沒辦法！」他不禁抱怨起李太白來，接着又問高力士：「李先生沒高陞嗎？」

起初是喝酒，後來依稀的看見李太白對楊貴妃好像有些不規則的舉動，而被唐明皇拉開了。除此之外，高力士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老弟！到底怎樣呀？賀知章見他不知道，只得拍着李太白的肩膀，又很着急的問。

李太白把他文學部長，他沒接受的事說了。當下氣得賀知章重重的跺着腳，眼裡像要冒出火花來「你們這些詩人真沒辦法！這個機會那兒找去？」

「老賀：你真太庸俗了。你完全不懂得詩人的心境，今天我在陛下和貴妃的面前，吟成了三千千古的絕唱，這比做官不更有價值嗎？只是這一件事還不滿足，陛下竟不允許我和貴妃跳舞，唉！陛下，你的思想也太落伍了！」

李太白又是誇耀，又是嘆息似的說着，把個賀知章吓得臉色都變了。陛下豈是隨便可以批評的，貴妃那能隨便和人跳舞，你真太豈有此理了。他怕他再說出什麼來，被高力士傳到唐明皇那裡去，於是趕緊挽着李太白的手走了出來。

賀知章對李太白的前途絕望了。他這纔知道一個人若成了詩人，是狂妄得沒法提拔起來的。而且說不定還會招出什麼禍患來。從此他決定再也不在唐明皇面前提起他了。而他自己也要對他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春天過去了。夏天也過去了。最容易觸動詩人的悲感的秋天，又淪降在人間。

長安市的柏油馬路上，蕩着颯颯的秋風，飄着片片的落葉；雖然是在軍馬喧闐的大街上，但却令人感到一種冷冷清清的風味。

曾經炫赫過一時的李太白，這時已成了長安市上的流浪者。

幸而還有賀知章是個老朋友，隨時還給他些錢花，高貴的西裝還讓他穿着，所以他的生活還算不成問題。有幾次賀知章邀他到丞相私邸裡去住宿，但他嫌那些時常來往的官僚們太俗氣，竟沒有接受賀知章的好意。他願意到那兒黑了就在那兒睡，不論是飯店裡，旅館裡，都是他臨時的寓所。

帽子和手套，是那天丟在沉香亭上了。他想托高力士去找。但高力士因為沒在他身上沾光，只能那聽他支使。於是他只好光着頭光着手了。穿着高貴的，但是舊了的西裝，披散着長長的頭髮，據說詩人都是這樣的。李太白當然不能獨爲例外。所以他並不想再買帽子就這樣「腳齊頭不齊」的，整天整夜的度着流浪的生活。

但流浪只是流浪，他對於楊貴妃的愛戀却還沒忘掉。只是已沒有再追求的機會。

不接近唐明皇，就無法接近楊貴妃。這是他新的覺悟。他後悔不該不接受文學部長的位置了。因此，他會托賀知章又向唐明皇介紹過幾回，不知道是老賀沒竭力推薦呢？還是唐明皇早厭惡了他？結果是一點成就也沒有。

他很想硬着頭皮，來個「毛遂自薦」，自己去晉謁唐明皇。但是高力士那裡就碰了釘子：不是說明皇睡覺呢，就是說開會呢。反正不讓他見着。

他沒辦法了。惟有不斷的在明皇官邸的附近觀望着，但是「宮門深遠」，他不能隨便進去，也不見楊貴妃出來。是無望的觀望，更增加了他心裡的焦灼。而且他幾次走得離「宮門」近了，被衛兵盤查過幾回，假如不是「李太白」這三個字，能够「虎」得住人。恐怕他早已被認爲是不軌企圖，而嚐試到鐵窗風味了。

苦悶！苦悶！他感到了人生最大的苦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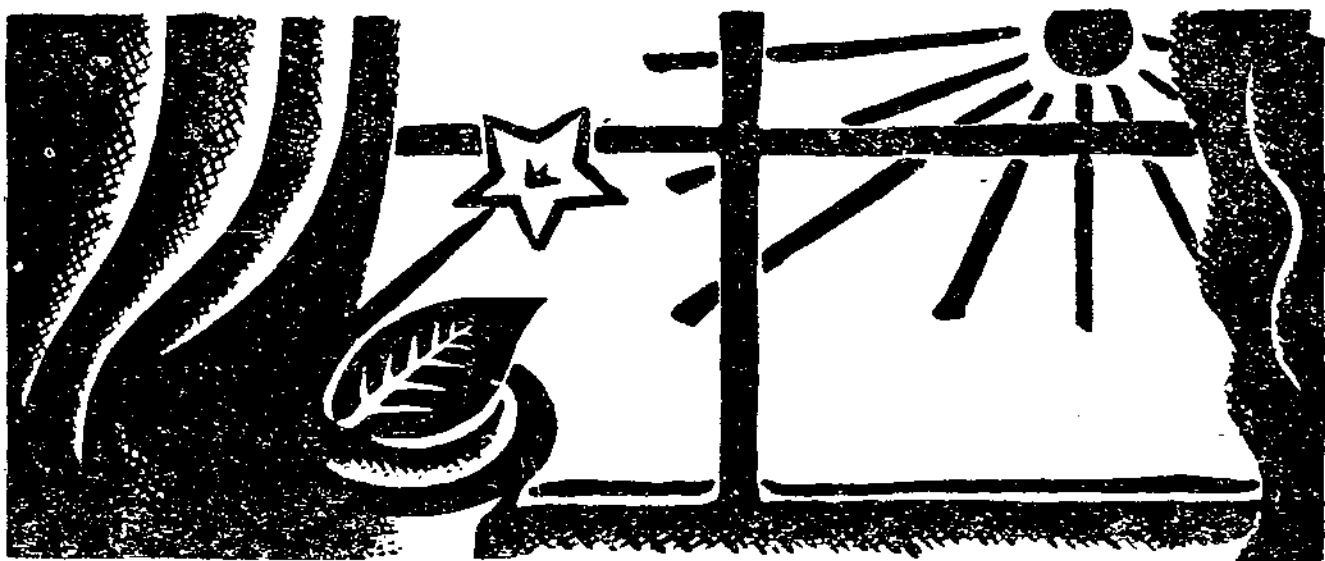
平常他就是「嗜酒如命」的，這時更把酒看成比命還重要了。他有錢，他穿的還相當漂亮，每個飯館裡都不像從前那麼小看他了。尤其是他當日打過架的金谷酒樓，更把他看成了是至尊至貴的客人。爲了找面子，他曾經的光顧過幾次。那裡不但可以吃完記賬，並且還把最精緻的房間給他留着。那個女招待向他賠情道歉是不消說了。並且還能够讓他接吻，讓他擁抱，有時還能够坐在他懷裡。兩個人用一隻杯子喝酒了。他在苦悶到極點，而無消解時，總是到那裡去開個「盡醉方休」。

這時，「清平調」已經製出譜來，由歌劇學院的高材生，在廣播電台上獨唱過好幾次了。李太白每次聽到了獨唱，便想到沉香亭上那令人沉醉的一幕，同時心裡還是被刀割着似的那樣苦痛。

中秋節到了。這是一個團圓的季節。

度着流浪生活的李太白，是沒有團圓的對象的。白天他在一個旅館裡睡了一天，晚上乘着月色在馬路上開始了茫無頭緒的閒遊。

(未完)



春·夏·秋·冬

朱 麗 葉

人的心果呆如一片攝影的膠板嗎？初戀縱使是一瞬渺茫的一瞬，却永恒的鑄上了一道不可磨滅的影子。

——蕭乾·夢之谷

春天的風是愉快的。

「換一件輕暖的衣服罷！」又像聽見了這個親暱的調子。

我找出一件鵝黃色的毛織衣來！看見了舊日的衣裳又翻起我靈魂上的舊創。

女人把我陷入如大多數男人一樣，包在傷愁之重，想去丟開是像使影子消滅一樣的困難

（在我眼前閃出一顆流星的影子。）

遙遙的，時刻似有回憶的輕盈而頻繁的足音在召喚我，我哀悼一個好女人靈魂之死亡，我的悲傷更濃重了，把頭埋藏在手臂裏……

（我陷入一個清醒而入糊塗的沙灘，找不出回憶的腳。）

× × ×
蕩漾的春風，送來了南國的笑語：

「寄些畫報雜誌給四妹罷！這是我求你。答應不？孩子，我這裏幸福得很，你用不着牽掛，倒是我的小朋友需要你招護，四妹年歲還輕，但是青春的苦悶如同濶海裏的浪潮就要襲擊着她了！盼你英勇些作個擋水壩罷！」

× × ×
拜託你的事不要忘了！祝福你，聰明的七弟。」

幼小生長在一起的姐姐，終於離開我到遼遠的地方去了。爲怕着我的孤獨，又遺給我一個四妹，四妹和姐姐是最好的朋友，她常上我們家去玩。（想起我們鄉下的家，更是有着無限的回憶。）我家裏的人都頂喜歡她。

爲了求學，我還須要在古城中消磨三個春天，她却只須要一個夏天便離開通縣了，姐姐常說通縣的環境，如何如何的好，非常適於讀書的，姐姐在燕京時，常給她寄書報，如今呢

！姐姐走了，留下這末個人，這末點事給我，雖說是麻煩一點，但也有些情願的。

我遵從了姐姐的話，寄了幾本雜誌給她。

沒三天便接到了回訊：
『七哥：謝。您。這樣關心我，真有些不敢當。您寄的畫報，都是饒有興趣的，容看完後，寄還您。』

我還怕她不好意思收呢？這層憂慮倒白費了，一定是姐姐也有信給她的。我除去給姐姐寫信報告之外，並且覆了她一信，大意是說：請她別客氣，畫報看完了先存她處，不必來回的寄。以後，每寄一本書必附一封信。

幾個月來，却有勞了春天的燕子，爲我們作了捐書人，從幾片白紙上，儘量的宣洩少男少女的熱情，最可慶欣的是我們都有着追求光明的理想：

姐姐來信囑咐我們說：『現在已從言語走入行動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堅忍和敏捷，眼睛和手。』

我們都同情於姐姐的說法，更相互勉勵努力。

暑假將要來的時候，我們聯名寫給姐姐一封信：

『在姐姐無邊的慈愛裏，我們是歡悅着，雖然，現在你遠離了我們，但是你的光却永遠照耀着我們，我倆沒有辜負了你的苦心，將永遠親善的和密的在一起，手拉着手兒邁過遍地的荆棘，走向那光明之途去。』

本來，我倆原是心心相印的，在故鄉，雖然時常晤面，但是格於環境的限制，都權且抑住『跳蕩的心』作普通的寒暄而已！姐姐懂得這個，所以，她離開了我們以後，在我認爲『戀愛的橋樑』中斷了的時候，她成全了我們，這是多末值得感激的啊！

夏天到來的時候，我倆正渡着幸福的日子。

假中她爲着預備升學的課程，幾乎整日的消磨在我家裏，由着姐姐的力量，我們的家長都變得慈愛而和詳了。不再固執的限制我們的行動。村頭河邊佈滿了雙雙的足跡。

不久，Yenching University 的通知書來了。姐姐也來信慶祝她要作『燕京人』，這是無上的榮耀啊！更增加了我們欣喜的氣氛。我們常常逗遛在綠的郊野裏，靜聽河水的泣訴。有時她又奔跑在麥浪

裏，撲捉對對成雙的蛺蝶。我則靜靜的欣賞這幅優美的圖畫，常會忘掉歲月。

是那末可紀念的一夜——

天上的星子眨着嫉妒的眼睛，瞅着我們併臥在綠草如茵的河邊，月亮爲頑皮的波濤，扯長又擠扁，彎彎曲曲的抖在水面如銀鏈，水鷗展開那雪白的翅膀啾啾低語，不知訴說的是些世紀的憂鬱還是喜悅。身外的田野爲薰風掠過，幾手要倒下來了。我的手緊握着另一隻手，那隻手的主人却正在高歌着：

Do you remember the path where we met

F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Ah yes, you told me you never would forget.

Long long ago, long ago

『你也唱一個罷！』

『不會。』

『嚇，你瞧，還拿架子。』

『真不會！』

『再不唱，我要回去了。』

想了半天，結果唱了一個北方最流行的童謠『小白菜』。

小白菜，地裏黃啊！

三歲，四歲，沒了娘啊！

跟着爹爹還好過啲！

娶了後娘三年整啊。

弟弟吃麵，我喝湯呀！

河裏開花，河裏落呀！

親娘想我一陣風，

人家都說黃連苦啊，

白天聽着囑囑叫啲，

有心跟着山水走，

我在唱時，看見她一雙沉澗的眼睛蒙上了一層清淚，我爲這易感的女孩子感動得流淚了，雖然說是思念母親，但母親在我還沒匝月時便逝去了，又何從懷念得起呢？

『對不起，我不應該強迫你唱這——』

隨着聲音遞過來的是一隻潔白的手，宛如小母親般的爲我拭淚，我的淚水却更加多了，我在憂鬱着幸福的不久長，她似乎明白了這個

意思。輕輕的玩弄我胸前的領帶，像是陷于一種可喜的沉思中，好久才說一聲，

「該回去了。」

河灘上的亂石，在黃昏裏變得更險峻了，我緊扶着她走。繞過村頭時，老遠的便看見家人持着燈火來接了。

第二天見面的時候，我深悔我的愚笨，爲什麼在快樂的時節偏偏作預支悲哀的傻事。

她却笑盈盈的向着我，仍是那末活潑。我的心也豁然放了睛！隨便的又說了些別的，她才欣然的走去，臨別時却留給我一個包裹及另一封信，

包裹裏是一件鵝黃色的毛繩衣，信上寫着：

「七哥：玩昏了罷！怎麼忘了開學了呢？我將於今午去京，搭車轉燕，不必送。承你的幫忙，我能考入燕園，那件毛繩衣就作爲贈禮吧！織得不好，將就些穿得啦！」

終於，還是違被了她的話，竟送她上了車。

——四妹——

「山坡邊綠着哪」的時節一過，像火那末狂熱的燃燒着的紅葉就遍山了。我的寫字枱上也佈滿了紅葉和約賞紅葉的信。但不幸的是爲考試糾纏着了，沒得分身。這個爽約的理由，直到中秋節晚上一同賞月的時候，賭咒似的告訴她，她才肯信：

中秋節那天晚上的月色分外好，我倆又散步到故鄉的河邊去了。天一句，地一句，有一搭，沒一搭的，不知說了些什麼：最後提到嫦娥：她笑着說。

「嫦娥應悔偷仙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這兩句詩作得太美了！真是哀艷動人。」

這句詩的確是清曠幽寒，愁心獨絕。我沒有理由否認她的話，可是當我想到，皓月當頭，兩情切切的時候，被人喚回的心情更是倍覺淒涼，我遂想起淒絕的月當頭夜催歸去，碧海青天共渺冥。這兩句，而悄悄的低吟着，

「幹嗎緊的纏起詩來，怪酸的，」

在歸途中，她又告訴了我許多關於燕園的事情，這更使得我心悸

了。當野外一顆美麗的花草，移植到公園裏，是不是會遭遇到剽竊？與更甚于剽竊的蹂躪呢？「魔鬼」是不容任何一個美貌的女人脫出他的手掌的，轉瞬，就證明了我這是過度的憂慮，她不是還笑盈盈的站在我面前說再見嗎？

「河裏洶湧的波濤，捲走了兩岸的土屑，但是，當牠沖擊在河身堅固的巨石上，盡管前呼後擁的一個跟着一個，結果，還不是粉碎了自己，幻成奇麗的浪花，徒供人們的笑語！又何損于巨石的毫末呢？願妳堅硬得像塊石頭，永久停留在渾濁的河流裏，一任浪花的嬉戲，直到他們都被澄清了的時候。」

預計她接到這封信的時候，約是靜麗的秋之尾了罷！我發了這封信以後，頗後悔我的多慮，這層「擋水壩」不建築也是可以的，給姐姐的信上便率直的這樣告訴她。

平時有着大信任的人，現在我有了經驗，到是常常轉作出來使人一點也沒有想到的事。

我讀過許多的戀愛故事，想不到我自己就作了故事中的主人，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因爲好久沒有接到她的信，我原擬去燕園看她，預先給她打電話，她說來週月考，要看些書。我當然不願爲了玩就誤了她用功，所以只得變更了原來計劃，去到市場買些東西。走過了帥府園的時候，猛的一看見了一輛嶄新的流線型汽車如迅風的一般停在中原公司門首，絳紫色的車門一啓，瀉出些青春的笑聲來。這時，我已走近了車廂，但我又倏的把身子一閃，躲在鄰近的紙煙閣子裏，我竟有些不相信我的眼睛，「真是她嗎？」「那個男的是誰？」我懷着滿腹的驚疑，帶着落寞之感的向王府井那一頭走去，那時，天空裏飄起一片片的雪花來了。

我沒有心腸再去追想「真是她嗎？」「他是誰？」因爲我還信及過我的眼睛，此刻，沒有悲哀，沒有喜悅，有的只是無邊的空虛與淒愴而已！

之後，我漸的悟出了，好久沒有接到她信的理由，我更懶怠去招呼她，只是寫信告訴了在遠方的姐姐：「她爲我艱難締造成的幸福，都變成我加倍的感傷而已！」

姐姐的回信到時，已近聖誕節了。

「四妹的事，聽一個留燕老友的訴告，我已盡知了，這個社會是

在握了金錢與罪惡的魔鬼統治之下，虛榮心勝的女孩子，更是容易接受罪惡，對於四妹，我真不願再說她些什麼！

可痛恨的還是那般公子哥兒，他們沒能辜負他們所受的教育，都知道如何的去求悅于女人，……

和我們生在同一代時裏的人們，有的是鋼鐵鑄成的，有的是可方可圓的木頭，我願你是鐵，把四妹就看作一塊木頭！不肯向上的人，原不值得留戀，你應當珍貴的，還是你自己的前途！『生命因為失掉了戀愛更爲富足的名言』一忘懷了嗎！

我深悔我的孟浪，不牢牢的牽緊了你的手，都反交給別人，交給一個不值得信任的女孩子，這是我罪過，願我們重新地握緊了手，擦乾了淚——這是太平年月的裝飾，在現在已不爲人所重了——英勇的踏上征途。

女人的心本是多變的，四妹本來太年青，太容易受誘惑，我不願意再苛責什麼，更不願意再聽取她的辯訴。事實已是海一樣的擺在面前！爲多遺留一些對她美好的印象，我默默的離開了她，憂傷地踏上了一個人的旅程。

（其實呢！在這時代真能沉醉于物質享樂中的人們未不是幸福的）

在人前我還是歡娛的，就是一個人的時候，我也不多想，我盼着我的記憶像水，劃過之後立形消失。

然而，靈魂的記憶之幕，常會在靜夜裏，黯無月色，寂無人聲，的三更天揭了開來，讓過往清幽的爬了過去，眼前的却也都燦爛着，但那是屬於別個的，我的憂傷更濃重了。

最傷心的是，在夢裏竟境邁着他自由的步。帶我到清新的境地去，給予我空的慰安，當夢醒來的時候，却仍然是孤獨的。想起了我愛的人，已經成爲沒有靈魂軀殼，我覺得挂心的刺痛，竟忍住的掉下可恥的淚來。

偶然間，看到了舊日的遺跡，想立刻的丟了開來，也沒有那力量了，我爽着任着自己的性，把頭埋藏在手臂裏……到我覺得眼淚已經乾了，把沉重的頭從手裏拾了起來，窗外的月色，已照過屋角了。

我似枯衰了的老人，用料戰的手掩放起那件舊毛衫，痴立在窗前靜數着天上的星星。

韓愈之籍貫問題

孫百愈

韓愈之籍貫，究爲何地？從來即有二說：

（一）昌黎說——持此說者，爲李翱所作之行狀，及劉响趙聲張昭遠等合撰之舊唐書；近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中國人名大辭典，亦據以判，愈爲昌黎人。

（二）南陽說——持此說者，爲李翱所作之文公父仲卿去思碑，謂韓氏家於南陽。歐陽修宋祁等合修之新唐書則謂愈爲鄧州南陽人。朱彝尊異：以爲李翱所謂南陽者乃係河內之修武（即今河南獲嘉縣）新唐書於南陽上冠以鄧州，實誤。近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辭源亦稱愈爲鄧州南陽人，惟繼謂：『其先世居昌黎，宋熙寧中因追封爲昌黎伯』

竊按昌黎一地，凡有三處：一在熱河朝陽，魏置。一在通縣稍東，唐置。另一即今之昌黎，在灤縣東北，乃係金代所置。朝陽在唐乃一極不開化之區，以『文起八代之衰』之大儒，必不生於此地，似可斷言。蓋當時該處人煙既少，民智尤低，無論由何方考察，皆難得其近似處也，今之昌黎，在唐時尚未建置，亦可不論。然則愈如果爲昌黎人，則必生於通縣稍東之處，明矣。

但觀愈所作祭十二郎文，一再曰：『從嫂歸葬河陽，一再則曰『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按河陽位於今之河南孟縣附近，則朱子修武之說，實甚近理。況文中及以汴州徐州在東，『東亦客也，』不如西歸』而上述魏唐所置之昌黎，皆在汴州徐州之北，益見其非愈之父母鄉也。且舊唐書卑弱滅陋，宋仁宗已有定評，殊不若新唐書之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一故以從新唐書之說爲是。

顧愈弟子李漢，會編愈集爲昌黎先生集，似在唐時已有稱愈爲昌黎先生者，則辭源所稱：『其先世爲昌黎人，』約亦不爲無據。最可哂者：爲今之昌黎縣內，有所謂韓文公家廟以及家譜云云，若以上文所述證之，則其自稱後裔者，非出於強行附會，即係由他處播遷而來，絕對不足證明愈爲昌黎人也。

此事乃國文學史上一大疑案，春日畫永特論及之，甚願文學先進不吝教正焉！

長篇
連載
咆哮山莊 (三)

密愛黎·勃朗特作
林 栖 譯

「你在這兒住過相當長的時候了，」我開頭說；「你不是說過有十六年了麼？」

「十八年了，先生；我是女主人結婚後又來伺候他的；她死後，主人留我做了他的管家。」

「不錯。」

接着停頓了。我怕她不是一個閒談家，除非關於她自己的事，那些事對我簡直沒甚麼興趣。然而，她沈思一會之後，把手各自放在膝頭上，發紅的容顏上現出一片默想之色，突然說道——

「唉，從那時候以來人事大變了！」

「是的，」我說，「我想你看見過許多變遷吧？」

「看見過；還有波折呢，」她說。

「啊，我要把談話移到我的房東的家庭上去！」我暗自想着。「一個起頭的好題目——還有那個美貌的小寡婦，我願意知道她的過去；她是鄉間的本地人或者是(多半吧)一個外鄉人，那個乖戾的土人不肯認做親屬的。」這樣打算着，我便問秋恩太太爲甚麼西斯克立夫出租了鴉十字山莊，倒情願住在次得多的地方和宅子。「他不是很有錢，足以把房產修理整齊麼？」我問。

「有錢啊，先生！」她回答。「他有誰也不知道哪兒來的錢，還每年加多呢。不錯，不錯，他所有的錢是够住在比這一所更好的宅子裏；不過他簡直是——手緊；假如他打算過移到鴉十字莊來，只要他聽說有一位好房客，失去多得幾百的機會他就受不了。奇怪的是人在世上只剩下自己的時候還會這麼貪得！」

「彷彿他有一個兒子吧？」

「不錯，有一個——他死了。」

「那位年青的女人，西斯克立夫太太，就是他的寡婦麼？」

「是的。」

「她原來是從哪兒來的？」

「呀，先生，她是我去世的主人的女兒；她的閨名是凱撒琳·林頓。我撫養的她，可憐的孩子！我實在早就希望西斯克立夫先生搬到這兒來，那麼我們就可以又在一塊兒了。」

「甚麼！凱撒琳·林頓？」我驚訝地喊叫着。但一分鐘的追想讓我覺悟過來並不是我那鬼怪凱撒琳。「那麼，我的前任的名字是林頓了？」

「正是。」

「那位恩紹，跟西斯克立夫先生同住的哈雷敦·恩紹又是誰呢？他們是親戚麼？」

「不；他是去世的林頓太太的姪子。」

「那麼，是那年青的太太的表兄了？」

「是的；她的丈夫也是她的表兄；一個是母系的，另一個是父系的；西斯克立夫娶了林頓先生的妹妹。」

「我看見咆哮山莊的宅子前門上刻着「恩紹」。他們是個老家族吧？」

「極老了，先生；哈恩敦是他們家最後的一代，我們的凱西小姐是我們家的最後一代——我是說林頓家。你到咆哮山莊去過吧？我問得很冒昧；不過我願意知道她近況如何。」

(未完)

編後記

而於作家必定是身受其影響；所以我們打算往後對一切的稿件擬以不超過三個月為限而決定登退。希望作家們給我們原諒和寬恕。

★ ★ ★

編者每撰稿的時候，常發生一種的傷感，為作家歡喜，為作家同情。我們知道作品是作家的靈魂的表現。無論他的題材是主觀的或客觀的，他所表出來的文字，無非是他最精粹的精神結晶。所以高山樗牛說：文者人也。

★ ★ ★

作家做文章當比蠶吐絲，杜鵑泣血還來得困難和辛苦，因為做文章並不是自然的天性；必須從迷濛無際的腦海裏，去摸出欲表現的思索，而且須經過廣範圍的常識底淘汰，和受銳敏的神經的整理，然後纔得啓示於文字的。編者每想念及此，往往不忍釋稿，是以有的稿件常扣留至數月尚不忍退回者，不外乎爲了這樣的緣故。

★ ★ ★

本刊在這兩期確有更顯然的進步，尤其這期竟打破過去的記錄；無論隨筆，論說，散文，詩歌，創作等無一不呈現快速的前進。這無疑的是作家們給我們鼎力造出來的煥然成績。我們雖然時常在別的刊物看到訪談本刊，本刊也接到不少和他們應酬的稿件，但是本刊欲無言。我們相信事實勝於雄辯。

★ ★ ★

知堂先生的買洋書是編者特意求來的。雲蘇先生於百忙中復寫了辯髮茶話，陳博士的從日本回來很可愛讀。讀西山品的博雲子先生是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魏俊解是文學院沈教授的近作，和老鐵教授的偶得怪書讀書管見記正是一對的好文字。青之先生以之乎的

筆名，說欲利者也做對。木活教授的遊頤和樹令人一讀如飲酸梅湯。妥和描寫的深刻，的確超過一從來的一切雷同作品。

★ ★ ★

論衡中的文學觀有發前人未發之處，中國文藝與民族性是對民族性開始關心的文字。孟致教授的戲劇論很值得注意。司徒河先生的書評已有定評。金張瞎子與王絕戶是本期三大篇之一，可以稱是與型的中國小說，這種作品和阿Q正傳一樣非中國人想不到，也非中國人描寫不出來的。我們相信這篇作品是新五先生以主觀和客觀的題材而

★ ★ ★

社 告

△本刊因過去錯字甚多，然字太草亦一原因，今後如有字太草者不敢登載。
 △凡匯款本社者必須掛號，否則如發生差錯時本社決不負責。
 △本社現存稿件約達一千八百餘篇，雖每日極力整理決定登退，然仍有未逮，如有希望速退者，即請函索。

壽先生希望文藝界的幾句話一針見血。作出來的。朱先生的春夏秋冬也是很好這次的報報我們恨印不出原色，憾甚。的作品，細膩可愛。

★ ★ ★

創作血淚書果然是一筆一血一字一淚，堪稱爲今年來創作界的最高峰，賡賡先生的作品別有風格，生物雖是描寫一洋車夫的痛苦生活，然而其構想的程常的自信。

★ ★ ★

本刊在這期能够發表這些作品出

徵稿簡章

一 本刊下列各門均歡迎投稿：

甲 文學 新文學：小說，散文，隨筆，短篇創作，詩歌，文藝評論，外國文學之研究，介紹，批評，討論與翻譯。

乙 藝術 繪畫，電影，戲劇，音樂，以及一般藝術理論與介紹（作家小傳及論文）漫畫作品與理論（作家小傳及論文）。

丙 雜組 科學新聞，名人傳記，時代生活之介紹，學術界藝術界一般動態，消息，讀者通訊……等。

二 本刊文字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為佳，但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不在此例。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稿紙繕寫清楚，稿末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及匯寄稿費。

四 來稿得由編輯人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稿端聲明。

五 來稿一經登載，概酬現金，每千字由二元至六元，特殊稿件另議，每月結算後，即時發出。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為著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儘先由本社出版。

七 來稿寄

(號七八字民證記登部政內刊本)

目價告廣

附註	普通	底封面		地位	
		套	冊	全	半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鋅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一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〇元	六〇元	一〇〇元	九〇元	五〇元
	二〇元	三五元	七五元	五〇元	三〇元
	一二元	二〇元	四五元	三〇元	一五元

本刊所登載之各欄廣告均由北京華洋廣告社供給

刊月藝文國中

號四第 卷二第

行發日一月六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編輯人 張深切
發行人 張深切
發行所 北京東單大羊市胡同五號
電話東局六三九九號
總代售處 北京宣內大街路東九二號
電話南局三〇五三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西局二一三〇號

價 定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零售	一	三角五分	一角
預定半年	六	二元	六角二分
預定全年	十二	四元	一元三角
本刊登載之各欄廣告均由北京華洋廣告社供給		在內	三元五角

本刊郵費：北京城內一分，城外一分半

平 平 治 鞋 院

履 革 女 男 西 中 補 修 器 機
起 起 即 補 即

PINPING SHOE HOSPITAL PHONE E. O. 2603
121 MORRISON STREET
Shoes Repaired While You Wait.
We Repair Your Shoes by Modern Lock-Stitch
Long Wear, Great Comfort.

號 一 十 二 百 一 街 大 井 府 王

北京華洋廣告社啟事
本社承辦中國文藝月刊廣告事宜
請各廣告刊戶逕與敝社函洽為荷此致
△本社地址前內司法部街變與衛夾道二十八號
本社專登電台電影各種新聞報廣告繪畫精美廣告。
翻譯廣告迅速價廉約期不悞。
經售加來斯自來水鋼筆。美術名片。函購加郵五分。

北京小峰醫院
▲內科 ▲性病 ▲小兒科 ▲戒毒科
地址：北京王府井帥府園西口
六八五二局東話電

聲 日 打
華 寶 英 字
最新 縱橫 萬能 日英 英文 機
附設各科補習
擴大招男女生
校長曲聲寶
校址：安內寬街汽車站
對過利薄營口內

瘋羊癩
真正立止醫癩無雙
羊癩瘋原分五種風火
驚氣痰氣鬱積解然急不
舒痰迷心竅犯時項歪斜
洽從後脊上沖頭昏忽然
倒地四肢抽縮不省人事
口吐涎沫怪聲有每月犯
一二次者每年五六次者
服此丸一料立愈重者兩
料除根治淨永保不犯每
料二元各界如有癩瘋
大症日耳聾年新多
定好耳鳴年老耳鳴
保好耳鳴年老耳鳴
雜音經過千方百藥久治
不愈徹堂一元保好重者
三元除根聽普
清亮每盒一元
元每料三元
底 不論老幼耳內流膿
臭水耳痛耳漏耳內
油 流血多年不好做堂
八角保愈準好重者一元
二角除根不犯每瓶四角
外埠函購加洋三角滿洲
國加五角▲總批發處會
賢堂北京和外南新華街
南頭路西梁家園東口外
路西

正風打字科
職業補習學校
招男女生
隨時報名上課
附設
簿記班
圖胡才閣單面：址地

介紹北京
專門打字
學校
校址：
宣武門外
連智橋
九號

青年皮鞋商店
專做男女皮鞋
特色 經濟 美觀 耐久 修理 舊鞋
地址：北京東城德勝口大街路北
乙字十七號



恒陸線花店邊莊

自運華洋雜貨織物香品
 針線縲帶花邊繡線繡絨
 杭絨金線金邊光片花邊
 鑲嵌珠石戒指耳鉗童裝
 繡枕鞋面各種禮物禮盒
 禮券凡居旅各界用品無
 不精美齊全歡迎試購參
 觀貨高價廉

北京前門外大街
 電話三三〇九

明明公司

眼鏡大王

譽滿全國



西單北大街
 規模宏大
 設備完善
 誠實賤賣
 配鏡準確

寶光 墨汁 書畫 咸宜



全國紙店書局均有代售

廠址：北京安內泰老胡同
 濟南魏東三三五八
 電話七九〇

寶光學科製墨社製

經售本日書籍雜誌

人人書店

北京宣內大街九二
 電話三〇五三

張我軍著

標準

日文自修講座

前期四冊(口語) 定價各一元
 後期一冊(文語) 定價一元一角

洪炎秋著

英文法比較

日本語法精解

定價二元

現代日本語法大全

分析篇 定價一元二角
 運用篇 定價一元一角

長命百歲



胃腸藥

胃腸藥

若素各中事將有未
 北製各春業將良來「
 京製地春業來好素帶
 東藥房素若的人做的的
 公均元樂現全健育種
 司有六！在的做在「
 路單：代角更創捷你
 售：你祝立的的未百
 你大子，希禮的的之
 你，使望的的之
 你，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丸 注射劑

本品係動物之辜丸或卵巢內
 分泌與植物之維他命結晶体
 及補腦神心血之精素複合製
 成有天然生理作用主治未老
 先衰腰痠背痛腦弱失眠性神
 經衰弱及婦女月經不調白帶
 不育等症靈速無比用以輔助
 戒烟尤著奇效



Vita-Spermin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